林译小说丛书

黑奴吁天录

〔美〕斯土活 著



商务印书馆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林译小说丛书

黑奴吁天录

〔美〕斯土活 著

林纾 魏易 译



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81年·北京

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

UNCLE TOM'S CABIN

（斯托夫人: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）



林译小说丛书

黑奴吁天录

〔美〕斯土活著

林纾　魏易　译

商　务　印　书　馆　出　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17·1

1981 年11月第 1 版　　　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1 年11月北京第 1 次印刷　　　字数 124 千

印数 40,500 册　　　印张 6 1/2 插页 2

定价：1.05 元

出 版 说 明

林纾 (1852—1924) 字琴南，号畏庐、冷红生，福建闽县(今福州)人，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个人，译作有一百八十四种之多(包括几种非小说)，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种左右。由我馆出版和在我馆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世界》上发表的有一百四十五种，其中辛亥以前五十七种，大部分在辛亥以后直到二十年代初。

林纾的许多译作，在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起过相当大的思想影响，如具有反封建意义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在 1899 年出版，曾"不胫走万本"，"一时纸贵洛阳"。又如美国小说《黑奴吁天录》的出版，正值美国政府迫害我旅美华工，因此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，后来一个剧社还据此译本改编为剧本演出。林纾首次把外国文学名著大量介绍进来，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眼界，因而又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。

林纾本人不懂外文，是依靠他人口述进行翻译的，译文难免有各种缺点，然而他作为一个古文家，善于领会原著的风格，译笔传神而流畅，康有为曾称"译才并世数严(复)林(纾)"。他的译作向以"林译小说"闻名于世，在翻译史上自

有其地位，在翻译技巧上，虽为文言，也有值得今人研究和借鉴的地方。因此即使不少作品已另有现代汉语译本，而林译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

我们从大量的林译中选出十部重印，供研究者和有兴趣者阅读。另编评论文章及林译总目一集，并供参考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

序

考美利坚史，佛及尼之奴黑人，在于一千六百十九年荷兰人以兵舰载阿非利加黑人二十，至雅姆斯庄卖之。此为白人奴待黑人之始，时美洲尚未立国也。华盛顿以大公之心，官其国不为私产，而仍不能弛奴禁，必待林肯奴籍始幸脱，迩又寖迁其处黑奴者，以处黄人矣。夫蝮之不竟伸其毒，必别啮草木舒愤。后人来触死茎，亦靡不死。吾黄人殆触其死茎乎？国蓄地产而不发，民生贫薄不可自聊，始以工食于美洲，岁致羡其家。彼中精计学者患泄其银币，乃酷待华工，以绝其来。因之黄人受虐，或加甚于黑人。而国力既弱，为使者复馁慑不敢与争，又无通人纪载其事，余无从知之。而可据为前谳者，特《黑奴吁天录》耳。“录”本名《黑奴受逼记》，又名《汤姆家事》，为美女士斯土活著。余恶其名不典，易以今名。其中累述奴惨状，非巧于叙悲，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，触黄种之将亡，因而愈生其悲怀耳。方今嚣讼者，已胶固不可喻譬；而倾心彼族者，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，跃跃然欲趋而附之。则吾之书足以儆醒之者，宁可少哉！是书假诸求是书院，仁和魏君聪叔（易）口述其事，余泚笔记之，凡六十有六日毕。光绪辛丑重阳节，闽县林纾琴南序于湖上望瀛楼。

例　言

一　是书专叙黑奴，中虽杂收他事，宗旨必与黑奴有关者，始行着笔。

一　是书以"吁天"名者，非代黑奴吁也。书叙奴之苦役，语必呼"天"，因用以为名，犹明季六君子《碧血录》之类。

一　是书为美人著。美人信教至笃，语多以教为宗。顾译者非教中人，特不能不为传述，识者谅之。

一　是书系小说一派，然吾华丁此时会，正可引为殷鉴。且证诸吆噜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，将来黄种苦况，正难逆料。冀观者勿以稗官荒唐视之，幸甚！

一　是书描写白人役奴情状，似全无心肝者。实则彼中仇视异种，如波兰、埃及、印度，惨状或不止此。徐俟觅得此种纪录，再译以为是书之左证。

一　是书开场、伏脉、接笋、结穴，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。可知中西文法，有不同而同者。译者就其原文，易以华语，所冀有志西学者，勿遽贬西书，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。

一　书中歌曲六七首，存其旨而易其辞，本意并不亡失，非译者凭空虚构。证以原文，识者必能辨之。

一　是书言教门事孔多，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。本以取便观者，幸勿以割裂为责。

第　一　章

美国砼脱沟省交春垂二月，犹阴寒逼人。时有二人对酌，旁无僮厮杂侍。此二人者，性情相貌大复不类。其一人犷丑，名曰海留，衣服华好，御金戒指一，镶以精钻，又佩一金表。状似素封，而谈吐鄙秽，近于伧荒。其一人文秀，家亦少康，名解而培。解而培谓海留曰："凡今天下之习贸迁者，能如我存心，斯得矣！"海留曰："我之宗旨万不如君！"言已，自引巨觥。解而培曰："吾遣吾奴汤姆与尔。其人绝愿悫，属以事，匪不如志。今既属君，应多予吾值。"海留曰："天下之奴，安有精品。君言毋乃过耶！"因又引一觞。解而培曰："此奴事我久，凡吾物产，下逮牛马，悉竭忠佐我，非常奴也。"海留无语，良久曰："奴固不必尽良，然间有良者，君言或不诬。"解而培曰："此奴信基督教，故发言咸由衷。"海留曰："吾曩者市得贫家奴，既转鬻，得剩金六百元。盖吾业贩奴而处奴弗刻，今汤姆如此之善，固应厚偿君值，特吾业近拙滞，不能出重资，奈何！"言次，叹息不止。解而培知其鄙啬，然无计取赢，复语之曰："吾心恋此奴，若能少破君囊，则事当速成。"海留曰："君若更媵我以小奴，无论男女，则当如约。"解而培嚼龈而答曰："恨恨！吾非贫薄，安忍鬻奴，又

安能于此奴之外更滕以雏奴！”语至此，门辟，陡入一稚子，约四五岁，貌绝慧黠，雏发未燥，笑处辄动微涡，两目精光耿然。见海留，意殊骇。海留见其服饰之善，心知此奴必为主人主妇所厚昵者。解而培令其跳舞，举止备极灵警，主客大悦，赐以果饵。海留忽起，拊解而培之背曰："可以此儿见媵乎？"时有少妇猝入，而稚子直扑其怀，不待辨，知为此奴之母矣。然此妇入时，而海留眼光，已两两注射，上下周彻，犹商贾家之觑得美货焉者。解而培呼曰："意里赛，汝来何为？"意里赛曰："吾来视海雷。"海雷亦以主客所赐之饵掬示其母。解而培曰："将儿去休！"意里赛出。海留曰："君若将此美奴鬻南省倭里恩城，必得厚值。吾相奴多，貌亚于君奴倍蓰，得值恒不赀，矧君奴之美如是耶！"解而培曰："吾万不恃此奴以发迹。"海留曰："君若许售，吾必不吝重值。"解而培曰："决不售君，吾妻之意，虽积金如奴之高，亦非所屑。"海留曰："妇人安知贸迁中之关钥。君但与语：去此奴，即可因其资购金表、制首饰，何为不售？"解而培曰："尽君多金，无济也！"海留颜色顿异，忽大声咤曰："此雏奴吾必将去！"解而培曰："天下竟有蛮武如此，可以强夺人奴者！"海留曰："吾跋涉间关，始至君家。因吾良友思购一僮，想此雏奴，万能当意，故云。"解而培曰："吾万不能夺彼母掌上之珍以为吾利！"海留曰："妇人狡桀，吾所深恶，若能调遣其母，则取子易耳。待其见觉，其子已远，徐徐饵之以物，思力可以顿杀。"解而培终不答。海留曰："黑奴之心与白种别，过辄忘之，不必有凄恋之情。人言贩奴之人，往往斲丧其良，吾则

拊心未尝有悖。以吾行贾不同于恒人，盖人之贩卖稚奴，皆若鹰取狼攫，无论失雏之母悲哽何状，但得活产，便凶悍不复后顾。吾尝闻有一妇人念子，渐就羸槁以死。因鬻儿时，儿锐啼恋母，母随之行，主人扃锸其母别室，啼号竟夜，肠断以毙。买者之家，遂丧其值至一千元之多。吾深以主人为非计。吾远有所惩，不敢非法以绳奴，故得葆固有之良，亦不亡应享之利。”解而培时方剥桔，不复酬答。海留又曰：“吾贩奴将数百次矣，未尝亏损，以吾法良于人。吾之良心，人多以操业弗良而掩吾之善，吾实不服。吾尝有同伴某某者，处奴极酷。吾常告以稚子离母，其始恒哭，可勿夏楚。彼即受榜，于尔何益？即妇人恋子而哭，亦天性使然，尔若以力抑制，悲愤内塞，已足戕生。若少为假借，以杀其悲，则容貌光泽，于吾亦可以得良价。然吾友恒以为妄，故奴多物故。吾恐丧吾资，故不与合券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君所言者，竟自以为善乎？”海留曰：“然。凡吾买人之子，必勿令其母见之。彼不恋子自戕，即吾为善之验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如君之言，则吾所以处吾奴者转不善耶？”海留曰：“以吾度之，殊未必胜。君硁脱沟之人处奴过厚，及他鬻，匪不习故骄惰，往往见窘于新主。何如及其未鬻时，先授以楚况，更入他氏，便不以为怪，为术不更良乎？且吾素以天良自信，恐后人无及吾者，故劝君循吾法以御奴，当无不善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吾自适吾事，君自用君法。”于是二人均无语。海留旋问解而培曰：“君意云何，而吾意决如是！”解而培曰：“徐容与吾妻图之。君且勿言，家人多口，风声流入帷闼，此事殊不易了。”海留

曰:“诺。唯余性躁烈,不能久延,趣为谋之!”整衣将行,解而培曰:“夜来更至吾家,当得当以报。”海留既去,解而培大愤,自念若人猛鸷若是,须以靴蹴踏之,始伸吾忿。彼惟索吾旧债,胁奴为抵,公然肆其压力,只此可知人生负债之苦矣! 且吾妻仁恕,安能以奴抵债之事告之? 矧此小海雷,吾妻尤极卵翼,去之必且悲顿万状,吾将何术解之? 大抵解而培之为人忠厚,自谓需奴之力,必留有余,不如他处尽奴之力勿令休息。主人役奴之法,苟得奴之力足以生财,即不敢过苛以取足。是时国家之政,虽准有力者互市其奴,然旧主待之有恩,亦不能禁新主之暴虐。以此推之,似乎仁爱之风,尚未美满尽善。解而培之为人,和平温厚,处奴有恩意,复有程度。此回负海留之债,故不能不鬻其奴,实则非夙心也。方解而培与海留议论时,意里赛尚在门外窃听,二人未之觉。既闻海留以夙债劫胁主人,将攫海雷以去,方欲更听其余,忽闻主母遥呼,遂入,然心悸色朽。主母爱密柳怪之,穷诘:“何由忽作此状?”意里赛失声哭,不能语。爱密柳必欲诘之,意里赛曰:“吾主父方同一贩子语。”爱密柳曰:“彼主客自语,何涉尔?”意里赛曰:“主母知吾主父将卖去海雷乎?”言已,哭不可仰。爱密柳大愕曰:“尔亦知而公向不与南省贩奴者语乎? 尔母子能循分操业者,而公断不鬻尔。且海雷为尔爱子,尔固爱之,而他人心眼之中,讵亦同尔亲昵。尔勿哭,且为吾理衾枕。”意里赛曰:“主翁若道卖海雷事,愿主母勿许之。”爱密柳诺。是时意里赛得主母一诺,意想略舒,徐为整顿卧具。爱密柳者,贵家女也,识力高旷,心

术惠懿，硁脱沟之第一闺秀也。恒人仁爱，特托空言，而爱密柳之为人，实于行为中推见其仁爱。矧其为人，崇奉教门，虽其夫操行与之微异，而每见爱密柳闺政整肃，因而加敬，故家事听其柄握。凡驱使约束奴仆之事，解而培一遵轨范，以为吾既不德，苟吾妻为吾树德，即亦吾之恩意也。此时爱密柳虽闻意里赛语，以为吾夫善类，必不为此，即亦不复当意也。

第 二 章

意里赛者，受覆于主母以长者也。硁脱沟之俗，凡畜奴家，奴每尫瘦，而解而培奴多伟岸，女仆亦温雅类大家女。邦人多称此一家。所以意里赛得主母言，实深恃而无怖。意里赛貌美，若在他姓，久已出易重资，爱密柳坚不许，必为之择善配，乃嫁于他姓之奴名哲而治·海雷者，幹奴也，已为其主人遣往威立森机器厂充工。哲而治机警巧黠，实为厂工第一。威立森大悦。时厂中新制一沤麻机器，为他厂所无，即哲而治手创者。哲而治躯干面貌均佳，为是人人爱昵，咸与交契，不复计其出身，威立森亦穷极恩礼。特其原买之主人百端凌践，仍以兽畜之，未尝少假颜色。嗣闻其为厂主创制机器，声名喧噪，亦自临视。威立森见哲而治旧主莅厂，遽敛手为贺，贺其得人。哲而治因陈其所制之机，详

细指画，意以媚悦主人。然微露得意之色，主人不悦。自念此奴恃能，改其常度，将来寖不可制。陡然变容，立令其归。哲而治婉转哀鸣，求竟其业，主人厉色弗答。是时威立森亦为缓颊，主人终弗许，且曰:“此吾奴也，君可勿与！”威立森曰:“若得所请，当不吝其工值。”主人曰:“吾意不属，虽重金莫夺。”他工亦告主人曰:“君但观制器之敏妙，似可释然于怀，令其留厂矣。”主人哂曰:“此奴制器虽佳，不过省沤麻之工。吾视其人，即吾所使之机器，欲如何，即如何耳！”哲而治忿极，血脉偾起，颜色灰败。威立森私曰:“第归，吾当脱汝于阨。”主人瞥见之，计二人私语，殆将图脱，然吾断不令此奴有生趣也。既归，乃以人世至苦之事役之。先是哲而治与意里赛定情后，始隶厂工。隶厂工二年中，为生平最苏息之日。而威立森既悦哲而治，又审其有妻，故常许其聚处。解而培夫人亦喜意里赛事得其人，至为欣悦。意里赛生二子，均夭，怆恻已极。续生小海雷，遂渐忘其先殇之二子。嗣复闻哲而治见虐于主人，复大戚。然威立森爱哲而治甚挚，常至其操工之所慰之。意欲与主人语，令罢工，复就厂役。主人曰:“吾自有计断，君可勿为吾奴筹生路。”威立森曰:“彼受役吾厂，得资终胜于此。”主人曰:“当时在厂验器，吾见尔二人附耳作密语，吾甚不悦。然主权在我，君尽可勿与。”威立森闻之，期望始绝。于是哲而治执役乃日厉，备人世不堪之苦，均容忍受之。

第 三 章

明日，意里赛晨起梳掠，凭阑若有所思。背上有人以手拊之，意里赛回眸一盼，瓠犀粲然，哲而治来也。意里赛曰："哲而治，若何来？亦知吾见尔而心有所怡乎？吾主母已他出，尔可至吾卧处恣谈。"乃携手入闼，顾哲而治曰："胡为不省吾儿，且何憔悴至此？"时小海雷双垂雏发，依倚意里赛膝前。意里赛摩抚儿发，以口亲之。哲而治叹曰："吾匪特不能扩吾生路育此子，即吾之生路，亦将垂尽矣！"意里赛应声哭。哲而治曰："尔哭，亦知吾心碎乎？吾第道不出耳。吾意甚念尔未嫁之先，尚有几微生路。今吾私计，似万难使尔母子聊生。天乎，奈何！"意里赛且哭且语曰："哲而治，尔胡作此伤心之语！尔我恩意，岂复穷期，乃必作此奇痛之言，以贻吾戚，何也？"哲而治曰："尔言良是。"遂抱置小海雷于膝，详视其面，而眼泪直溅小海雷颊上，顾意里赛曰："尔世间绝佳之女子，为吾目中所仅见。然此时甚望尔勿见我，我勿见尔，斯得矣。"意里赛曰："君言仍复怖人。"哲而治曰："此时吾心若逾黄蘖，吾命贱同病畜。恨尔嫁吾后，毫无生趣，且过此以往，行且累尔，故甚愿其死之速也。"意里赛曰："吾知尔近不为厂工矣，且主人遇汝酷，吾习知之。然尔当平理其气，勿暴烈以戕生命。"哲而治曰："吾坚忍已极，当主人勒

归时，未敢抗辩。即吾所有力值，亦一以奉主人，囊中不蓄一钱。主人犹不我直！”意里赛曰：“君心原足自白，第勿更逢主人之怒。”哲而治怒曰：“是何物，尚为吾主人者！且彼何所凭恃而称为吾主人？彼人，吾亦人，吾自度胜彼耳。吾自省所能，读一书，制一器，思力均高于彼。是盖我所自具之思力，非彼督责使然。吾至今未尝享彼之赐，彼苟得主人分际，何为兽畜我耶！彼役吾，较役牛马尤酷。若有隔生宿憾，令吾莫齿于人者！”意里赛曰：“闻言，我心滋悖也。吾度尔悲忿如是，必将有流血之思。然流血之事，亦勿怪尔。特君亡，将焉置我母子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吾每事裁抑，含忿而退。今事势日逼，实无生人之理。血肉之躯，焉能终受此厄。吾每当罢役，少欲读书作字，仅此亦不遂吾欲 吾初意勤恳任事，事讫或得余闲。彼觑吾闲，又复授以苦役，必不许有苏息之一时。彼时时詈吾，吾终不答。彼转以为蓄毒不时发，是逼我以走险矣！”意里赛曰：“奈何至是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吾昨日掇地上巨石，载之笨车。彼儿突出鞭吾马，马受鞭腾踔，吾止以勿然，马性难驯，防将踹汝。弗听，仍力鞭之。吾更言，则反鞭及吾背。吾急握其手，遂以足踢我，且入告其父，谓吾不逊。彼父出而大怒曰：‘尔知吾是尔主乎！’令以绳缚吾树上，遣子楚榜吾身，其子果力鞭不止。”哲而治语至此，誓曰：“吾终复此仇耳！谁令彼作吾主人者！”意里赛曰：“以吾之意，必以主人之礼事之，唯命是听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尔主人佳，可以此礼事之。且尔食尔衣，均主人之泽，吾则日困鞭棰之下，何能甘心为彼服役。吾终不受压力矣！”意里赛闻

言益怖，自以相处日久，未见其如是躁烈者。哲而治曰：“若前日予我一小狗，吾谨饲之，意实引为同类。此狗亦驯，夜则睡吾榻，吾行则掉尾以从，似知悯吾所苦。一日吾方喂狗，遇主人出，彼斥吾日耗其食：‘使黑奴人人均畜狗，则吾资耗不可止矣！’令以巨石系狗颈，沈诸河。”意里赛曰：“尔亦听主人之言，死此狗乎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否，彼自为之。狗向吾哀鸣，意似求救。主人仍怒吾不手尽此狗，竟挞我百数。吾自念须令彼知吾非挞楚所能诚服者。彼若不知变计，仍肆淫威，则吾将行其所欲为矣。”意里赛愈栗，颤声言曰：“尔万勿为此凶悖之事。上帝至公，必当救汝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吾不更信上帝！吾苦，上帝安知之？”意里赛曰：“吾主母尝谓吾：人到苦恼不可解救时，必须归心上帝，或有感应。”哲而治曰：“此语第当出之安乐窝中人耳！若处吾境地，当不知如何怨怼上帝！吾心非不向善，特天良为悲忿所蔽，因而牿亡。尔尚未知吾被苦到幽隐处耳！”意里赛曰：“主人近何状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彼甚悔吾得尔为妇，迁怒及尔。主人常谓吾之倔强，均尔指使，令从今以后，不当更履此地，逼吾另娶一人。其始特谓为恚怒语耳，昨日果命吾娶妙拿为妇，若不声诺，便即鬻吾南部。”意里赛惊曰：“尔我定情，是礼拜堂牧师为证，那可负约！”哲而治曰：“吾辈为奴，听主人号令，安能据理自脱。所以吾甚不愿尔之事我，又不愿有此妙婉之小海雷也！彼小海雷到头，亦与吾等耳。”意里赛曰：“吾主人恩重，何由至此！”哲而治曰：“主宁能为铁人乎？主人死，安保不售于他氏。矧小海雷慧黠如此，他售之期恐愈促，尔之伤

心，无穷期矣。”意里赛骤闻此语，忽忆昨日海留之言，心大慌扰。趋视小海雷，而小海雷正跨木马之上。意里赛喜，挟之以出，意将以海留之事告哲而治，恐益增悲怀，遂不果告。亦隐恃主母之仁爱，当不失所。哲而治起曰：“今别矣！”意里赛曰：“行将安适？”哲而治曰：“赴坎拿大。若此行得当，当力脱尔于奴籍。汝主人佳，当无意外之变。吾行甚适。”意里赛曰：“尔主人遣骑追蹑奈何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吾万不落人手，脱不幸，有死而已！吾只有此二策：一在脱厄自由，一唯致死，更不为奴矣。”意里赛曰：“君慎勿自裁！”哲而治曰：“彼若获我，且杀我，何待自裁！”意里赛曰：“君诚念我，既勿自杀，亦勿杀人。唯在逃中能自防卫，即仰托天主之庇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吾归必不动声色，当私饬行事。吾有密友数人，必能佽助，尔勿斤斤于怀。尔于一礼拜中若不得凶耗，则吾行已向坎拿大矣。吾逃后，尔须日日祈祷上帝，俾冥冥中庇我。上天怜尔义心，吾行或不被难。”遂执手别。是时二人对视移晷，默无一言，而泪落如线，盖彼此均防无更见之期也。

第　四　章

解而培之仆汤姆，即与海留所论卖者，居近解而培舍右小屋中。汤姆之妇曰克鲁，为解而培夫人司庖，生三子，其二已稍长，最稚者尚在乳下。以解而培夫妇仁爱，克鲁夫妇

亦欢聚，有天伦之乐。汤姆常受学于主人之子名乔治者，所以稍能读书。乔治亦甚昵之，不以常奴齿。一日傍晚，汤姆为邻人延饮，宾主歌呼，方极酣嬉，而丧败意致之事至矣。是时贩子海留正于汤姆欢乐之际，来款解而培扉，趣署券。解而培延之入座，几上已胪列文房。解而培以笔画纸为算，既具，掷券于海留。海留复取笔核之，无讹，遂请解而培署押。解而培奋迅而书，意颇怏怏。海留既受新券，遂出其宿逋之券还之，曰："今君债偿矣。"解而培曰："吾逋固清，吾心殊歉。"海留曰："君有憾于吾耶？"解而培曰："海留，尔将吾汤姆去，纵转鬻之人，当择善而畀，勿令吾汤姆失所。"海留曰："君以汤姆授我，尚不能定吾为善人，又安能禁吾转售者之必善耶？"解而培曰："吾唯以负诺故，以汤姆予君，良不得已。"海留曰："君安知吾之转鬻于人，必得已乎？语虽如是，必尽吾之心，置彼善地。因吾亦欲掬示此心，以对上帝。"解而培默然，似未深信，取雪茄吸之，主客遂别。

第五章

是夜解而培归寝，出片纸就灯阅视。其妻方对镜晚妆，忆及意里赛语，乃问解而培曰："今日吾家客琐琐作市语者谁耶？"解而培曰："是名海留。"言次，状颇惶遽。妻曰："海留何人，胡至吾家？"解而培曰："吾以会计事与之商略。"妻

曰："既为会计来，何由径率无主客礼？"解而培曰："吾速之来，欲清吾逋耳。"妻见解而培状愈惶遽，乃诘之曰："客得毋为黑奴贩子乎？"解而培曰："何由知之？"妻曰："前日意里赛至吾许，道君与海留密计，将鬻其子海雷。余意君必不残忍至此，或意里赛听误。"解而培不能猝答，只曰："彼云然耶？"妻曰："吾告意里赛：若勿以此芥蒂于怀，吾坚信尔主翁未尝为是丧心事。纵使发遣，亦断不落此伧侩之手。"解而培字其妻曰："爱密柳，尔言惬吾意。吾纵欲遣此，亦不浪付此人。特吾状颇窘，势不能不遣奴。"爱密柳曰："奴果属此伧侩乎？"解而培忸怩久之，曰："吾已署券卖汤姆矣！"爱密柳骇然曰："汤姆事吾极忠，今乃亦在遣中！且君少时，汤姆已事君。君尝云：当令汤姆脱奴籍。今既卖汤姆，然则意里赛之言又似实矣。"言已，大忿。解而培曰："君既悉吾事，吾固不能更隐。然汤姆、海雷均署名券中，旦夕将发。然卖奴之事，常有之，君何怪为！"爱密柳曰："君既欲卖，胡不再谋，而必卖此二人？尔知汤姆为极忠挚义之人，小海雷又意里赛独子，尔何忍心鬻此两人？纵为势所迫，亦何必属之此伧？"解而培曰："唯此二人，彼始出重价。且海留言：若更卖意里赛者，其值当尤巨。"爱密柳遂直斥解而培曰："伧哉，君也！"解而培曰："吾良知君不欲，曾峻拒不答。"爱密柳既斥其夫，旋亦懊悔，乃谢曰："吾以气忿，乃口不择言，君其恕之。吾终须筹画良法，俾此二仆勿出吾门。君若必属此伧，则二人性命且岌岌！"解而培曰："吾固知之，特吾无术以脱此困。"爱密柳曰："吾愿尽去衣饰家具，必勿苦此二人。自吾御奴，

凡奴于吾家者，咸令读书为善。今若鬻卖，与吾教彼为善之心，自相柄凿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君心吾极爱重，初不欲将此事奉告。君纵尽去其衣饰家具，彼贩子尤必龃龉。海留之为人，凶暴无检，吾又负其债，若不遣此二仆，彼据债券，将尽毁吾家始已。果尔，则吾夫妇又何以自活？吾本欲更贷于巨室，如券还之，不愿去此二仆；乃海留目见小海雷婉娈，故必欲并汤姆将去。吾此时已被其压力所制，彼如何，即如何耳。”爱密柳乃隅立，若有所思，既而掩面哭曰：“上帝有知，必不令此贩子竟得死所。自吾稚齿时，即知畜奴之家，负大罪过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尔竟欲不畜奴耶！吾俗谓不畜奴者，异端耳。国俗如是，乌能不畜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吾意固如此，吾又极知此畜奴之事，断非公理。”解而培曰：“若必如是思想，岂不违背牧师之言。若还忆前一礼拜某牧师所宣之言乎？”爱密柳曰：“吾后此将不用其言。彼牧师养尊处优，非奴不可，其言又焉可信！牧师所言，证以吾之天良，终竟有悖戾之处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君语虽如是，然必宥吾必不得已之所为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吾何不谅之有。”言已，出一宝贵之金表，示其夫曰：“脱此能易吾小海雷乎？”解而培曰：“吾思此物恐难相抵。因吾已自签押，彼理直而吾情曲，奈何？彼若气动，尽可以券赴诉刑宪，则吾家所有将为讼而空。”爱密柳曰：“海留竟猛暴如此耶？”解而培曰：“彼性情坚如牛革，而复严冷难近，并无一隙慈善。冀其反悔之日，犹之枯骨在窆，生气久尽。人苟饵以重资，虽所生亦可日中为市。”爱密柳曰：“然则汤姆及小海雷果不免矣？”解而培曰：“彼破晓即来索人，吾当避却，

不忍更见二人生别之状。君亦于明日遣意里赛行，勿令彼见其幼子被人攫去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吾何必去，吾将以发遣之情告汤姆，俾汤姆知彼主妇盖时时心乎其人耳。唯意里赛遽别其子，实无术以脱之。吾不知所积何孽，乃伤心至此田地。”方夫妇商略之时，竟有从外窃听者，盖解而培背内而坐，其外适有巨橱蔽之，当爱密柳晤见其夫时，已久遣意里赛归寝，意里赛忽焦悚不能成寐，伏此橱后听之，直待两人寂然时，始怏怏行，色如死灰，股弁至不可制，齿震震相触有声。意里赛本有姿首，至此竟大减其平时光艳之色。因自决策，先求天主默为之相。既至寝，见卧处家具陈陈均足留恋，盖因物而益恋其主母，唯见小海雷雏发如沐，伏枕酣睡，至可怜念。意里赛面海雷语曰：“儿至可邻耳，乃渴睡都无所知，亦知主人卖尔乎？然尔母当以死卫尔！”此时意里赛欲泣竟不成泪，若苞血于眶，痛极不可径出。于是作书曰：“主母鉴此：婢子此行，极感吾主人，不能以婢子在逃，遂谓为负心不感激者。昨宵主人主母往复诘驳时，婢子伏橱后，一一闻之。唯婢子救子情切，主母当勿以负恩见责。主母善念，上帝知之，后此必将被戬于天。婢子行矣。”书讫，摺叠其楮置案上。因检海雷衣服，束之腰橐，并索海雷玩物，亦琐琐藏之。盖妇人恋子之心，虽在颠沛琐尾中，其精神亦全注爱子身上。因轻拊海雷，促其苏醒。时海雷拭其睡眼，喃喃语曰：“阿娘急装，将向何处去耶？”意里赛噤不能答，唯注视海雷良久。小海雷慧绝，知其母必有所事，遂亦不诘。意里赛曰：“勿声！外间有暴客来，将捉汝！然尔娘

尽其凶暴，必不令吾儿为彼攫去。吾今与尔同逃静密之地，勿令此贼侦逻。”言次，已将海雷衣服结束精紧，遂抱海雷拔关而出。时夜气极清，星光满天，防海雷新睡初起，稚质见欺风露，以衣幂其顶。海雷亦以手抱其母项际，将出大门时，有狞狗当关，见意里赛出，帖耳摇尾，作声来近。意里赛低呼狗名，令勿吠。此狗似未知意里赛半夜启关何作，见意里赛上路，乃急尾其后。未移时，至汤姆门外，乃叩关。时汤姆与克鲁皆未睡，克鲁惊曰：“门外是何声耶？”趣汤姆起，曰：“其声似意里赛。”门辟，火光外射，突见意里赛容色更变。汤姆曰：“若病乎？”意里赛曰：“吾将吾儿自今逃矣。因主人将卖吾儿，痛不可割，故尔。”汤姆夫妇咸大声曰：“卖乎？”意里赛曰：“然。吾因潜听吾主人夫妇商略，既鬻吾儿，并亦鬻君。一破晓，贩子即来索人。”汤姆闻言，如白昼入梦，槁立无言，退据小榻，以手掩面。克鲁哭曰：“天主怜吾！天主怜吾！然尚卜其事未确也。且汤姆何罪，乃至为主人遣发？”意里赛曰：“主人良非督责尔夫之过，主母以此事，亦力争久之。特主人负贩子债重，故欲以汤姆及吾子海雷抵之。意不出此二人，则贩子倾主人家，犹莫餍其欲。然吾主母之恩，深入腠理，吾没世不复敢忘。吾已以书抵主母，即行。吾自问心，亦万不能忍，想主母当能曲谅此心。”克鲁乃向其夫曰：“尔何不同行？使贩子将归南省，躬受楚榜！尔少停，吾为尔治行具。”汤姆遂下其两手，向意里赛曰：“吾不逃也。方闻尔言，贩子若不得此二人，且倾主人家。吾何忍听主人倾覆。吾自度受恩重，以主人故，必须一行。唯尔爱子

心切，即逃，于理亦无甚悖。”言已，谓克鲁曰：“吾既行，主人必不薄待尔母子。”因到榻前，视其三子咸睡，乃面榻大哭不止。汤姆此哭，实自省万无归日，行犹死别，故其声甚哀而厉。意里赛痴立门次，告汤姆曰：“吾夫近至吾所，道其惨状，已决吾而逃。尚未知彼妻子之逃，亦只在此一日之中耳。吾闻夫言已赴坎拿大，然尚未省其逃与否。君若见吾夫，当告以吾母子近状，必赴坎依之，究竟能否复聚，尚在意外。唯须令吾夫时时知吾爱恋之心；君脱见吾夫，语彼纵在颠沛之中，当猛持天良，不宜迷惑此念，想死后定有见期。”因麾其所从狗曰：“狗去，狗去！勿恋吾，吾行不能挈尔以败吾事。”于是相聚哭别久之，意里赛乃上道。

第六章

解而培夫妇商略发遣汤姆及海雷事，悲恻咸不成寐，所以晨起较迟。爱密柳掣铃呼意里赛，三掣莫应。爱密柳骇曰：“意里赛胡渴睡至此？”言次，门辟，有小僮入，名曰恩特，亦黑奴也。爱密柳令呼意里赛，且曰：“吾已三呼之矣。”复自语曰：“其人殊可怜。”恩特去而遄反，张双目呼曰：“奇哉！意里赛住处，橱门大开，零星之物布散满地，并海雷不知何往矣。”解而培亦惊觉，曰：“彼知乎？彼逃乎？”爱密柳喜曰：“彼竟能如此，可爱甚也！”解而培斥其妻曰：“尔语乃奇悖如

此，独未为吾思耶！方贩子议取海雷时，吾至不欲。今彼来，忽告以偕母同逸，则是吾有心负诺责，如何其可！”锐起出房，呼众大索意里赛。独克鲁若无所闻，操作如故。于时群奴咸聚门外，待贩子来，告以意里赛逃状。已而海留自远而至，盖以马来，故靴后有径寸之钉属焉。逮一进门，群奴聚告意里赛逃状，海留遂大叹诧，然神气极怪丑，群奴笑之以鼻，海留大怒，出马棰奋击，奴四走避之。海留曰："若苟为吾捉得，必无幸矣！”因对解而培曰："此事怪绝。吾闻女奴已挟其子逃矣！”语时意气极忿，不复更讲主客之礼。解而培曰："吾妻在此，君何轻率乃尔！”海留谢曰："君幸恕我。然此奴行纵诡秘，君何为竟听其逃？”解而培曰："君欲穷竟此事，先当以礼自律，勿躁勿暴。”顾恩特曰："尔取海留先生冠及鞭，谨藏之。”肃海留入坐，曰："昨与吾妻议鬻此奴，或为他奴所闻，趣告意里赛，故尔远逸。而吾意殊不安。”海留曰："吾心甚疑，必有诡秘之人为之主使者。”解而培怒曰："君言胡指？必如是唐突，吾亦不能竟朋友之分矣。”海留悔愕，已而曰："失此稚奴，即所以破吾重资，能不痛惜！”解而培曰："此事曲固在吾，设易地以观，在吾亦未必不怒。吾政以曲谅君意，君虽咆勃，吾亦处之泰然。然察君言外之意，似吾隐趣之逃者。此后不可更持此不根之论。吾意欲借君之马穷追此奴，今姑进膳，再筹计划。”时爱密柳见海留荒伧，不复可耐，既陈席，耻与同饭，遂入。邻右诸奴见汤姆将为海留所得，咸群聚而谋，竟不能划一策。解而培别有一奴，性绝慧狡，名珊宙，以汤姆见宠于主，意颇忌之。尝自咎曰：

"同一奴也，主人特厚汤姆，何由吾辈不能自跻于汤姆？且吾见汤姆如不羁之马，可以自由，并未被主人之羁勒。汤姆如是，吾何由不可如是，其故吾至不能解。"神思飞越之际，而恩特将主人命来，趣之曰："主人命被二马。"珊亩曰："主人安用此马？"恩特曰："尔弗知乎？意里赛夜来遁矣！"珊亩曰："尔勿快意，以忒小之物作偌大张皇也。"恩特曰："吾言勿论信否，主人命被马，尔速整鞍辔耳。吾与若及客，当同乘以逐意里赛。"珊亩曰："怪哉，主人何事乃矜宠及予！予黑奴，主人亦为是矜宠乎？吾今日必得意里赛，始见吾才。"恩特曰："主母之意，甚望吾辈不得意里赛也。"珊亩曰："尔由何见觉？"恩特曰："昨主人与主母言，吾故悉之。"珊亩乃沈吟极久曰："天下奇骇之事，一至于此。一欲取之，一故纵之，良不省用意所在。然主母处置僚仆，于意里赛常加假借，即亦无怪。"恩特曰："良然，主母唯不欲意里赛之子为海留将去。"珊亩愕然。恩特曰："君趣被马，主母尚延候，与尔有言。"珊亩于是整辔加勒。时海留之马绝劣，维之柱上，辄喷沫腾踊无静理。珊亩觅得一多刺之果，故近而摩抚其鬣，若驯扰之者，密置刺果于鞍桥之下，待海留纵辔时，马背被刺，必腾踔而颠海留矣。置已，扬目四顾，精光耿然，其意甚得。时爱密柳遥见珊亩，招之使前曰："吾召尔，何为久而始至？"珊亩曰："天主保佑主母(此西人自明心迹之辞)！套马须拾取辔具，套二马，更需时耳。"爱密柳曰："吾屡言：见我时，勿为伧俗语，语语称天主。尔亦知琐琐之事吁天主为罪过耶？"珊亩笑曰："主母屡训而吾屡忘，天主若保佑吾灵

魂者,更不蹈此失。”爱密柳曰:“尔又称天主矣!”珊亩惊曰:“吾果又称天主乎?天主在上,须知吾非有心言者。”爱密柳知其锢蔽已深,无可如何,第曰:“向后尔当心可耳。”时珊亩调马方毕,气咻咻然,对曰:“吾谨志之。”爱密柳曰:“主人令尔为导,追意里赛。然吾所畜之马有微病,尔去时,勿骤驶吾马以益其病。”爱密柳语至“勿骤驶吾马”五字,齿龂龂然嚼龈而言,若使之留意者。珊亩曰:“吾领悉此意矣。天主知我!”语至此,忽止曰:“主母刚令吾勿言,吾又忘之。”爱密柳笑。珊亩既出,谓恩特曰:“海留据鞍时,尔我须静以俟。彼马极劣难御,尔听之。”恩特曰:“吾马如何?”珊亩曰:“主母令吾勿尽马力。然海留且告行,尔可从海留去。海留马及半途,必腾踔不可止,尔听之勿近。”言已,附恩特耳语,相视大笑。此时海留已至门外,方微醺,且笑且行。而珊亩、恩特亦各取蕉片覆额以蔽阳光,海留指麾二奴曰:“趣行,勿失时!”二奴答曰:“诺。”语已,授辔海留。海留以手拊鞍,方欲跨镫,马乃大跃。海留跌去寻丈,珊亩直前,以指触马睫,马趣痛不可止,大吼狂踊,二马亦尾其后,门前群儿打掌乘之,马狂逸。海留马白色,愈远愈明,直入树林浓翳中。少须复行,追者垂及,忽复怒跃以去。海留大呼令捉之。时海留足不停趾,血脉偾起,其怒甚烈。解而培指麾群奴,绕出逸马之前,令遮获之。爱密柳则微笑不语。直至向午,珊亩始勒海留之马至门。珊亩曰:“幸而得之。今日无我,则马将终逸。”海留曰:“非尔不善调马,吾马安得逸!”珊亩曰:“天主知我!我驯此劣马,汗出如沸沛,客尚怪我耶!”海留曰:“为

时已久,尔辈勿再延,从我行矣。”珊亩曰:“君马方归,已不胜其疲,吾又惫甚。客敦迫如此,将毋并马与人使之咸毙!且吾须少苏进食,方能侍君同往。即吾马亦不良于行,可少休之。彼意里赛妇人将子,其行甚濡,吾以骑往,必当相及。”爱密柳闻珊亩言,悦甚,亦款步至海留前,请进午膳,且曰:“已速厨人陈设,少饮去,未晚也。”海留怏怏,然不能峻却,遂入。珊亩此时亦将马入厩,语恩特曰:“尔见海留咆哮乎?彼逸其马,方欲杀我以为快。然我之方略,彼虽狡黠,亦不能发吾覆。”于是相向语海留恶状,狂笑不已。珊亩曰:“吾主母当门立,见吾追客马,意甚适,尔见之乎?吾度主母意,殆欲吾羁延晷刻沮海留。汝事人日浅,须善度人情,方不同常奴。主母之意固未尝明言,而吾善悟其意,自尔喜出望外。”言已并入。

第　七　章

意里赛既由汤姆家上道,此时举世间最苦最悲之事,无足以比例之。夫既颠沛出走,生死莫必,又其子稚弱,长犯风露,遂觉此时脑球中,咸为此二人充塞流转,并无他物以杂之。意此次之逃,能否自脱,又能否直至坎拿大?实则妇人一身,舍主人主母及二三奴侣外,并无栖托之所。长路漫漫,茫无归宿,惨戚盖万状矣。主母恩意素厚,今乃不告而

去，自绝于素所帡幪之人，自觉此心过于凉薄。然吾怜爱幼子，意专而恩挚，似亦可将素所受恩于主母者，足以此念掩之。是时小海雷已能步，不敢恣其自行，亦防为人所攫，乃不惮劬苦，力保抱之。时积冰在路，坚滑难行，冰块触革履作声，杂以枯叶槭槭，其声凄厉撼人，愈悲。然行步绝疾，又手抱五岁之儿，毫不觉楚，不知力何自生，直如挈取一毛。且行且祷，意天主鉴临，必能出险。此时意里赛纯乎骨肉之爱，不杂以他念矣。小海雷始行时，状甚悲窘，两目耿然。盖深信其母言，能静默则脱于难，乃手抱母颈，而屡睡屡自警觉。因问意里赛曰："儿睡，无祸乎？"意里赛曰："儿欲睡者，竟睡耳。"小海雷曰："吾脱酣睡，母更勿令彼人突来攫我！"意里赛曰："上恃天主保佑，必不来攫。"小海雷曰："此语确乎？"意里赛曰："确。"意里赛言次，自度吾以一弱眇妇人，脱子于虎口，彼果来者，焉足与敌？然敢侈然曰"确"者，殆爱子之切，不觉冲口而发。小海雷既受慰其母，忧疑释然，遂睡于肩上。而鼻息微嘘，觉两缕温嫩之气，吐翕意里赛肩井，而行步之力为之增健。譬诸将重之人，其力本不胜任，然志欲举之，则亦不觉其重。意里赛手抱五岁之男，如挈毫毛，志在其子，犹之将重者不觉其重耳。步已锐进，目不旁睐，凡人家屋宇田舍，杂以树木塔表，咸若奔趣其左右。由其步迅，故亦不觉左右屋舍树木之过其前也。晨光渐动，流盼四隅，方知为素所未经者。时道上车马已集，行人渐夥。意里赛自度仓惶之状，恐致捷骇，于是将小海雷置之地上，令其自行。因整衣挈袖，正其草冠，并出乾糒及水果之属，

握之遥掷于十余步之外，令小海雷抢拾之，隐寓趣儿疾趋之法。旋至一树林浓翳之地，中隔密溪，小海雷曰："吾渴甚。"意里赛引赴水次，坐于小石矶之下，出糯饵之。小海雷既啖，亦握其余饵啖其母。意里赛喉间若为悲忿之情填塞，竟不能食。抚小海雷曰："儿第食，吾须至一善地，俾逻者难觅，而后方进食。且吾必至倭海倭河，始平安耳。"先前意里赛所经之地，均不知名，唯熟闻赴坎拿大必涉是河，故举以告海雷。盖意里赛自度身为解而培、爱密柳之奴，其主善良，不窘奴，奴必非逃逸者，以此自恃。故虽逃，亦无苦诘问之者。且意里赛色白皙，小海雷亦秀润如玉，人必不以黑奴目之。时以向午，意里赛同小海雷至一逆旅，自念出险已远，逻骑必不易至。略市食物，俾小海雷食之。食已，始觉疲，而逆旅女主人与之坐谈，亦不疑其为逃逸者。天渐向晚，至倭海倭河次，见有一村落，足痛殆不可忍。迎面已见河流。意里赛曰："此水殆即吾之约但河耶（约但河者，古有犹太人，被埃及王大肆威虐，困苦万状。续有西摩者领之出险，为约但河所沮，而河之对面为迦南，迦南则另有所属，埃及之威不能至。犹太人将不为其所窘，故意里赛言此以自况）！"时交二月，春水方生，河流甚高而驶，尚有冰棱交下。唯此村外河身稍狭，而冰块攒集，如叠小石桥。意里赛自度必不能渡，复至一村店，将以觅渡。店人方治饭，意里赛径前问之。店人曰："君何问？"意里赛曰："今日有船赴对岸否？"店人曰："冰块大下，船至难行。"意里赛闻言，色陡惨沮。店人大疑，因问曰："岂对河居者，有君亲属，病方危笃耶？否则何匆遽如是。"意里赛曰："吾

有稚儿病且殆，吾昨晚始闻之，已颠顿数十里，今日必须省之。”店人曰：“苦哉，吾甚为君悲也！”因出门呼其邻曰：“所罗门！”声已人至，态极俇儴。店人曰：“所罗门，河上有船夜渡乎？”所罗门曰：“吾须侦之。”店人归告意里赛曰：“少须之。”因见小海雷依其母怀，乃就怀拊之曰：“儿慧可弄。”时小海雷骤行长路，亦惫绝。意里赛曰：“是儿从未出门，今为吾故，令其疲惫至此。”店人曰：“可令其少睡。”意里赛乃置之榻上，以手握海雷小腕，令其速睡。而意里赛此时，心绪兔起鹘落，虽欲与其儿同寐，亦万分无入梦之时矣。

方意里赛行后，而爱密柳令治具款海留。群奴恶海留，故缓其淆蒸。克鲁方治庖，他奴趣索饭，言海留且告行。克鲁曰：“令海留微馁，于理亦当。此獠行为若是，将被鬼诛。”时有一小奴曰：“彼死必备历阴谴。”克鲁曰：“如此始当其罚。彼惯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大命亦近止矣。”恩特曰：“彼死尚未当其罪，更须烧杀其魄。”又一奴曰：“吾方欲目击其叫号挛曲于火中耳。”言至此，汤姆至，曰：“尔辈孺子言，均无味。彼亦人也，何由独令被此毒刑。”恩特曰：“彼焉得为人，彼所为者，均吮人膏血。吾讵愿其躬被天罚，实则其人自绝于天。”克鲁曰：“此人天良斲丧已尽，彼见妇人将儿，亦将即其乳下攫取，以博厚利。即是儿恋母，拳母衣而弗释，彼毋恤也。彼且欲离人之夫妇！”言至此，因大号啕。汤姆曰：“若宜为之祷告上帝，俾令祛其恶念，方为至理。”克鲁曰：“此种人良心汩没已尽，吾又焉能为若辈祈祷耶？”言已，

手铃动，汤姆出。解而培曰："我告若：我负此海留先生债一千元，今以汝抵此债矣。然今日海留先生方有事，未即将尔去，尔可舒徐其意，归即尔妻子为别。"汤姆乃起作礼为谢。海留因谓汤姆曰："尔今既属我家，更勿以黑奴积习向我。尔敢萌异心，骤图窜逸者，我将尽擢尔筋，俾不立于地上。尔主人负我宿债千元，故以尔为偿，尔若逸，则吾仍取债于尔主人。尔主人畜尔善，尔当勿累主人。且吾之视黑奴恒如鲤，鲤溜滑不可拳握，黑奴之刁亦尔，吾故深畏而重防之也。"汤姆回面解而培曰："吾自八龄能趋走时，吾老主母授主人于吾手。时主人曾不及一岁。老主母命吾曰：'尔知此即尔之小主人乎？须为吾当意者。'今奴且老，主人壮，亦思奴历往有违忤主人之指欤？"解而培大惭，因而下泪，谓汤姆曰："尔心天知之。吾非至窘，亦断不遣尔。"时爱密柳在侧，曰："尔知吾素有恩意，若少裕者，必来赎尔。"复谓海留曰："君鬻汤姆，须审择其主人，亦必以其主人姓名告我。"海留曰："吾将去，豢之一年，以待君赎。此奴至我家，斯须不复苦之。"爱密柳曰："君意良厚，果得如此，吾将于赎金千元之外，更益君以余值。"海留曰："吾贸迁人，只多得钱耳。钱多则吾尽可移甲以就乙。属之他氏，与属君家，一也。得糊吾口，于人又何所多择。"解而培闻海留作庚语，心殊不悦，然亦无以折之。于是已二句钟矣。珊亩与恩特辔马停门外，海留出，语珊亩曰："尔主人胡不畜狗？"珊亩曰："吾家狗至夥，而出猎尤猛，所以吾家庖野味绝多，均猎所得。"海留曰："既云多狗，何以奴逸而狗不吠逐？"语已大笑，乃上马，令珊

亩等骑从，曰："此行直至倭海倭河。"珊亩曰："趣河有两路，一干路，一支路，不知先生何从？然以吾意度之，意里赛必趣小路。小路荒僻鲜人，无迹诘之者，易脱耳。"海留曰："尔勿愚我出此路也。"珊亩曰："是在先生，吾何敢妄自决也。"海留曰："以吾意卜之，彼亦必趣小路。"珊亩曰："是不可预料。彼女子所谋，又往往出人意表。吾意度其出此，彼安知不戾而向彼。今亦故戾吾意以尾之，或适相值。"而海留终不敢信，仍趣小路，马上复问珊亩曰："尔我何时可以至河上？"珊亩曰："为路无多，行至矣。"语既，授恩特以色，恩特微笑。珊亩防海留觉，顿敛其容，告海留曰："此道荒僻无人，苟失路，幸先生勿罪。"因纵辔行。海留本不善骑，珊亩故驶其马，海留马亦相追逐，海留抱鞍大呼，令珊亩缓辔，以马迅行将跌矣。珊亩顾恩特笑，马仍不止，且佯指山樊曰："吾仿佛见一女人戴草冠疾行，隐约遂不见。"珊亩沿路指划，而海留左右应接顾盼，形神俱惫。须臾至一绝潢之上，反咎海留曰："吾生长于此，固知此路歧也。先生生客，乃必出此，今定何如！"海留停辔四审，知果无路，乃怏怏复取旧路，周回翻覆，为时逾久。是时意里赛卧其儿于店人榻上，出门瞻瞩，而珊亩已遥见之，海留与恩特相去尚十余步，珊亩忽于马上大呼曰："吾冠脱矣！"隐以动意里赛。意里赛闻声遽入，珊亩乃怒鞭其马，直冲过意里赛逆旅主人门外。意里赛肺叶大震，陡入挈小海雷起，疾趋河滨，已为海留瞥见，去鞭下马，狂奔取之，而口中则大呼珊亩、恩特不止。意里赛疾如御风，瞬息至水次，此时若有神助，颤声一嚎，两足已

腾上冰块至河心矣。海留大骇，扬其两手，如觏怪物。而意里赛立足坚冰之上，冰滑河驶，意里赛且号且跃，转瞬已更数块。袜履尽失，指踵咸裂，每块冰上均有血迹。而意里赛不特自忘其痛，并履与袜失时亦不复省，辗转跳跃，踏冰如履平地，瞬息已濒岸。对岸即倭海倭省，时岸上有人以手接之，因谓曰："尔此举可谓冒险极矣！尔究何人？"意里赛此时神志略定，审知问者为解而培之邻右，名雪姆，因称曰："先生当急引一密室，藏吾母子也。"雪姆曰："尔非解而培家奴乎？何事仓惶至此？"意里赛曰："吾爱子已为主人卖却，彼对岸追骑，即来索取吾子者。先生当亦甚爱其子，知人子见略于人者之苦乎！"雪姆曰："尔所为与天理合，吾据理亦当相尔。唯此仓卒之际，将置尔何所？"因四顾，指一高阀，示意里赛曰："尔可向是中行。彼中皆善人，必有以处尔。"意里赛乃谢雪姆，并坚约其无复告人。于是意里赛徐抱小海雷迤逦向高阀处行，雪姆目送之。海留执辔立对岸移时，咤曰："天下讵有以纤弱之妇人，绝流而渡，飞行冰块之上，兔逸乌逝，其事怪绝。"珊亩曰："意里赛既逃，先生归休。久盼胡为者？"语已大笑。海留怒曰："尔恣笑何者！"珊亩曰："天主保佑君，吾笑殊不自禁。"海留愈怒曰："吾今更恣汝笑矣！"因举鞭挞之。珊亩狂逸，回顾海留曰："吾去矣。"鞭马疾驱，立于高原，扬鞭复笑。海留怒气填咽，无可如何也。

第八章

意里赛既脱险，天已向黑，海留犹怒立河岸视之，模糊不可复辨。然大河亘其前，万不能涉。因叹息至意里赛所住之逆旅，主人许店人除一舍处之。海留独居静念，以为天下事多捉摸不定。吾殚精疲神，图一小海雷，而小海雷竟不能得。然亦可以已矣！吾终不能颠顿于马背之上，趋乱山，走歧路，为此纤纤者。因静卧，记取古人格言以荡涤胸臆。正凝想间，忽闻门外人声喧杂，似解辔释马者。海留听之，审为其同伴某某，因跃然而起。此时所云古人格言，即不复忆，且自语曰："上天乃警觉如是！吾正在窘乡，而竟得此助我之人耶？"直趣门外，见一人尘容可掬，体极丰硕，着牛皮衣，刚毛外毳，而貌丑怪如野叉，则其友荡姆也。其后随一人，瘦峭如枯腊，眼光四射，视人如猫之侦鼠。海留见之，急呼曰："吾运佳，歧途中乃获君二人！此时吾正欲呼将伯，幸二君来为吾助。"丰硕者曰："君一见吾而欣跃如此，吾早知君之有需于吾耳。"海留指瘦峭者曰："此君为谁？"丰硕者曰："此为吾同伴，名马概。"遂领之与海留相见。海留曰："吾且入室少饮。"因出咖啡、牛乳及茶，陈之案上。既坐，海留遂详述意里赛逃状。海留正在描划小海雷婉娈娇慧之际，而马概倾听歆动，不可遏抑。待其语竟，遂曰："此事君遂意未

耶？”海留曰：“为此小儿，吾智尽能索矣。”马概曰：“大凡购取人家乳下之子，其母必留恋，万不能割。吾昨购得一女奴，彼亦有雏，此雏多病而隆，吾恶其无利，思夺而予人，乃其母坚抱其雏，必不授我。至今思之，此奴之憨状及跳跃呼吁之情，弥复有趣。”海留曰：“吾于客夏购贩群奴向南省鬻之，中有一女奴亦将雏行。但吾购其母子时，实未细瞩，嗣审之，其子盲也。吾思得此盲雏何利？思以之换酒，欲就其母怀取之，其母忽腾跃作虎吼。吾当时忘缚其腕，彼竟抱儿一跃赴水死矣。”蕩姆笑曰：“尔二人均不能善处奴，若我之奴，必不当如是。”马概曰：“君操何术？”蕩姆曰：“吾购女奴，凡抱儿来者，吾必预取之，出拳近其鼻，告曰：‘尔敢不授我以儿者，吾当碎尔鼻！’且曰：‘尔身既为吾奴，则尔子亦属吾，生死在吾，尔可勿问。若敢以言支饰，吾必使尔自省无必生之路。’于是女奴咸以儿授我，所以吾历来贩奴，咸如市家具，沽活计，无一奴敢自明为人类。”语已，出拳击案，其声硼然。马概极口赞美。海留此时已薄醉，天良萌动，语曰：“君状毋乃太悍！吾尝语君：待奴宽，虽死可以自白于上帝。且不残刻，则奴必不物故，于市道亦可多得钱。”蕩姆曰：“君言吾万不甘受。吾胃腕膨极，触君言，当作恶而呕。”语已，引觞大酌。海留曰：“吾侪贩奴，意在图饭。吾言之，纳我拒我均在君。然吾颇恨人出辣手者。且吾异日苟得微产可自活，必舍此不事，谋复我固有之良。死后灵魂，或当不坠沈冥耳。”蕩姆曰：“尔之灵魂，苟逋天下眼光极耿者周索君躯壳中，亦不知魂隶何脏。即使地狱狰鬼，碎捣尔成鬼之身，

箕而筛之，亦难觅君之魂附于何屑之内。”海留曰：“君闻我言怒耶，我正欲匡君于善。”而荡姆终不服，争辩嚣然。已而马概作调停语曰：“二君语均当，一具天良，一精御奴之术，于理咸不甚悖。必吼怒而争，于事何益？”因面海留曰：“君言奴逸，君究欲得此奴否？此时宜筹方略迹之。”海留曰：“女奴不吾属，特其子吾雏奴也。吾深自咎失计，乃逸此雏，意吾惽耳。”荡姆曰：“君终年惽耳！”瘦峭者止之曰：“君又尔耶！海留方与君商略迹捕此奴，胡为乱之？”因复向海留曰：“此女奴之品格性质安况？”海留曰：“白皙而慧。”马概闻言，似动，且沈吟曰：“白皙耶，慧耶！”言至此，睫动，鼻掀，唇吻翕辟，其意甚得，向荡姆曰：“此事宜佐海留。迹得此奴后，还其子海留，吾挟女奴至南省卖之，厚资不难致。”荡姆方怒，不答。马概复告海留曰：“吾此举匪特有益于君，吾之益亦且不浅。且吾历用此术，所以吾业日丰。君第观吾衣服华好，较诸吾之同伴，足以知吾之饶裕。可知人世贸易人，固仗本人才思。”荡姆闻言意动，以手拊案言曰：“君言良是，吾当以力辅君。”海留曰：“事成，吾亦当均沾其利。”荡姆曰：“吾为君追捕得小海雷，君利已得。意里赛，吾二人之利也，君复何与？”海留曰：“捕得小海雷，吾当别酬君以财。”荡姆曰：“此何待言，君能赤手令吾了君事耶？尔若静默不言，则吾当以小海雷予君。若妄意以分吾利，则吾并此小者亦将有之。”海留闻言内惧，因曰：“小海雷为吾故物，想此特见戏之词。且吾与君久同伴，亦必不为此恶作剧。”荡姆曰：“汝勿言，则吾尚有公道。”海留曰：“诺。但此雏奴能于一礼拜

中迹得，吾愿已遂，其余攫取意里赛之事，吾可不问。”荡姆曰：“人心叵测，君命我取此奴，当先以五十元饷我，不则不能如约。”海留曰：“捉得小海雷，操纵由君，何必以五十元为质。吾岂不欲海雷者，安敢负诺。矧海雷所值者，亦不仅此五十元也。”荡姆曰：“吾走长路，为君迹此奴，脱不得时，君讵肯偿吾值者。得之，先予值何害。即不得，亦可以此五十元资吾为君奔走之劳。”言既，面马概曰：“此言近理否？”马概曰：“然。此五十元特暂存诸荡姆腰橐，尽不能败君事也。今可勿争，可即于此时了吾事。”马概乃于身中取小册，抽一笺出，读曰：“解而培所住之地，有一奴名曰及姆，已在逃，若迹得，勿论其奴生死，均予酬三百元。又有逃奴二，一曰迭喀，一曰露漱，有能生致之，或仅得其首级，咸予酬六百元。”读已，谓荡姆曰：“吾今先勾当此二事。”少选又曰：“吾当以司毕林、亚当二人先往迹之。”荡姆曰：“此二人计值巨。”马概曰：“吾当自与筹之。此二人新操是业，值必不昂。且此二奴之逃，其主人但欲其首，吾意属二人以枪毙之。仅以尸至，则酬值亦必不昂。”言已，问海留曰：“意里赛过河时，尔亲见之耶？”海留曰：“吾目击之。”“尔见对河有人以手掖之去耶？”海留曰：“吾亦目击之。”马概曰：“据君言，此奴必主掖者之家无疑矣。”又问荡姆曰：“君料此奴趣何所？”荡姆曰：“吾安知之？吾今必以夜绝河迹之。”马概曰：“河冰未泮，又无舟以自达，安可以夜往？”荡姆曰：“吾固知其冒险，然吾意必欲急捕之。”马概曰：“尔观对河墨云屯积，或有风警，今夜必毋渡河。”荡姆曰：“尔遇事辄怕。尔濡滞如此，奴

逸远矣。"马概曰："吾何惧，徒以无舟耳。"荡姆曰："吾闻逆旅主人言，今夜必有船夜渡。"荡姆因出门外，旋入，曰："船至矣。"于是三人商订旧约讫，海留怏怏出五十元授荡姆，遂分路行。

是时珊亩、恩特迤逦取归路，心极欣悦。珊亩之马逸足腾奋，行路极驶，须臾已至其主人门外。爱密柳闻马声，出门呼曰："骑者其珊亩乎，海留安在？"珊亩曰："海留惫极，憩一小肆中。"爱密柳曰："意里赛如何？"珊亩曰："意里赛已过约但河，到安乐窝中去矣。"爱密柳曰："尔言且勿隐约，须明告我。"珊亩曰："诚告主母，意里赛已绝倭海倭河而行，必为天主所佑，不落海留之手。"解而培招珊亩入，告之曰："尔可详切为尔主母言之。"于是出挽爱密柳同入，然把握时，觉爱密柳皓腕冰冷如石。解而培曰："君何由为意里赛担心至是？"爱密柳曰："吾辈女流，性情不如丈夫坚壮，动辄生畏。君观意里赛如是苦恼，岂堪海留陵暴。且天主待人一体恺恻，岂有贵贱之别！吾辈如此举动，罪过已极！"解而培曰："风尚如此，何罪之有？"爱密柳曰："君第言此，已获罪于天。"解而培因谓珊亩曰："尔见意里赛向何处去？"珊亩曰："吾二人亲见意里赛腾掷冰棱之上，失袜丧履，已趣河岸，且见一人掖之以登。"解而培曰："冰块那可渡人，此事吾至不信。"珊亩曰："非吾所目击，几亦不信之。"因历叙意里赛抱子狂奔履冰绝河之状，縌缕述诸主人。爱密柳闻言，颜色灰败，手足悸动，因曰："吾真感激天主，幸佑此奴不死。特彼母子究在何所，吾至忧虑。"珊亩眉扬目肆，自矜会主母之

意，颇以为功，曰："凡人随地各有天意，彼海留未行之前，吾隐治其马，马乃大逸。为时既久，及在路，又引之荒僻，以此更延晷刻。然此皆天意也。"解而培闻之不悦曰："此后吾不令尔调弄贵人。"珊亩闻之，亦不以主言为当，曰："奴贱固不敢调弄贵人，特海留何当此称。"爱密柳防珊亩触主人怒，疾令珊亩就饭于庖次。

第 九 章

美洲天气，交二月犹寒，以西历二月即华历之正月也。倭海倭省有一巨家，畏寒闭其风窗，炽炭于炉，与其妻对坐向火。其人名钵特，盖贵族议院中大绅也。时方傍晚，便坐常服，其意甚适。其妻名马利亚，亦大族名媛，温婉顺淑，态度极佳。而儿女数人，绕膝号呶。马利亚方苦其聒，钵特曰："余今日归自议院，筋力疲苶已极，头复涔涔然。"马利亚闻言，即启橱出嚏药，将欲授之。钵特拒不纳，曰："马利亚，吾病轻，无须此，第予我一酽茶足矣。"因语马利亚曰："今日议院中所论列者，殊不惬吾意。"马利亚曰："今日果议何事？"钵特因念：议院之言，彼女子何由发问？此时颇以为异。乃却之曰："事小，勿须问也。"马利亚曰："吾闻院中得新规约，凡黑奴逸出，投奔人家者，例不得假以须臾之息，当立遣之，此意确否？吾思文明之国，法当不如此。"钵特曰："尔

妇人，何由发此伟论？”马利亚不顾而唾，曰：“果有此例，终与公理不合，吾故不觉多口。然丈夫既处议院，具有权力，能革此例，讵不称快人心。”钵特曰：“此例固属旧典，然养奴之家，用苛法以绳其奴，奴逸，往往至此。迹者不能得，则养奴之家必含忿以仇倭海倭之人。故国家新立此例，此释养奴者之怨，盖不得已也。”马利亚曰：“所云旧典者，合理之谓也。既不合理，何尚云典！脱有躬被患难之奴逸而来此，吾予之衣食收恤之，讵亦不合理耶？”钵特曰：“据尔所言，岂非显违国宪而左袒逸奴！”盖马利亚之为人，处其骨肉亲故，下逮臧获，咸温婉不露微愠。其心以为与人相处，必不当令人少有蓄憾于心，而其胆气又极小，于夫子之间咸用巽言，未尝稍牾。然有以非理凌压者，则彼虽平日慈祥至此，亦不复相恕。膝下数子，人亦未闻其嗔责之声，然其子稍行不善，或与彼慈祥心术相戾者，彼必痛詈，百不一道。所以一闻其夫“显违国宪，左袒逸奴”之言，乃哮怒而起，红潮满颊，直趣其夫坐处，怒诘之曰：“尔今日持论，究竟果合公理与否，请以明示。”钵特惶恐无措，屏息言曰：“若勿怒。”马利亚瞋目言曰：“此事尔究能为力否？”钵特曰：“君真温柔乡里一轰烈丈夫也。”马利亚曰：“然君则真丈夫者，而又身列朝绅，乃不能卫一穷促无告之奴，果何以为丈夫？君试看吾妇人，能力革此弊政否。”钵特乃徐慰之曰：“君宜平心静气，察纳我言。君意殊厚，然此例是关系国家大局，非一人一家之私例，君须熟思之。当为大局通筹，而后知此例之无弊，不当以专断家事之心行之。”马利亚曰：“我焉解国家成例者，吾只能循

理而趋。凡贫之无告者，于法宜加以拂拭。”钵特曰：“若如君言，将厚结怨于养奴之家，大足以梗国家之事，君亦计及乎？”马利亚曰：“吾仅知违理者生乱，焉有合理而乱者，吾故未尝知之。”钵特曰：“马利亚，尔且静坐，吾当开陈一切，俾尔自悟。”马利亚怫然曰：“谁欲君导我者！无论君能长谈至一夜之久，吾亦万无倾耳之隙。”钵特既不敢抗辩，又患益逢其怒，遂嘿然他顾，脱其眼镜，出巾摩拭良久，意若不敢更有所言。马利亚瞋目久之，咤曰：“吾终须观若所为。脱有黑奴真到吾家，吾必验君所能为力者。”钵特意气甚驯，徐徐言曰：“此例岂吾所立，吾良心又岂真如是？今君怒不可遏，吾自咎尽吾本分之难也。”马利亚曰：“何谓本分？能庇黑奴使之出险者，非君子之本分乎？且黑奴果被恩覆，何逃为？既逃，则必陵暴弗堪矣。乃间关至此，而吾又缚置犴狱，授其主人，则此奴讵有全理？”钵特曰：“君可更受吾一言乎？”马利亚怒斥之曰：“止！”正在纷呶之交，有一奴名克徐吾奔入，言曰：“主人试入厨中观之。”钵特见马利亚从克徐吾行，此时郁气大舒，心胸廓然，取新闻纸读之。少选，忽闻马利亚呼之曰：“钵特君可来。”钵特因置新闻纸于榻，闯然至庖次，才纵目而已心动不可止。盖其所见者，则一女人，衣服褴碎，周身皆湿，二趺均模糊带血腥，仰卧小榻之上，气咻咻然，而手中犹紧抱一子未释，其子气息仅属。钵特见状，噤不能言。马利亚以浆入其口，克徐吾则取妇人之子，以衣裹之。时有厨娘在侧，语曰：“此妇乍来，以为畏寒求火。吾令入就灶，乃少坐即晕绝。吾殊不省其所由来也。”马利亚曰：

"伤哉此人！"此时晕妇人睛光已渐瞬，忽腾起呼曰："吾儿海雷安往，讵被向人攫去耶？"而海雷方坐克徐吾膝上，一闻母呼，即下膝栖其母怀。其母乃起拥之，因对马利亚曰："夫人垂念，可庇吾母子！"马利亚曰："尔勿窘，既在吾家，当无人苦汝者。"对曰："夫人用心如是，必受天主之佑。"言已，大哭。小海雷见其母哭，即复依其肘下。马利亚乃再三宽譬，其悲略杀。马利亚麾从者为设榻，俾少苏息。彼母子均倦极而睡。然妇人虽睡，而左腕紧搂其子之颈，未尝少纵。时马利亚夫妇亦归内室，彼此默坐，都无一言。马利亚自理针黹，钵特则卧看新闻纸，且看且思，意将言而未言。马利亚曰："君颐动，欲何语？"钵特因易其词曰："吾看此逃亡之妇，躯干颇修伟，君之裙衫恐不能御。"马利亚微笑曰："行当试之。"少须，钵特又欲有言，马利亚曰："君又欲何言？"钵特曰："方吾午睡时，君以宽博之衣覆我，何不即以此服予之？"时厨娘入告马利亚曰："睡妇已醒，欲面谒主母，许之入谒否？"马利亚夫妇遂自起赴庖视之，而二子略长而解事，亦与马利亚同行。时逃妇已醒，隅坐炉次，目视炽炭，若有所思。马利亚曰："尔身略舒否？"逃妇见马利亚至，喉间作唏声，如惨哭新止，并未有言，瞪目视马利亚移时，泪落如绳。马利亚曰："尔勿惧，吾家良善，从未苦人。尔但言其住处，可径情述之。"曰："吾自硁脱沟来。"马利亚曰："何时至此？"曰："今晚至。"马利亚曰："以舟来乎？"曰："吾踏冰来。"时听者皆奇骇。逃妇曰："追者以精骑追吾后，吾非冒死蹈冰行，更无生法。"马利亚曰："尔非奴乎？"曰"然。吾名意里赛，吾主人为硁脱

沟人。”马利亚曰:“尔主人虐遇尔耶?”曰:“非也，主人遇吾善。”马利亚曰：“然则主母酷乎?”曰:“否,吾主母有恩意。”马利亚曰：“主人主妇均善，汝何由逃?”意里赛乃拭其目，详视马利亚,见冠丧冠,曰:“夫人服此,岂近丧其琼枝乎?”此语一发,如出万石之弩,直奔马利亚心坎。盖马利亚前月方丧其一子,因掩面哭,哭中言曰：“尔何故叩吾以此,吾果丧吾一子矣。”逃妇曰：“唯夫人有丧子之戚,容能审吾之苦亦如夫人,故可以倾吾胸膈。吾前育二子均夭,今存者只此一块肉耳。”因指小海雷,复言曰:“此子襁褓时,吾斯须不能远之,少远辄怏怏。不意竟有人欲攫取以去,鬻之南省。夫人试想此婉娈之雏，焉能堪彼狂暴，令离其提携保抱之生母。故吾及其合券时,直负之以逃,而彼人遂以骑尾吾后。吾遂于匆遽之际,一跃直上河心,履冰而渡，自省亦不知其何以至此。”谈次似极痛楚,而睛涸无泪,听者咸为泪淋。马利亚二子悲极，欲就怀中取巾拭泪,而索巾不得,双趣马利亚膝际,取其母裙拭之。马利亚悲不自胜,几将其首埋入一幅素巾之内矣。厨娘泪承其睫,口中直念天主不置。克徐吾无巾,直以袖时时自拭。钵特自念身为巨绅,耻效儿女之态,乃背面仰屋而坐,意态亦极索漠,良久谓曰:“尔言主人善,何为竟至卖汝儿?”意里赛曰:“吾主人负贩子债,故以吾子偿之。然吾微闻吾主母言,极将为吾儿区画生路,即主人亦甚万不得已,始遣吾儿。”钵特曰:“尔有家乎?”对曰:“吾固有夫,特彼另事一主人耳。彼主人狞厉无伦,吾夫不禁其虐,且闻欲将夫售往南省。南省者,死地也,以吾思之,吾夫妇今世或不面

矣。”马利亚曰:“尔今欲安往?”对曰:“吾欲赴坎拿大耳。唯未知坎拿大属何地。”因向马利亚曰:“夫人知坎拿大距此几程?”马利亚叹曰:“伤哉,坎拿大之远,恐非尔意料所及。然试为尔筹之。”乃告厨娘曰:“尔为彼置卧具于尔卧处。”又向意里赛曰:“尔勿苦,尔一心恃天主可耳。”夫妇遂同入。意里赛坐于炉旁舡床之上,且摇且思。而钵特归房后,往来闲行,口中自言曰:“此事难了。”遂就其妻坐次言曰:“吾妻试听之:吾意尽此夜中遣彼远行。吾策追骑必以明晨至,若但留此逃妇,亦复宁贴,独患彼有稚子,或闻门外鸾声,偶出探视,为逻者所获,不特无以庇其母子,即于吾亦有所不利。以吾思之,今夜必当发遣。”马利亚曰:“夜色漫漫,驱之安往。此议吾不为然。”钵特曰:“吾自有善地处之。”因取靴欲着,又停而不着,沈思入幻,自语曰:“此举极难着手,然必须为之。”马利亚不语,意静听其夫所言,钵特乃谓马利亚曰:“吾有知交名范屈劳泼,彼亦硁脱沟人,既流寓吾倭海倭,则尽赦其奴,脱籍遣之。彼更购地一区,大七英里,凡有逃奴戾止,皆款留之。然其地幽僻,人无觉者。吾意令此奴依之,较慎密而无祸。惟天已深黑,孰能御吾车以往者?”马利亚曰:“克徐吾御马极善,当以彼往。”钵特曰:“然,十二句钟时,当令彼脂秣侍吾行。吾躬送此奴也。”马利亚曰:“君良心胜于脑气。盖君之脑气主思,何由其先必穷逃奴,今如此措置,复尽美至善。吾所以谓君之天良,胜于先时之脑气也。”乃极力称许,钵特意得甚,即令克徐吾驾车,既而又曰:“马利亚,吾亡儿亨理遗衣尚在,可拾出以赐小海雷。”然亨理死后,马利亚封闭其遗

衣，扃钥至固，不令人开，以不忍再见之也。一闻钵特言，许久无语，出匙取之而行。至衣簏之次，脚步骤止，意遽启此簏，无异直刨亨理之墓，乃忍悲揾泪，徐徐启之。其中衣履冠带，及亨理生时抚弄之物，纵横纷纠，不可条理。马利亚以身障簏，泪落不止，突取数物，择其坚韧者束之。时其长子在侧，执其母手曰："母乃欲以弟遗物与人乎？"马利亚咽哽不能答，徐曰："亨理在天之灵，凭高俯瞰，见吾以其物与一困穷无告之人，其心当慰。尔亦知彼逃妇之心，惨裂者十倍于吾乎！"马利亚复将于衣橱之中，将其常御之衣，抽去双袖绽纹，令廓其袖洞，以便意里赛。方在摒挡间，壁钟已动至十二下，而门外车声辚辚，闻钵特呼曰："马利亚，君可令彼妇醒矣。"马利亚乃归并其衣，装一小簏中，钥之，呼意里赛起。意里赛遂易马利亚所赐衣，抱儿以出。钵特让意里赛先登。马利亚直至车侧，意里赛就车中伸其手，与马利亚执别，至莹洁作玉色。是时即有一洁白之手按覆其上，握之如拳暖玉，则马利亚也。此时意里赛团聚其目睛之精力，注视马利亚脸际，盖心中感激数千万语，悉并之以目与马利亚语矣。已而缩身入内，以袖掩面哭。车门一闭，马驰车驶。路荦确至不易行，钵特在车中，心绪腾涌，千涛万波，起伏倏忽。而车辙高下，簸动万态。小海雷欲睡辄警觉，因而啜泣。意里赛抚摩至再。车之内外百声嘈杂，钵特惘然若弗闻之。移时，至一村家，夜已向阑。钵特乃下车敲门，门启，一人出，修躯伟干，状貌严毅，高撑蜡台，烛光灿烂。钵特与语半晌，彼方点头。先是范屈劳泼在砼脱沟时，广有田地，

蓄奴至夥。特其为人,慈祥悱恻,无彼中人习气。尝云:“贵家蓄奴非理,即奴之帖伏主人,于理亦悖。”所以遣奴脱籍后,因到倭海倭购一空旷之地,以容逃奴之见酷于主人者。且将于静肃之地,怡养天年,冀以悟道。时钵特问曰:“吾置此奴于君许,君自计,其力足以护此奴否?”范屈劳泼曰:“吾必力护此奴。敢以非理来索,吾将饱以老拳。吾有七子,均长身伟貌,拳勇绝人。吾得此七子之力,虽猛如虎豹,即亦无隙。”意里赛在车中,时已疲不可振,缓步下车,迤逦入门。小海雷已睡其怀中。范屈劳泼撑烛视其面,殊惨沮动人。遂启一小门,导之入,置灯于几,谓之曰:“尔在吾许,必无逻获之虞。”指架上快枪,语之曰:“无论何人,敢到此迹奴,吾必以此从事。故吾之声望,为群小所慑,无敢诪张。尔母子今且就寝矣。”言已,自阖其门出,语钵特曰:“此奴面貌殊美,无怪人之欲得。凡奴之有姿色,最足自祸其身,吾阅历已深,知其弊往往至此。”钵特复将意里赛间行出险之事尽语范屈劳泼,范闻言怆然曰:“此奴力卫其子,真天性也。夜已向阑,君可宿吾家,无须归矣。”钵特曰:“谢君厚意,然吾尚有重事,须以此时归。”范曰:“君既欲行,吾别导君以捷径,不如君来路险。”乃携灯导钵特行至歧路上,钵特出洋十元授范屈劳泼,曰:“为吾授意里赛。”遂执手而别。

第十章

二月春阳，光景明丽，晨曦乍动，射入汤姆窗眼，此光遂及其夫妇悲哽牢愁脸际。克鲁方就摺熨其衣褶。且熨且泣。汤姆隅坐，手《圣经》一卷读之。二人均无语。而汤姆三子咸朝寐未醒。汤姆起，就榻前视之，叹曰："吾此回视吾子，是吾收场处矣。"克鲁闻言，遂舍其衣弗熨，哭声大作，曰："此一回果吾夫妇尽头处。但吾悲何自而塞。吾闻主母言，一二年后，当以资赎君。然吾闻奴至南省，终无生理，赎君果可必耶？"汤姆曰："此地有天，南中亦有天，天理断无歧异。"克鲁曰："君此语安能遣吾悲怀。"汤姆曰："主人第鬻吾一身耳。尔及三子生趣未穷，尚足自活。"按汤姆此人，慈祥宏厚，自忍其苦，仍苦苦慰解其妻，奴中有学问人也。汤姆言次，喉际如有大鲠，音吐模糊，仅能辨之。克鲁曰："吾见君爱昵主人过于妻子，主人果善君，何由择其最亲附不叛者卖之。吾又甚恨上帝之无公道也。"汤姆曰："尔若真心事我者，切弗更以此言进。尔知詈我主人，使我心痛乎？且此回为永诀之期，尔何忍更以此言挠我心曲。吾老主母生时，以主人付我，曰：'尔此后须矢忠于小主。'今主人有难，以吾偿债，吾苟怀异心，何以对我老主母在天之灵？"克鲁忿极曰："君言虽善，而我终不谓然。今尚何言。吾且治膳膳君。"乃

取一肥鸡杀之，以为夫妇之别，仅此寸晷，尚何惜一鸡不为夫饯！汤姆就案食，而克鲁则为之打叠行具，择其衣之微绽者，悉为缝合，曰："吾为君理此衣，未知长为君御否。君身既属贩子，此衣沿路必为略取，岂复可料。"言已大哭，曰："此后孰更为汝下针线者！即汝在南省，遇疾而号，亦谁复闻汝声者！"于时儿女均醒，汤姆抱其幼小之女，置之膝上弄之。克鲁指幼女言曰："汝将来身世亦类我耳！"时二子望窗外曰："主母至矣。"克鲁曰："主母来亦何益。"爱密柳已款步入其门，汤姆整榻，延爱密柳坐。爱密柳面无人色，不忍正视，谓汤姆曰："我来……"言至此，声咽不复能出，掩面大哭。克鲁欲寻觅一语婉慰主母，卒亦无词，唯以哭应之。少选，爱密柳曰："我此时万念灰冷，思欲为汝筹一善策，卒无可筹。欲授汝以钱，此钱安保不为海留将去。吾今唯有一语：果得少赢余者，必强力赎汝，此语上帝可引为证。"忽闻踢门声厉绝，海留至矣。以昨日逸去小海雷，蓄忿至烈，一见汤姆，即曰："奴才，尔行李备乎？"瞥见爱密柳，乃略为礼。克鲁突见海留入，乃急阖其簏，而怒眼欲裂。汤姆乃起自背行簏，克鲁抱儿从之，两儿行哭从克鲁后。爱密柳挽海留语移时，其语绝惨戚悲惋，不可纪述。此时解而培家群奴咸戾送汤姆，而女奴哭声尤悲。海留指其所坐之车，麾汤姆上，海留亦继上，取脚镣一，械汤姆。克鲁观之，肝肺咸裂，声嘶而急。爱密柳语海留曰："君万勿尔，此奴不逃也。"海留曰："君辈不知，吾逸一小海雷，已亡其元五百。吾今更不弛其防。"克鲁告爱密柳曰："主人与此辈人尚何言。"汤姆车中言曰："今日

恨不见吾小主人乔治。”时乔治适造其戚畹家，故汤姆见鬻，咸不与闻。汤姆车中复谓克鲁与其主母曰：“小主人归，为我言，吾心至为凄恋。”海留奋鞭鞭马，马腾跃上道。汤姆犹在车窗中频频出首回顾，而解而培知主仆执别之苦，晨兴即外出，自度归时汤姆当已行。汤姆与海留行及一英里，停车铁冶之外。海留下车，出手械一，赴冶付匠人曰：“此械小，匠为我拓之。”匠见汤姆在车，因曰：“是汤姆耶，可勿需此。”海留曰：“黑奴安有诚悫者，匠可勿问，但为吾治械。”匠曰：“此人到南省，不二年死矣。主人抑何惨酷至是！”海留笑曰：“奴易死则吾生路愈扩，彼奴死，当更就吾觅奴矣。”匠曰：“此人可哀。彼妻子咸在是，别时何以为情？”海留曰：“彼到南中，可以更聚。天下岂患无妇人？”汤姆默坐车中，闻车后马蹄细碎，声来绝驶。汤姆疑骇之际，忽一少年停骑下镫，直闯上车，以手挽汤姆之颈，纵声大哭曰：“吾父奈何令汝至此！若吾年略壮，言能见信于父母，则亦不令汝如是失所矣！”汤姆曰：“小主人此来极佳，吾别时未见主人，此心至今犹梗。”语次，足略伸，而锒铛之声触耳。乔治怒曰：“如此举动，令人恨杀！如吾之意，此獠必无生理。”汤姆曰：“小主人勿怒。彼海留闻之，于吾殊不利。”乔治曰：“吾今以君故，不仇之可也。但汝行时，吾家何以不复见告？兹非林肯告吾，几与汝不复相见。吾适在家鞭棰群奴，责其不漏消息，俾吾梦梦。”汤姆曰：“小主人性质如是，殊非厚道。”乔治曰：“汝见卖南省，吾羞忿已极，所以粗暴之性，今复萌动。”因小语，出洋钱一枚，密与汤姆，汤姆不受。乔治曰：“吾极

知此戋戋者，为海留所觉，必复攫去。吾今钻其心作孔，以绳穿之，俾君挂于胸次，彼或不知。且吾此镪，并非与君用处，特赠此以为记念。”言已，以贯钱之绳作结，挂于汤姆项上，曰：“君到南省，见此镪如面吾。须知吾心日不忘汝，苟得间，必赎尔于南省。且吾方同克鲁言之：若吾父不允赎尔，吾必多方以图，必令尔勿苦。”汤姆曰：“小主人切勿以一奴故，致家法阻梗，于理非福。”乔治曰：“吾自有道，亦不致取怒于二亲。”汤姆因谆谆劝导乔治曰：“小主人须力争上流，为一家支柱。吾与主人、主母及举家奴仆，均利赖于小主人之一身，小主人或当知之。小主人年齿方稚，此时当依母以居，驯其德性。切勿与恶少年聚处，染其余腥。凡人一生服用，均天所赐，一茶二饭，求之良易。若违背慈母之训，终天以后，彼苍那能更赐一慈爱之娘亲予小主人耶！吾从今以后，不复有相见期，那能闻吾议论。唯吾主母渐渐向老，心慈志苦，小主人安可使慈亲滋一日之忧。且吾尚有两雏，此后仰属小主人恩覆矣。”乔治曰：“谨佩良箴。至尔二儿，吾定不以常人目之。”汤姆曰：“言语最易触祸，此后小主人必当慎言。大凡少年气盛，心如野马，不受嚼勒，流荡四驰，此常态也。然吾望小主人不能不加刻责。盖极望吾小主为一代伟人，万勿肆口出言，以逢二亲之怒。想吾所言，出于难中，小主人或不见责。”乔治曰：“君言节节中要，安有嗔怒之理？”汤姆曰：“老奴年纪长于小主人，而极羡小主人之学问，万非奴辈所及，将来定有所闻于国中。”乔治曰：“吾受君言，必努力为人，以慰君盛意。然吾苟有伸眉之日，万

不令君沦于奴籍，当与我同领此好时光也。”海留此时已执手镣登车，乔治怒气不可复遏，曰：“君等行为，吾必归告吾父母。”海留麾之曰：“尔自赴诉可耳。”乔治曰：“君长日营营，只以贩奴博衣食，想更无地足以容君天良，发君羞耻矣。”海留曰：“吾之为此，亦恃乎鬻奴之家。若尔家厚奴不鬻者，吾又何从得贩？”乔治惭极，两颊皆赤，曰：“苟吾长成用事，定不买奴，亦不卖奴。”因麾鞭上马，顾汤姆曰：“吾今与君分手矣。君途次万勿伤心，前言定不相负。”汤姆泣与之别，复顾乔治言曰：“天主有灵，必赞助小主人为善之心，勿令馁却。吾观硁脱沟人，如吾小主人者百不得一。”时乔治马已腾驰去矣，而马蹄攒动之声，入汤姆耳中，心中自以为是人生最决绝之恨事，此后万不更有此声者然。乔治虽去，而汤姆胸前经乔治所挂之洋钱处，常动热血，即若亲近乔治，因把手紧贴其胸。时海留出手镣，械汤姆，曰：“此后尔当随吾度日矣。尔事吾忠，则吾亦处尔善。吾平日处黑奴极有恩意，尔自此当宁贴其心，受我驱遣。切勿播弄黑奴秘术，妄求尝试。尔须知此等伎俩，均难出吾意料，吾自有术制汝。尔苟专心致志事我，我必不令汝有颠沛之日。不然者，勿怪乃公出辣手也。”

第十一章

当汤姆告行之日，午后，天阴欲雨，有一旅人投一村店求宿。入门，行李纵横，类皆伛偻如丐，或嗤笑无度，或吐沫满前，旅人触目，不堪其扰。自取行具，置于火炉之侧。是时炉侧已别有一客，解袂箕踞，因授旅人以烟，旅人曰：“吾不解此。”客曰：“君亦获新闻乎？”旅人曰：“无之。”已而见有告白一，张之壁间，客遥问曰：“告白中何语？”旁人答曰：“是访拿黑奴者。”旅人闻言，矍然而兴，取眼镜视之。告白曰：“有妙拉士·哲而治（盖谓白人父而黑人母所生者），其人长六尺，发棕色，相貌清整，吐属闲雅，如士流，能写能读。恐其过此时，人恒以白人目之，不知其逃奴也。然其背上均有鞭痕鳞鳞然，右手有H字。何人捕得，与偿四百元。”旅人观之半晌，若有所思。而箕踞之客叹曰：“主酷，是奴宜逃。使吾为之奴，亦逃之不俟终日。此人残酷如是，是吾硁脱沟人之耻也。吾家奴亦夥，吾尝语之曰：尔辈第去，吾更不捕汝。吾已预署券，列群奴名，令脱籍。藏之。苟欲去也，俾就吾取券。吾尝前遣一奴往市马，得马而归，一钱不私。可见饲奴如狗者，奴将狗报之。若齿以人类，彼安得都无人心。”旅人名威立森，应之曰：“君言良是。即如此告白所侦取之奴，吾极知其为人。彼尝住吾厂中，心机极灵警。彼前为吾制沤麻

机器，至今行诸国中。彼之主人挟丕丹之权（丕丹者，言专利也），故不令其更图生活。”箕踞者曰：“君观此人，心术已可知矣。奴为觅利而已专之，又涅其手作H字，殊不可解。”言次，旁有一人粗率类野蛮者曰：“此种奴惟其心绪弗端，故主人涅其手。”箕踞者曰：“天之生人有异禀乎？然主涅奴之手如处畜类，何也？”野蛮者曰：“君亦知奴有干才，为之主人者难矣。大概此奴倔强，不可以制，虽有才，不受约束，而究何用？吾家亦有数奴略佳，然吾恨其负心，已悉售之南省矣。”箕踞者曰：“君宜商之上帝，此后生奴，不可畀以人性。”正言及此，忽有一骑陡至门外。其人下马入门，面貌极儒缓可亲，衣服楚楚，有一黑奴侍其后。方入门时，众人皆目属之。其人长身玉立，貌类西班牙人，而警觉处，能以目听，以眉语。发螺纹作浓黑色，准隆，颐丰，唇丹，支体停匀，骨干魁岸。当其入门，众人均诧以为贵人。其人以手执帽中入，向群客点首致敬，自述其名曰亨利。仰首见壁上告白，亦详读一过，呼其奴曰：“及姆，汝见吾来时，岔路上见一人极如告白所云者乎？”及姆曰：“然，唯吾目病翳，似不详审其貌。”亨利曰：“吾亦第约略忆之。”伸臂作倦容，谓店人曰：“尔为吾除一密室，吾欲作一切要之书，不欲令人见也。”店人见贵客，则甚张惶，麾群奴粪除一室。亨利坐于广座中，与群客谈。唯威立森见亨利来时，甚疑其为旧相识，辗转思索，初不可得，遂于其谈笑倾吐时密觇其状。每侦亨利眼光所及，则回面避之。忽尔枨触其名，愕跳而起。亨利似已觉，直至威立森之前，曰：“君其威立森先生耶？吾初莅时，尘状匆

遽，竟未辨君在此。君亦忆海而培有旧交之亨利乎？”威立森如在梦中，即亦模糊答曰：“然。”此时有一黑奴请亨利曰：“主人已为君洁一密室矣。”亨利乃语威立森曰：“吾意请君入室，作一密谈。”二人乃同至一空旷之室，火炉卧具，陈设毕备。群奴既退，亨利内钥其门，置匙于身，近就威立森之侧，一语不发。威立森微语之曰：“子非哲而治乎？”亨利曰：“然。”威立森曰：“吾更不料君至此。”亨利曰：“君见吾妆点如是，较前略异否？吾之鬓发颜色，均经妆染，与告白上判若两人。”威立森曰：“君此行险极。若吾意，必不劝君为此。”亨利微笑曰：“此事干系由我耳。”盖哲而治之父属白种，其母则黑种，然其母之父又复白种，故哲而治之肌肤但露微黑，略用白色之药泽之，遂与西班牙人无别。且其行动举止，均属名贵，更一奴自随，则人无以逃奴目之矣。彼威立森者，心地极厚，生平慎重，不为冒险之事，忽于客地蓦见哲而治，心中辘轳不可遏止。彼甚欲佽助哲而治，而又恐背其国法，所以告哲而治曰：“尔离却天经地义之主人，在吾甚不谓然。然尽吾之分，须以正言诏尔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君缘何事怏怏？”威立森曰：“此何时，能教吾愉快！且尔背尔主人出奔，已违国家之王法。”哲而治骇曰：“吾之国家安在？吾之归国，当在身入九泉之时，而生时安有吾国，安有吾家？”威立森曰：“君言终不合理。纵尔主人穷凶极恶，然《圣经》为言：为人终须驯其主人之训，于义始当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君不必更以《圣经》为言。君拘守《圣经》成法，导诱吾身受压力之人，吾终不以经言为是。吾欲叩九阍而问天帝，还吾自由之权，

果在天理之中否？”威立森曰：“君言良是。但以吾之分际，劝尔为善一分，是尽吾一分之分际。尔犹忆《圣经》之语：天生是人，居何等级，即须安其等级，勿来分外之获。”哲而治他向不答，须臾曰：“吾试问君一语：今有红种野人突入君家，劫君而出，令君弃其父母妻子，终身为彼红人操作穷极不堪之役，君亦自安义命，不乘隙狂逸欤？”威立森语塞，瞪目不答，自握雨盖之柄，倒令其尖顶向地，再三抑顿，凝思久之，曰：“哲而治，吾与尔义等朋友，吾之所言，均欲君向善耳。第君之所为，冒死越险，以吾思之，君必不能自脱于厄。脱为逻者所获，皮骨垂尽，更鬻君于南省，奈何？”哲而治曰：“此事吾固审之。”语已，揭其外衣，出手枪二、利刃一，曰：“君试觇吾已设备如此矣。南省吾决不往，脱不幸果落是阱，则自觅六尺干净之土，为吾归宿之地。吾已预策有此收场，更何事畏葸。”威立森诧曰：“君胡出是言？是言固生人所出耶？君真欲违背国家法律矣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君何由屡言吾国家，吾国家究安在？君良家子，尊国家固有名目。吾丑虏之余，此身究托何国？若言律法，而吾之律法又属何条？凡言律法者，律其国民向法，尤必与国民公订，必众诺之，而后其法乃立。今彼私立之法，必令吾辈陷身入地，更无自见天日之时。吾尚忆礼拜堂牧师之言曰：‘凡统辖天下之柄者，是天下人举而奉之，非统辖者敢自诩能统辖也。’今君辈既以言喻我，岂能遏我不自生其思想出其智力。”威立森人既谨愿，本非辩士，一闻哲而治语，迷乱眩惑，不知所对。然其心并非欲不利于哲而治，盖欲竭其愚忠，纳之于善。因又语

曰："哲而治，汝须看我朋友之面，万勿以此思想横其脑际。且尔年壮，容易暴厉其气。"语次，以齿啮其雨盖之柄，攒眉久之。哲而治始尚远立，今则移榻置其前，与之促膝曰："试观我面，与君赋秉有何差别？君上视吾面，中视吾身，更视吾手足，何一不复如人？何以明居人类，而不以人畜我！且吾父亦硁脱沟有名之白人，第吾父生时，初不为我位置，及死后，吾母及吾兄弟七人，均为律师略卖，然吾母盖亲见吾兄弟逐一受卖于律师者，而吾年最稚，当出门时，吾母稽首主人之前，请并买吾母，庶吾母子得以常聚，而吾主人以脚蹋吾母去。吾闻母哭声极哀，此后遂不闻音响矣。主人缚吾于马颈归。嗣吾主人又买吾阿姊至，吾姊人极贞整，吾母处闺中，训迪又极严，故吾姊氏婉淑有礼。其始见吾姊，吾心忒悦，以为吾骨肉聚耳。及后而转生其懊悔。吾尝一日立于门次，闻主人鞭吾姊，吾闻其鞭声，如以刀劙吾腕胃，而究无术缓之。余寻知其故，盖不欲以卑污自涅其清节。此等事，君国家律法竟足以容之耶？因是之故，乃见吾姊与群奴面缚连缀而行鬻于南省矣。吾有生以来，亲戚咸尽。其最善吾者，不过爱吾如狗。矧吾所身受者，更无他事：鞭也，詈也，饿也，三事而已。一日饥疲已极，竟取狗啖之余食之。故吾自稚及壮，并未省'愉快平安'四字为何物。昔年隶君厂中，君时时勖吾为善，作字读书之事无一不为。故吾感君之恩，唯天知之。于是吾得有妻室，而吾之夫妇静好，又见重于人，此时并不知人世外更有称心之事。吾妻不特貌美，即其心地尤极灵警可爱。及吾主人莅厂后，遂以吾所恋之地、

所爱之人，格之九天九渊之外。更勒吾生趣，陷之死地，贱如灰尘，而又不止。彼之坑我者，特以吾稍忘其本来面目，故欲令吾自省，终身为黑奴面目向人耳。迨凶焰恣肆之极，竟欲令吾更娶一妇，休其前妻，似君国家中立法，许其如是惨暴者！天理人心，至是澌灭垂尽。夫鳏人之夫，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谓有律法，吾所不解。君虽屡言国家，屡引律法，在吾听之，均属无当。吾今须觅自由一路行之，欲赴坎拿大去。坎拿大有律法能保护我，此始为吾之国都，此始为吾之律法。脱有人敢于中道梗吾之自由，吾必令其人仔细自卫。吾此时胸次已如洪醉之人，百事不复挂眼矣。盖吾之自由，必与持压力者抵死争之，必胜而后已。且美国之自由，盖同英伦力争而得。今吾之自由，必当力与美人争之。”言次，忽忿忽哭，容止瞬息陡变。然其言已深印入威立森脑纹处矣，亦时时出巾自拭其泪，谓哲而治曰：“吾属所论次之言，君可勿以吾言为塵。君且自行其意可耳。然行道宜防狙取之人，更不可疏虞自败。顾君之妻子何托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已前逃矣。然窜迹何所，吾未之晰。今生面与不面，亦非吾意料所及。”威立森曰：“彼主人佳，何为发遣君妻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君瑞气满腔，所以长愿人家无暴变陡逆之事。”威立森曰：“吾心绪恶劣已极，君更不必再言。”取钱帖一束予之。哲而治曰：“更勿须此，君惠我已多。然吾所挟资已足自达。”威立森曰：“此帖亦非多，君留之未必无济于用。且吾馈赆故人，于名目至正，取之亦不伤廉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君意至厚，吾遵君令矣。若有尺寸之遇，必图报贶。”威立森曰：“君

所侍黑奴为谁?”哲而治曰:“此人至谨悫。彼已逃之坎拿大一年矣。彼主人恨其远逸，痛笞其母，盖彼逃时尚留母也。此来特为其母，将乘间挟母而遁。”威立森曰：“彼母今若何?”哲而治曰：“仍在主人许,唯彼将留此以俟机间。今彼将送我至倭海倭。倭海倭省有所谓朋友会，主持则一大侠也。宗旨：无论贵贱之人,既莅会,则皆以朋友目之。及姆契其党魁，故送我至彼，令彼中人保护我也。彼既送吾到彼,则仍至此。”威立森曰：“险哉!”哲而治微笑不答。威立森目视哲而治,眼光周其顶踵一遍,曰:“尔奈何视在难时如同两人?”哲而治曰:“吾今为自由之人矣!人到自由，自不期而更其容止。”威立森曰：“君务谨密,人事多变也。”哲而治曰:“若不怖死,则须还吾自由。”威立森曰:“此事甚怪,吾甚服尔在此密迩之地，而从容不迫至此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吾主人策吾逸足瞬息千里，岂复侦逻于此咫尺之地。即及姆逃已一年,其主人亦近渐忘之矣。君试观吾容止,与告白上所述,岂有几微毫发之肖?”威立森曰:“君手上所涅漫乎?”哲而治脱其手套,示患处曰:“吾已治之无迹矣。”威立森曰:“君所行事,令余闻见，将一腔热血以恐怖而生冷气矣。”哲而治曰:“吾血已冷垂数年,今忽翻为沸点。从今以往,慨然上路,即解袱逆旅,亦必与贵人同席,舒徐其态,令人不疑。吾今与君更图后会。君但听取哲而治为主人逻获，此即哲而治死耗也。”因起立，举手与威立森把握。威立森紧握其手，与之道珍重再三，怅怅而出。哲而治目送其出，忽忆一事,乃力尾之曰:“吾更有一语告君。”威立森再入,哲而治复

钥其门曰:“君一生为教门有道之士,吾故倾此肺腑告君,望君以德覆我。”威立森曰:“君欲何语?”哲而治曰:“君闻吾言,屡以为险,然吾死必无人见惜者,将以脚踢吾尸如踢狗然者。然吾尚有爱妻,果得吾恶耗,必悲哽万状。”乃出金针一枚,付威立森曰:“吾死后,君脱见吾妻,可以此畀之。此针自耶稣生辰日吾妻以此为寿者,君为吾告吾妻吾爱彼之心,但恨莫复能近,今见此针,即如吾亲其怀袖也。第此事颇亵,君其肯为吾将去否?”威立森积泪满眶,告曰:“君至情,吾焉有不为君转达者!”哲而治曰:“更有一语,须赖君邮述:‘无论如何危险,必期至坎拿大见我,更勿恋恩主母,忘其寻我之心。’须诏彼:‘为奴隶之人,万无自脱之日。亦宜训导小海雷,须以自由质点置其脑纹之内,庶异日自立时,或不如吾之窘。’此语君更能传乎?”威立森曰:“君且行,吾必不负诺责。君所命我者,我谨志之矣。”

第十二章

海留既挟汤姆南行,车中之人,固同为人类,而心中所怀,则判若天壤。海留详审汤姆躯干,决其为有力之人,苟售南省,可多得钱,故脑中旋转往复,均为汤姆。且为计若者价良,若者价贱,眼光四射,意若路上苟遇有贩奴之人,可以零星购取,聚为奴群,直趣南省。汤姆之心,则千头万绪,

云合潮涌，不可名状。盖其起念，则专属其家人。既而又念《圣经》之言：凡人躯壳受苦，特其暂耳。死后灵魂当直造天阙。则此时愁痛，亦不足较。海留此时，就其衣上夹袋中取一新闻纸观之，见纸上有卖奴单一则云："二月二十四日，礼拜一，出卖亚西家中奴。"此下皆奴名："其一曰海夹，年六十；其一曰约翰，年三十；其一曰便雅闵，年二十一；其一曰扫罗，年二十五；一曰爱而白脱，年十四。若当意者，宜到硜脱沟省华盛顿城卖奴场取之。"海留顾姆汤曰："吾意欲赴华盛顿一行，有无佳货。若能购得多奴，于尔亦不寂寞。吾今先到华盛顿城，闭尔奴栅中，吾乃到买奴场一观。"汤姆颜色不变，谨对曰："诺。"心中私念：有此人一往，彼中父子兄弟夫妇，不知更添上几许泪痕矣。既到华盛顿城，海留自去，汤姆则囚拘奴栅之内。明日十一句钟时，卖奴场中人大集，其中有吸烟者，有唾涎者，有大声骂詈者，有欢聚高谈者，均俟主拍卖者。而待卖之奴，则群聚一区，微微相语。而新闻纸奴单中所署海夹其人，盖老女也，面上全黑，不脱阿非利加种质，年虽六十，望之若七十以外。盖其操作至苦，带病于身，故尩羸至是。二目全翳，又一身着潮，状如病癞。其人本有数子，陆续卖尽，尚有一子，即单中所列爱而白脱。而海夹知其子亦在鬻数，则紧挟其子于侧。人有欲相其儿者，则张其盲睛，状若疾视。中有一奴告海夹曰："尔且勿恐，吾已告拍卖人，将尔母子同鬻一主。"海夹曰："汝且勿视吾老不能事事，然吾力尚足行庖及洁涤衣服。吾价亦廉，若不以老见遗，则购我者尚能佐其操作。"此时海留直入人丛，趣一

老奴之侧,以爪掀其唇，视其车牙存否，以验其人之衰旺。盖以相马之法相人也。观既,令其挺立，令其鞠躬，更令伸臂，验其臂肉坟衍，以辨气力之强弱。遂以此法历验他奴，最后至爱而白脱坐处,以手约其臂肉粗细，仍令其曲踊，试其身法之灵蠢。海夹仰面盲视海留曰：“此子非与吾同鬻，吾不鬻也。吾虽老耄，尚能事笨重。”海留曰：“尔能耕耨耶?”他顾笑曰:“此媪大奇。”此时海留心中区划已定，以两手塞其衣袋，口吸雪茄不语，意待主拍卖者来。旁有人问曰:“君相奴当意谁也?”海留指爱而白脱及他两奴，旁观者曰:“吾闻此盲媪须及其子同货。”海留曰:“此奴媪瘦骨一把耳。即代豕而售，吾亦莫利其肉。”旁观者曰：“君果不买耶?”海留曰:“天下焉有愚騃之夫，买奴而取其盲者癞者。”旁观者曰:“彼外视不佳,果购得,必当大用。”海留曰:“彼即不取值,吾亦不甘受。”旁观者曰:“彼母子凄恋，君能不动心?若以廉价得之,彼亦无不可。”海留曰:“人甘以钱掷虚者,或能有之,我则不能。”言次，人声哄然，主拍卖者至矣。海夹闻声大震,紧挟其子弗释,曰:“儿依吾肘侧，主人已许我与尔同卖矣。”爱而白脱曰:“妈妈,以我思之,彼买者良不欲也。”海夹曰:“不然,彼买汝者知我舍汝必不能生,必怜我耳。”时主拍卖者麾其麇聚之众,令辟一广场,逐一卖之。有二稚奴为海留所择。既闻拍卖者以尺击案，则价定而此奴属海留矣。时爱而白脱尚待价，拍卖者呼令前，令高跃十数,而海夹则紧挟之,跪告拍卖者曰:“君须令吾母子同去。”拍卖者大怒，以手推之曰:“奴媪敢与吾事!”乃曳爱而白脱

至前，海夹呼抢大哭。爱而白脱回顾其母，欲停注其目移时，而已为拍卖者呼叱，令跳跃以娱众目。此时虽甚恋其母，亦莫获须臾之视。且哭且跃，悲不自胜。然爱而白脱壮旺动目，于是掷价争取之者约有十数。爱而白脱四顾其人，惶戚之状可掬。及拍卖者以尺敲案定价，则得者仍海留也。拍卖者令爱而白脱至海留立处，而爱而白脱顾视其母，见海夹大张盲瞳，撒臂仰观，手足战栗，如冒隆寒，向空麾手，意令爱而白脱扶之，且呼海留曰："主人宜兼买我，不买我者我死矣！"海留曰："汝欲死乎，吾又何能屑意？"唾而不顾。而海夹遂另为一人买得。会既散，犹闻海夹哀呼曰："主人许我以儿随行，今吾儿卖而吾不得随，天乎奈何！"爱而白脱亦遥顾海夹曰："妈妈勿哭，妈妈主人善，但去无苦。"海夹闻其子语，匍匐赴之，海留叱曰："人来，引此奴媪去！"于是旁人有劝慰之者，有沮格之者，海夹犹悲号，而其主人则置海夹车上而去。海留出铁绳，械三奴至奴栅中。明日，遂驱汤姆及三奴渡倭海倭河。沿途复买数奴，附一坚实之船，乘善风晴日而渡。其中士女杂沓，均贵绅华胄，据舷而乐。汤姆及群奴，则置一黑无天日舱中，如载笨重之货。于是群奴互相问讯，海留至而抚慰之曰："奴辈听我；尔当以和气处若侪，勿懊恼致病。"群奴齐声应曰："诺。"海留既出，奴中有约翰者语曰："吾有一妻，当吾卖时，吾妻未之有觉。"汤姆曰："君妻近在何许？"约翰曰："在此河滨里许一小村庄中，然吾心中之愿，以为越过此村时，或邂逅能面之。"语已，号咷而哭。汤姆缓以语慰解之。少选，船至小村，船唇甫及岸，而岸上

有黑女奴狂奔而至,直至奴舱中,此即约翰妇也。至其怨离伤别哀动行路处,以吾书叙悲已数,不更描划,观者当自能审之。时旁有一人注视约翰夫妇,语海留曰:“君似别有心肺,忍为此断肠之贸易。君试观其夫妇惨恋之态,又将何以为情?”海留不答,努力健步,直取约翰之妻掷之岸上,盛气填胸,往来闲踱。已而船行,船上诸贵客有鸣琴者,度曲者,倚舷野望者。风和景明,其意至得。一日复至一村,海留登岸,汤姆以谨愿之故,海留颇弛其械。故汤姆于海留行后,常得临窗眺望。忽见海留从岸上急步而至,后随一女奴将儿尾之,衣服颇华好。其来怡然,无怆楚之色。既登舰,铃铎大动,船遂行。女奴因展其行具,弄儿为乐。海留就坐其旁,微语之,不闻其声。汤姆遥见女奴之色陡变,再闻其声曰:“我终不信有此,吾主人必不忍心为此。”海留曰:“尔不信乎?”疾取怀中一券,指视其主人之名押,且曰:“吾已付资于尔主人矣。”女奴曰:“君必诳我!我主人万不至此。”语至此,声激而厉。海留曰:“尔可将吾券遍示船人,始知吾不伪。”时有人过其侧,海留出券示之曰:“券中署名,非以此奴鬻我乎?”人曰:“此盖女奴主人福斯迭喀卖券也。此中并无疑窦,铁券耳。”女奴闻之,纵声大哭曰:“主人语我同海留先生至鲁意微而与吾夫治生事耳,奈何至此?且主人明白诏吾,讵有此变!”人曰:“主人良鬻尔于海留,有券可据,又安能误?”女奴曰:“果至此耶?”遂无语,若其胸中另辟一途径者,乃大改其怆戚,抱儿临河观水。海留自念:此奴易与耳。忽而号咷,忽而静穆,贱种性情,匪人所测。时河上微风习

习，轻拂女奴之脸而过。呜呼！等一风耳，贵游之人得此，方以游赏春阳；愁苦之人被之，亦不能消其烦恼。而风行水上，不爱不憎，于人毫无情款也。时春日射光波上，闪烁隐见，灿如散金。闻舱上贵客笑声，为微风所送，吹入耳际，若至欢乐。而舱下有人向水垂泪，亦在此风之内，而苦乐大复不侔。女奴之儿，见母无语长愁，乃以小手摩弄母颐，趣其欢笑。此儿生仅十月，然至灵警，见母愁蹙，竟能以术取悦。时有人至其母侧，问此儿齿，其母曰："生十月余矣。"其人遂与儿调笑。授之以饵。儿大欣跃，即其人手中取掬大啖。其人悦甚，遂到海留坐处。海留方坐木棉包上抽吸雪茄，其人亦取烟吸之，与海留密语曰："此女奴属君耶？"海留曰："然。是物佳否？"其人曰："君贩将南去耶？"海留曰："然。"其人曰："此奴至南，将亦令其治田耶？"海留曰："吾意本欲授以此业，特闻此奴治膳甚精，又采取棉花甚巧捷，愈于常奴。以吾策之，此奴当得善价。"其人曰："此儿安属，亦南去耶？"海留曰："苟当意，吾即于此地售之。"其人曰："儿价当平，无厚索矣。"海留曰："儿慧，即厚索亦当。且儿腯，迨长必硕健。"其人曰："人将去犹当善饲之，积年始收其力。"海留曰："此种人与贵种异，贵种儿仅十月，讵能步。黑奴儿健旺，如畜狗，虽略饲之，即可活。"其人曰："吾另有庄如兽苑，专收黑雏，以人字之，长即可收其利。且吾家有女奴一，其子坠水死。吾今以此儿予之令字，既以慰奴情，亦无破吾钞。"二人语既，均默然移时。寻其人又曰："此儿去，于君便，而亦便吾。今以十元相饷，令儿属吾，可乎？"海留不顾

而唾曰:“如此贱值,万不能诺。”仍吸烟不顾,其人曰:“君估值当如何?”海留曰:“此儿佳,吾实自鞠之,更六月,可得价百元耳。更二年,非二百元又乌能取。即今而论,非五十元亦不可。”其人曰:“君语太浮妄无实。”海留曰:“此实估,何咤为。”其人曰:“吾今予三十元,更增一元,非我也。”海留曰:“吾今实语君:吾减五元,君以四十五元将去耳。”其人沈吟曰:“可。”海留曰:“此定矣。君于何地赴岸行?”其人曰:“船过鲁意微而时,吾当遵陆。”海留曰:“如此良佳。计到彼时已傍晚,此奴已熟睡,取儿良易。且吾老谋壮事,出之必无须张惶,届时尽取儿去。”于是署券而别。已而夕阳满江,红霞烧天,江色如画。船至鲁意微而,此女奴抱儿,儿已睡其怀。闻船至鲁意微而,即其夫食艺地也,乃取衣覆睡儿于舱上,就船窗张望。意船至江步,脚力抬取行箧,其夫或在人中,冀得一面,乃大出其睛力四觅不已。此时海留语买儿之人曰:“时至矣。”窃取睡儿授之,曰:“慎重,勿惊醒是儿!儿偶一哭,彼奴闻之,又费吾压力矣。”其人将儿于人丛中脱去。船机渐动,遂离江步而行。女奴回面视儿,见海留默坐儿卧处,而睡儿不见。奴大骇曰:“儿安往?”海留曰:“尔勿怖,儿吾鬻去矣。吾知尔育儿之心,必不愿鬻之南省,吾故发其天良,就此善地,择其最善人家售之。尔可勿苦。”女奴闻语,更不能觅取一言以答,惨楚万状,至难描写。然海留离人骨肉,至此是其第几百次矣,夷然毫不动心,特怪此奴但骇不哭。盖其心中悲怨,似非一哭能宣,故于万惨之中,转形自然。忽尔据地,昏昏如醉,虽两瞠其目,而实无睹。即

船行机器关轴隆隆而动，彼亦不闻。海留以语慰之曰:“吾极知尔悲感。然尔良聪明，须知主人卖尔为数元耳。”女奴摇手语曰:“愿主人勿与吾言，吾喉大骾，不能发声。”海留曰:“吾必使尔无苦。至南中时，必择人嫁尔。”女奴曰:“主人且赐吾静摄移时，可勿再语。”海留始去。女奴以手掩目，垂手而坐。海留时时瞩之，自语曰:“奴晕矣，得汗当愈。”汤姆于静中瞰之了了，而心痛不可忍，径前慰抚之。然且语且哭，特用《圣经》之言再三宽譬，而女奴耳鸣如雷，已不能听，而脑球中亦漫无知觉。时天渐向黑，女奴默坐，都无声响。船之上下及江上人声皆寂，但见繁星丽天，闪烁作微明。船人半已浓睡，汤姆亦就枕，然辗转不复成寐。少须，闻女奴唏声曰:“吾生趣安在耶?”已而寂然。至夜半，汤姆复醒，模糊中见一人疾趣而过，忽闻大声发于水上，泡泡作响。乃锐起，视女奴卧处，已虚无人，四瞩亦不见。此时周船上下均无一人觉者，汤姆大痛。天甫明，海留至，觅女奴不见，向汤姆曰:“女奴安适?船方行，安能趣岸而逃?然吾夜来甚焦悚，不能熟寐，即为此奴。”当海留语汤姆，意汤姆诚悫，故方语以事，亦不疑汤姆之纵之也。汤姆无言。海留四走觅之，虽在机器烟舱，足迹均至，咸不见女奴迹兆。回语汤姆曰:“吾思尔必有所闻，可实告我。吾于夜来十句钟时，见女奴尚在。至十二句钟，仍坚坐不动。至二句钟，吾犹俯视之。乃至四句钟以后，即不复见，何也?尔与彼接席而卧，必有所见，务告我!”汤姆曰:“天色甫明时，突有黑影掠吾面而过，吾睡眼模糊，不可辨认其为何人也。然尚懵腾未醒。及

闻窗外水声大沸，似有巨物触坠，吾乃惊醒，而女奴已不见矣。此外吾实未知。”海留闻言极怏怏，非惜此奴之横死，惜女奴既死而已值亡耳。假如所购之奴，咸自引决，则往返贩运，不特徒劳，而资本亦且尽荡。因搔首答天，以为降之重罚，殊非至公之道。思已，取夹袋中奴籍，用铅笔勒去女奴姓名。

第十三章

著书者曰：吾于以上十二章，均叙悲惨断肠之事，令人寡欢。今吾须少易壁垒，令观者一新其耳目乎。属当吾前者，忽有突兀一屋，构非广厦，然此屋极严净深静，即其屋部署陈设，亦非壮丽之观，特雅洁耳。屋中之主人，温雅和厚，为世长者。凡有避难而至者，如脱毒热之区，而即清凉之地。吾一入其门，即见吾书前数章中所叙躬被百险幸出虎口之意里赛，方垂首缝纫，意似闲适。然逆探此妇胸臆之中，正有千头万绪苦况盘结横亘者。彼虽自治针黹，时以眼光注射其子小海雷，而小海雷跳掷趋走母前，正如热道中之蝴蝶，发翅皆蓄生机，活泼不可意状。意里赛之座旁，有一垂老妇人，拥篾检拾桃脯，其年在五十五以上，六十以下。此种人年纪虽老，而慈善之气盎然，故亦不觉其老。周身衣饰，淡冶无伦。然其人虽宁静如此，而正朋友会最为热肠之

人。脸际红洁莹泽，大非老丑之比。额上光润，至可鉴人，似道气所蕴，发为是光者。其目睛则澄澈如银海，开阖皆含慈悲之气。凡名士诗文描写美人意态，均为少艾而发，然以吾观此半老丽人，风神骨格，似有别调，均在寻常佳丽之上，此妇人盖名雷姑儿。其夫名西门，慈爱好善之心，与雷姑儿称为良匹。此二人已二十年侨寓于此，所为之事，咸主活人，故其所居之宅，虽成老屋，似为彼夫妇善气摩荡，门宇阶级，咸有慈祥之致。时雷姑儿语意里赛曰："尔还思赴坎拿大乎？"意里赛曰："妈妈，吾意甚决，盖不敢留此为人物色。"雷姑儿曰："尔赴彼何以自聊？"意里赛闻言，手足悸动，眼泪遂直注其活计之上，徐曰："第赴彼，徐谋生路耳。"雷姑儿曰："吾家尽可小驻，何为更涉窎远？"意里赛曰："敬谢盛贶。"因指小海雷曰："吾为是儿，日夜弗敢自逸。昨夜吾梦贩子以凶力来索。"言次，股弁不可自止。雷姑儿见状，亦为凄咽，曰："尔真可怜人哉！梦兆无凭，尔更勿伤心至此。"时门开，有人径入，则一妇人也。周身衣饰与雷姑儿同，而胸前乳峰双耸，束以白布。雷姑儿呼曰："勒斯！"因自起迎之，执手为礼，互相劳问。勒斯曰："幸无恙。"雷姑儿遂指意里赛示之曰："是名意里赛，儿名小海雷，日已语君矣。"勒斯遂至意里赛坐次为礼，语意里赛曰："吾极想望见君。"意态温厚，密如故交。复指小海雷曰："是君之儿耶？吾已将得糖饵来矣。"因取饵饵儿。小海雷雏发覆额，团聚其目光，从额发疏处望之，忸怩不敢竟取。雷姑儿问勒斯曰："君儿来未？"勒斯曰："吾与同来，路中遇见媚里，遂挟以去。"言未竟，媚里来矣。

手中将一小儿。雷姑儿急起，取儿抱之，乐不可仰。且抚儿曰：“儿面目渐秀挺，肢干亦浸长大。”勒斯曰：“然。”雷姑儿细细整儿衣，遂亲其口。亲已，置儿于巨箩之上，就怀中出织绒一方治之。小儿仰卧萝中，自吮其手，啧啧作响。勒斯因令媚里就厨举火。媚里取水瀹茗，雷姑儿乃取饼就炉烤之。众方部署食品，而西门亦归。雷姑儿问西门曰：“得新闻乎？”曰：“他无所闻，唯闻有一群逃奴，是彼得率之而来，今夜计程可至。”雷姑儿曰：“是事确乎？”西门未答，回面问意里赛曰：“尔姓非海雷耶？”意里赛曰：“然。”然心血突涌，以为逻者将及。西门呼雷姑儿曰：“尔来。”雷姑儿两手犹粘糨屑。西门曰：“今夜彼良人至矣。”雷姑儿闻言大悦，笑靥粲然。因曰：“君所语我者，必不见诳？”西门曰：“吾言确甚。彼得载至者凡三口：二男子，一老妇人。二人中有一名哲而治·海雷，吾迹其行状，似与意里赛所述若合符契。君意此言，宜亟语意里赛耶，抑少须勿语耶？”雷姑儿曰：“吾当密语勒斯。”因招手令勒斯出。勒斯亦置其活计，应声而至。雷姑儿曰：“西门告我：意里赛之夫与彼得同来。君意宜亟语意里赛耶，抑少须勿语耶？”勒斯鼓舞腾跃，散垂之发均披覆脸际。雷姑儿曰：“君且勿欣动至此，此事究安出？”勒斯曰：“无他议，唯亟语之耳。譬吾易地为意里赛，亦亟欲闻吾夫之耗，胡得不言。”西门曰：“尔可云仁爱，能曲体人心。”雷姑儿遂飞挟勒斯入内，趣告意里赛：“吾代君熟饭耳。”勒斯至意里赛许，曰：“君来，至吾卧处，当以吉语报君。”意里赛见状大震，心肺相击作响，急挟小海雷行。勒斯摇手曰：“非恶

耗也,但来勿怖。”既入,即阖其扉,拥抱小海雷曰:“儿大好,今夜见阿翁矣。”小海雷愕视,不省何语。而门辟,雷姑儿亦至,曰:“天怜君贞,故海雷君得从万死中逃脱至此。”意里赛闻言,热血大涌,奔胸塞喉,喜极转不能声,但噫气默坐。雷姑儿曰:“君且壮其胆,海雷君与大侠同来,可安抵吾地。”意里赛低声曰:“今夜可至耶?”语至此,目瞪视,意似晕。少苏,则身已在榻,覆被于身,勒斯方取樟脑力擦其额。意里赛开眼略视,盖连月以来,重戚在身,稍睡辄觉,此时如重负已释,肢体爽然,故虽眩晕,心殊了了。咸见雷姑儿诸人力为安顿床席,意甚殷渥,心则知之,而口不能言,旋复入梦:见一明媚葱蒨之岛,四面匝以秾花,水色纯碧,其清到底。而哲而治及小海雷咸聚,若云即其家者。方独坐间,忽闻革靴声,哲而治至矣。以手力挽其颈,泪落如线,直溅其双颊之上,大惊而醒。盖非梦也,床前颀然而长者,即其夫哲而治·海雷,近其枕旁坐哭移时矣。明日向晨,而意里赛欣慰之情则非言所罄。雷姑儿夫妇辨色已起,置具款哲而治夫妇,尤招集群儿来,与小海雷戏。及席既陈,大众集饮,雷姑儿据主席,言曰:“吾从来无今日之快心者,当轰饮以慰吾意!”举觞属哲而治夫妇曰:“君家人难中重聚,在理宜醉。”而哲而治自少及此,从未有赴此盛筵,与白人士女杂坐倾襟者。故刀匕觞罍,引用皆未中节,左右不知所可。自念孤露为奴,乌得有家,今幸依托善人,又于萍水乡中逢我妻子,亦浮家中之家矣。西门有子曰西门第二,问其父曰:“今日之聚,可云乐矣。脱国家知吾家收恤逋逃,以法见绳,又

当如何?”西门曰:“吾既行侠,于法亦所愿受。”西门第二曰:“父老,下狱奈何?”西门曰:“吾即去,尔母子亦必继志述事,以踵吾侠。”西门第二曰:“父固无畏,然吾国家立制,专为人锢逃奴,在国体为辱,在公理为贱。”哲而治曰:“西门先生,请勿以我故自破其家。”西门曰:“无畏,吾辈是天所命以沮挠害理之人。若吾亦畏其劳焰,不复沮挠,则亦不成吾辈矣。”哲而治曰:“吾断不能以身累长者。”西门曰:“吾非为尔,盖遵天而循理也。尔长途甫至,筋力均尽,可以昼寝。于十句钟时起,吾以人导君出此地。此人名反尼司,且领数人俱行,咸与君同患者。途次谈心,或不寂寞。外间消息甚恶,逻者四集,故君必以今夜行。”哲而治曰:“追者在此,吾何由以十句钟行?”西门曰:“十句钟以内,吾朋友会众均在此,即君辈中人一二为彼逻获,当以力争之,过此则非所防。且夜行较安稳耳。”

第十四章

美国有米西西比江者,此江干流,首触热带,尾及寒带,长江也。而美之商舶,无论从温带来、热带来、寒带来,均由此发轫,散往地球。所以此江中百货麕集,连舻縻舰,弥望无际。然百货中另有一货是他国所无者:此货实为动物,状极悲凉,声极凄惋,试思,是何货也?一日逾午,日脚斜穿云

罅而出，直射江上芦港。芦叶倒影，万绿荡漾于风漪之内，景物奇丽，江光如拭。时有一巨舰，其上厚载棉花，而吾书所叙悲凉万种之老苍头汤姆至矣。汤姆为人佳处，解而培已力加荐剡于海留。而海留耳目中闻见，亦以汤姆为愿悫，所以去其关械，令彼自由，不似从前昼夜严梏也。汤姆行为端谨忠厚，虽以海留凶险鄙啬，亦为感动。汤姆得此权利，凡舱之上下，均可恣情游赏。且尤勤健，遇人力所不逮，必竭诚助之。至于长年、三老，亦咸亲近其人。当其无事之际，必登高处自读《圣经》。凭高俯视，岸之四旁，无不周瞩。见平畴弥望，耕耨均属黑人。矮屋累累，如鸡栖豚栅，环绕飞楼之侧，均黑奴居也。汤姆睹此情状，忽忆硁脱沟家中，高树荫其屋顶，门外莳花蓓蕾，蜂蝶往来。正在凝想之际，如见克鲁为之治庖，群儿环绕其膝，恣情嬉戏。及精神一定，万象皆寂，但闻船行机轴隆隆作声，而眼中景象，无非江水芦芽而已。嗟夫！汤姆此想，盖其最末收场之虚象，过此更不萌生矣。此在他人，可以邮致一笺，慰其家人，亦可为永别无聊之遗念，无如汤姆粗能识字，而把笔则非其所长，故汤姆与其家人之别，并戋戋一纸亦并不得，是情丝割绝到尽头处矣。汤姆此时泪如泉沸，并将所把之《圣经》湿尽。忽就其湿处数行读之，其文曰："尔心且勿伤，人到尽头，必归天上，则凡莫聚之人，均得团聚。"汤姆蓦得此言，直捣心胃深处，觉方寸略为之慰。而此船上适有一年少贵客，其人盖住南省倭里恩城，名曰圣格来。携一小女，名夜娃，稚齿在五六岁间。尚有一妇女，系圣格来之从女兄弟。夜娃食宿，咸

依其姑。姑名亚妃立。汤姆在船时，见夜娃玩弄，天机极活泼。每一见之，而愁怀为之锐减。盖夜娃年稚天全，凡其游戏机倪，均足悦人心目。又轻盈如御风，往来翾捷，貌美而慈，迨长必决其能为善类。何者？彼见内舱司火之人，黔黑污秽，则心动目语，若不胜其怜。于是舡人咸知夜娃之善，虽穷极苦惫，见者动生欣悦。汤姆不自审何因，而挚爱此夜娃亦甚至。每见夜娃披金色发跳舞而前，则心中跃动，如五云之表亲拜上帝。夜娃亦每到海留械奴处，见群奴面缚关械，不忍之色见诸言表。且双手捧取铁索，权其轻重，悲慨太息而去。去而旋来，将果及饵遍分群奴食之。汤姆意甚望夜娃稍留，思得机间少与攀谈。而夜娃疾来疾往，无须臾之驻。汤姆思欲以术招之，乃范纸为玩物，又出一小响筒，作声以动之。方汤姆范纸取筒时，而夜娃亦频频注目。汤姆径予之，而夜娃亦不即受，似怪其无素。于是者数日，汤姆渐与夜娃稔。汤姆因问："女郎何名？"夜娃曰："吾本名夜樊琪琳，而吾父母缩吾名，节吾字，呼曰夜娃。然汝名谁耶？"汤姆曰："汤姆吾名也。然以吾齿高，故稚子咸呼吾为汤姆阿叔。"夜娃曰："吾年幼，可亦如向人之称。然叔今安往？"汤姆曰："吾行踪不能自定。"夜娃曰："叔既趁舟行，何由不省所税驾者？"汤姆曰："吾奴也，不知主人为吾鬻于何地，所以未知。"夜娃曰："吾今当即告吾爸爸，必以善价取君。"汤姆曰："女郎如是，是吾主矣。心之感激，不知所云。"此时船停岸次，装收材木。夜娃闻其父呼之，遂奔赴父侧。汤姆亦赴舱口代船人运木。时圣格来挈夜娃同凭船阑之上，视船

人上下，收取木干。收已船行，载重而右舷倾，夜娃陡不及防，颠坠水中。圣格来欲急缒而取之，后有一人掣其袪，未得下。汤姆时在货舱之下，仰见高枰之上坠女，意是夜娃，急奋身下水救之。而夜娃已浮沈三数，直坠江底。汤姆素善游，能狎水，直从泡纹旋涡处疾入取夜娃。少选，举夜娃而出。而船上已下舢板，汤姆遂抱夜娃直上舢板，船上舵工咸举手援之。圣格来抱夜娃于怀，水淋其身尽湿，夜娃已晕不省人。圣格来将夜娃至亚妃立所，亚妃立以法将息之，久而遂苏。明日船行，暑甚，酷热不可耐。已及倭里恩城，群客均攒聚行李将行，汤姆静坐舱里，中心忐忑，不知此身谁属，又莫省其凶吉。偶一仰首，而夜娃至矣。嫣然点首，微笑曰："君事属我，当不至于失所依赖。"又一温雅端重之人立夜娃身后，气概似贵胄，汤姆知其人必为夜娃之父。此时海留亦至，见此贵人直就与海留谈。但闻海留语："此奴佳绝。"自顶及踵，藻饰万状，必欲得重价始售。又闻贵人答曰："君贩运中人，誉奴当过其实，语五必十，殆不可信。然须以实价语我。"海留曰："得君一千三百元，仅能如吾原值，他不复多求。"贵人曰："吾与君无素，何由以原值沽我？"海留曰："吾非与君有情而重抑吾价，特以女公子重此权，故不能不割爱以献女公子。"贵人曰："此自出君盛情。然既知吾息女怜此奴，何妨更少抑其值以赠吾女。"海留曰："万不能减矣。君但相此奴：胸博而膊硕，譬之马，当能绝尘而奔。且其颅骨高而脑气足，不但多力，而亦聪慧，便于驱策，此奴前隶解而培家，解之田产均此奴统之，令之司账，亦一毫无

所苛。今姑无论内行，但以雄伟之躯干论价，亦可得一千三百元。”贵人曰：“君休矣。吾不复议。盖君之所谓美，悉吾之所谓劣。奴之脑力足，则思遁；躯干伟，则多嗜欲而善偷，不足以为吾利。其始闻君言，尚欲以原值予君。今得君意外之誉，当减却二百元矣。”海留咤曰：“此万不能如约。君果弗信，曩解而培市奴之券尚在，可取视之，足知此奴之善，非吾臆造。且此奴信教之心，人人咸悉，在其侪偶之内，直可代一牧师。”贵人笑曰：“吾仅以一千三百元之资，乃买一牧师耶！然则何牧师之贱售也。”海留曰：“君乃谑浪至此乎！”贵人曰：“吾安敢谑，君自谓是卖牧师，吾谦不敢取尔。今既若此，试取解而培原券予我。”海留初不识字，特耳闻解而培券中叙其佳处，就夹袋中索券。夜娃私谓其父圣格来曰：“吾家资厚于人，勿与此贩争值。苟念我者，必为我得此奴。”圣格来曰：“以千金之重得奴，将何用？”夜娃曰：“此奴于水中拯吾命，故欲得之。”时海留已出券，圣格来取视之曰：“此券中实未言奴信教之笃。且吾买奴，非买教也，果君真能以教中贤牧师卖我，我亦无惜重资，特未必耳。”海留曰：“吾言偶失检，君乃辩驳如此之久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吾以钱鬻物，不当意则可转鬻于人。君以教卖我，我急又何从鬻？”言已，取怀中银帖授海留，曰：“君试检点，勿误否？”海留即出一木匣，取笔署卖券。圣格来读券良是，因到汤姆坐处曰：“吾今为尔主矣。”汤姆见圣格来温雅慈祥，心亦感悦，称曰：“主人，天主佑君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尔名非汤姆耶，能御车否？”汤姆曰：“奴常业也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到吾家时，可常为吾御。”

夜娃曰:“吾父畜奴善,君可勿虑。”圣格来闻之,笑曰:“我谢尔能誉吾也。”语已遂去。

第十五章

圣格来父本一素封之家,原籍坎拿大,嗣侨寓鲁意西爱纳。其父同产二人,性情如一。其兄住佛孟忒,腴田沃产,不可纪数。圣格来之父亦称雄于鲁意西爱纳之间。圣格来母,法兰西产也。当美洲立国时,已来居南省,生二子,其一即圣格来。然此妇人素病怯弱,故圣格来禀其母气,亦弱不胜衣。医生言圣格来脆质,宜历炼,当居之北方亢阳之地,以益元气。然圣格来秉赋既薄,且含女子质点,容止动作,均温雅无伉爽气概,顾聪慧绝等夷。特不善治生之术,自大学堂毕业后,溺情佳丽。每见小说中士女倡酬之事,心艳不已。续与北省巨室一名媛投契极密,有啮臂之盟。南归后,将图亲迎。忽得名媛之干阿奶书,略云:“此笺及君时,女郎之身已他属矣。”圣格来持书手颤,以为闺秀不足恃,乃恣情勾栏之内,发其骚愁。久之,得南中一丽人,亦系出巨家,遂与定情,迎娶焉。此女匪特貌美,而妆资亦厚。彼夫妇在蜜月期内,两情忻合无间(蜜月者,西人娶妇时,即挟其妇游历,经月而归)。一日家方宴客,忽得一书。圣格来阅其封皮题字,颜色陡变。然向客不言,引投书之人直到密室内,始出书读

之。书云:“吾心中最亲爱之圣格来:君去后积久无耗,而吾亡父托孤之干阿奶,将以吾配其儿子。君若能见我者,当知吾为君病,为君瘦损矣。然吾心属君,至死不变。君得此笺后,更不报书于我,此即君以剑戕我也。”圣格来读竟,懊恨欲死,遂立作书覆之曰:“君信吾已得之,然已迟缓不及事。君所言,吾镂之心肺。君受制于强暴,吾恨不知致词。属吾亦已娶,此书报君,即欲君之忘情于我。此书盖即尔我断肠莫续之分际也。”书讫,万念灰冷,兀然不动,而颜色败如死人。其妻经久不见,以为病,趣视之曰:“君非头痛耶,当用何药?”圣格来弗答。于是绵亘二十余日,均恍惚如有所失。其妻媚利,以为与之弗协。因思己为巨室之女,即以我为匹,亦岂非偶,胡怏怏至是!况吾广有嫁资,人方以得我者为莫大之福,乃反以我为仇耶?盖媚利之为人,仅图利己,虽至戚之痛苦,亦所弗恤。又其人善怒,怒发则病,愈病而怒愈深。职是之故,遂以绝代之容黄瘦如老媪。圣格来知其如是,然无术以解,仅能申之以善言,时时慰藉而已。迨既生夜娃,圣格来视之加笃。然夜娃面貌则酷类圣格来之母,弗类媚利。圣格来见女辄忆其母,故字此女曰夜娃。夜娃者,圣格来母之小字也。媚利见圣格来酷爱其女,深滋不悦,以为爱女切,则爱妻之念转疏。故夜娃既生,而媚利之病转剧。自以为一生为人,盖桎梏于天,备极人世之苦者焉。媚利既病,家政荡然。圣格来既无术以治家,又患夜娃失母教,长成将无以择配,乃自挈其女至佛孟忒,延其姊亚妃立至家督其女。此次船既至岸,亚妃立聚其行箧,摒挡并

井。盖亚妃立之为人，干局甚美，足以任事。但观其举止动作，立审其为人。性复敏烈，每得一事，必穷日之力治之，事蒇乃已。其见不中程之事，则怏怏如病。所读之书，均罗马古学，信道之心亦笃。此人殆与圣格来大相径庭。然圣格来何由延之即至——一以不羁之士，一以守道之身，观者方疑其冰炭——特以圣格来幼时，即受亚妃立约束爱养，昼授以书，夜则为纫。圣格来依之如母。又圣格来以词哀之曰："伯氏学道，必念骨肉。试念吾妻病，女幼，家政弛荡，非伯氏为吾提挈，则吾家破矣。"亚妃立大恸，故与之同来。时船步脚力攒聚，群向亚妃立索物担荷，而亚妃立兀坐不动，语夜娃曰："尔爸爸何往？"言次，圣格来至，口方嚼桔，谓亚妃立曰："吾料老姊已摒挡吾行李矣。"亚妃立曰："吾已预部署之，是尚待尔言者。"圣格来曰："行客略尽，吾车亦已到，可以从容到家。"指麾车夫将行李讫，亚妃立曰："吾先赴岸，视其安置。"圣格来曰："老姊安往，是无须尔。"亚妃立曰："既无须吾，则此二小筐吾可以自挈而行。"圣格来曰："此戋戋者，岂烦吾辈提挈。南省易笑人，姊必毋然。彼方误姊为吾佣力者。"亚妃立无语，遂同行。夜娃曰："汤姆安在？"圣格来曰："汤姆已往岸上。吾此后以汤姆为若母御，可乎？"夜娃曰："良佳。"言已登车，车宛转行，至一大厦。此屋绝类西班牙及法兰西，窗槛玲珑，宏丽动目。四周皆阑楯楼阁，独中空一平地，以布花木。门前则穹窿为月样，入门爽然，庭中有泉，倒激射空约丈许，泉落处均大理石，精镌为盘盂状，以承飞泉。盘盂外，周以繁花，媚丽作深紫色。盂中则赤鳞

游泳。石径均五色石为之，径外则细草如毡，嫩绿可爱。身入其中者，每忆及亚拉伯富人家往往如此。车甫及门，夜娃如飞鸟在笼，跳鸣求出。语亚妃立曰："吾久离家，今复见吾门，心怡目爽。"亚妃立曰："此地良佳。"汤姆先下，见楼阁华好，心亦大悦。圣格来视汤姆，见其黔黑之面，纯为喜气堆积，因谓之曰："尔乐居此乎？"汤姆曰："如心所愿。"时家众庋置行箧，而群奴咸集，与主人为礼。奴中领袖乃为妙拉土，名阿道而夫。衣服华美，指麾黑奴，咸若受其号召。群奴见阿道而夫，皆屏息退立。圣格来劳阿道而夫曰："尔健乎？吾久不见汝矣。尔料理客座，辟其门窗。"圣格来乃同亚妃立同至肃客之所。夜娃新归，四走顾观家人讫。至一密室，见一病妇偃卧床第，面目瘦损。夜娃直呼曰："妈妈！"以两手拥抱，口亲其额。媚利曰："可矣，勿更令吾头痛也。"言已，亦以口亲之。此时圣格来亦入，抱持之，示其亲切之意。且延亚妃立入观媚利。媚利微张倦眼，视亚妃立，如甚不得已而与之款接者，延之坐。群女奴拱候门次，咸欲入而未入。时有一老女奴入，夜娃呼之曰："迈迈，汝来乎！"急进与之亲手，迈迈亦拥抱夜娃亲额。夜娃遍与群奴道意，一无遗漏。亚妃立曰："南中务尚礼节，施之群小亦然。吾北人则不复讲此。"圣格来曰："何也？"亚妃立曰："吾于吾辈中，必务尽其敬。"言次复低声，曰："若此辈中，奈何亦与之抗礼耶？"圣格来微笑曰："稚儿为礼，有非人所测度者。"谈次，陡闻门外遽发笑声，声甚喧杂。圣格来出户视之，盖群奴聚调汤姆也。汤姆踽踏不可自容。阿道而夫取远镜迎面窥汤

姆，状甚狎亵。圣格来从后以手拂其镜坠地，斥之曰："尔视同辈固如此耶？"再相其衣，则盗取圣格来所服者服之。圣格来诧曰："此衣固吾箧笥中摺叠者，奈何盗服？"阿道而夫曰："此衣中霉斑点多，不便于主人，吾黑奴则固称。故未告主人也。"圣格来曰："尔口甚喋喋，然尔敢为此者，亦吾家宽待尔辈之过。吾新归，且不较。吾今领汤姆谒主妇后，尔导入庖次，更群聚而调弄之者，罪杖！且尔知汤姆之为人，高尔十倍乎？"因招汤姆入。汤姆至门，见金紫炫目，多目所未瞩，妨泥沾毡毹，至不敢窥。其左足既入，圣格来谓媚利曰："吾近购得善御之仆，侍君出行。此奴未尝沾醉，不至污车茵。君试瞪目相之。君恒言吾既离家，则漠然与君无情。今长路购得此奴，当知吾在远未敢忘君也。"媚利移时张倦眼视汤姆，而神情似愠，曰："此奴安言不嗜酒？"圣格来曰："得此奴时，旧主署保券，言奴万非沈湎者。"媚利曰："此奴果如是，真在吾望外矣。"圣格来遂呼阿道而夫曰："尔领汤姆去。尔须终忆吾言，毋苦汤姆！"汤姆遂出，而行步颇厉。媚利曰："此伧牛也！"圣格来曰："媚利，奈何以畜视人？"媚利呃逆不即答，徐曰："君行逾吾约，已十四日矣。在外何所沾恋？"圣格来曰："吾已报书叙其濡滞之由，奈何忘之？"媚利曰："此函殊索漠，冷如冰筋。"圣格来曰："冤哉！吾署函时，邮者仓遽欲行，安能作长简。"媚利曰："君性情沈痼，外出则时日必濡，寓书则情愫至短，吾何责焉？"圣格来将以他语乱之，就怀中出一物曰："此吾购诸纽约者，敬以酬君。"盖莹莹一小照，中影圣格来及夜娃凝坐欲语。媚利取视移时，尤不

自适，曰：“此相君临照时，容止殊未佳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吾容止固劣，然甚逼真。”媚利曰：“触吾绪者恶，则下此均恶，更不复作佳想。请更勿言。”圣格来怒甚，其脑中若甚恶之，而出口则又易其词曰：“君试看，终竟似乎？”媚利曰：“君为人，可谓更不为吾原谅矣。再促吾观，亦知吾首疾难耐乎！君自卸装时至此，往来蹀躞，口无停言，足无停趾，吾将以烦猥死矣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君其宿疾欤？吾闻以柏尼栢果作液服之，疾当已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吾家蓄此果至良，然亦未效。”因顾亚妃立曰：“姊氏劳顿，曷早就宿。”乃拉铃，铃声歇而迈迈入，圣格来曰：“尔善治枕席，延密司入卧内。”亚妃立遂同迈迈行。

第十六章

逾二日，晨餐之次，圣格来谓媚利曰：“今兹君略息肩矣。自阿姊来，部署井井，君无指麾之劳。君亦用自调摄以保躯命。凡诸锁钥之事，可仰托姊氏。”媚利作懒态答曰：“姊来良佳，然终当悔之。凡有主母，即奴隶之首领耳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姊终有术，足以控御。”媚利曰：“恒人畜奴，取便主人之身，吾则适与之反。”夜娃旁侍，语曰：“然则妈妈畜奴，又何赖之？”媚利曰：“默地吃苦之外，更无他事。矧吾之宿疾，半为奴来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君见毋乃过执。迈迈之为人，良

平易可恃，君向病，非迈迈一身扶持抑搔之力耶？”媚利曰：“迈迈固不恶，今则专为己谋矣。”圣格来曰：“果如是者，迈迈亦良不足取。”媚利曰：“迈迈近尤善睡。彼知吾宵中警醒无时，或需茗索浆，而迈迈恒鼾息不时应。吾极力呼之，盹如故，吾病几为增重。”夜娃曰：“吾审迈迈已数夕不睡矣。”媚利曰：“彼不睡，汝安知之？意者乘间赴诉于尔耶？”夜娃曰：“彼恶敢言妈妈短。彼语吾：妈妈连夕恒不安贴。吾故悬揣亦知其未睡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君胡为不取罗刹、茄因二奴更迭为侍？”媚利曰：“圣格来，君乃凭虚构此恶想乎？尔真不善熨贴吾者。吾病委顿至此，虽微鼾之声及吾耳，而肺叶亦为之动。更易一生人，吾并此奄息亦将不获保。迈迈果感吾恩者，彼于夜来当极力支拄以伴我。即少睡，亦宜即觉，毋得吾颤声趣之，方为尽职。且诸人畜奴，咸得其忠力，而吾命特蹇，实未见一奴之忠于我者。”言已，叹息不止，复曰：“迈迈亦有其佳处：吾每有所需，彼声气恒和平可掬。而其心终不可信。近左右吾侧，亦不甚思其偶矣。吾嫁时以迈迈来，然安能并挈其夫。因思就此为更择一配，顾不可得。此吾待彼恩渥而谊挚，彼竟不怿，吾始大恚，语之曰：从今以往，尔最多不会再面尔夫耳！”亚妃立曰：“彼有儿未？”媚利曰：“彼有二子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彼患离其子，故怏怏耳。”媚利曰：“吾不更顾其子。彼二子颟顸如小畜，吾安能置之怀次。彼若更将雏，则吾事因之愈弛。试观吾病沈废，动必需奴，彼尚夷犹如是，脱子在其旁，不转瞬悉趣而将子，讵复念吾！”圣格来曰：“此言思之生畏。”亚妃立默视圣格

来，大有怨抑羞忿之气郁于腠理，虽未外达，其心若至苦极恼者。媚利又曰："迈迈此人，吾矜宠已极。试检其箱簏之中，衣饰约有数等，咸吾所赐。吾前次尚为彼裁量彰身。度彼终身实未知吾骂詈人为何状，即以笞责之数计之，自稚及此，亦仅一二见。又试问彼饮食，何一不及于吾？以吾思之，转有填胸之恨。盖圣格来大纵其奴，偭规越矩，吾正不省彼将来如何作收束。今吾亦不复罪奴，彼主人奄然听其憨恣，吾何责为！吾虽谈言微中，动圣格来，而彼恬然不怪，今更何说。"此时圣格来无语，但取新闻纸阅之。夜娃默坐案侧，静听媚利言，因直至母前，以手抱媚利之颈。媚利曰："尔欲何言？"夜娃曰："吾今夜试至卧内，伺吾母一宵，可乎？吾必不令吾母有一宵之弗安，且吾亦万不至于鼾睡弗醒。"媚利怒曰："此女妄语已甚，且性情甚奇僻，不知所谓。"夜娃曰："母意究安属，果能容我效一夕之劳乎？"因低语曰："乍见迈迈言：头涔涔然，不能通夕劳顿，而又悯母病不敢暇逸。我私怜之，故欲以身代。"媚利曰："此即迈迈之狡也。小病亦不能忍，特张大其词，心计之深，已可想见。然吾心断不能恕此狡奴。"因语亚妃立曰："君既与吾事，此等事且层出不穷，君试记之。凡奴苟以疾告，即悯而宽假之，后将人人示疾矣，号令焉复可行。吾身为督率，苟非甚病，断不呻楚以苦人。"亚妃立闻言欲笑，遽以目视圣格来。圣格来见亚妃立韫笑于睫，因不禁大发狂笑。媚利曰："君试看圣格来，每闻吾病辄笑，殊不审其何心。"以巾掩面大哭曰："吾死，或当已彼笑耳。"此时圣格来出表视之，起言曰："吾有事

当行。”夜娃见其父出，亦与之俱出，留者媚利与亚妃立二人。媚利见二人均出，语亚妃立曰:“圣格来终不变其故态。吾病虽至颠顿，不可自持，而彼终未尝审我隐微，为我须臾熨贴。脱令吾病中呻楚，迁怒于彼，生其勃溪，尚可言也，而吾实未尝为此。圣格来每以吾为聒，何也？吾极知琐琐之事，不能累及男子，亦乌有不知者。吾每到极难，辄自涵忍胸臆。彼圣格来方以吾为弱而易弄，动辄陵肆。”亚妃立不能答，正欲搜索数语告之，而媚利陡起，拭去余泪，纵谭家政，不语圣格来矣。移时，媚利曰:“吾事度君已尽悉矣。若吾病更发，君可以权力行之，不必更以告我。特夜娃行费君教力耳。”亚妃立曰:“夜娃极佳，吾目中所见，当以夜娃为第一。”媚利曰:“此女狡甚，今更无半点类我矣。”语至此，叹息不止。亚妃立私念:夜娃佳处，正以不类汝，若类汝者，败矣！媚利曰:“夜娃性质极喜与奴亲，此亦何从怪嗔，恕其稚耳。即我幼时，亦喜与奴戏，特未尝学彼奴中一星坏处。君看夜娃行为，竟将与奴平等，此事殊复可怪。而圣格来又复纵之。吾观圣格来视家众均洽，所不洽者仅有其妻。”亚妃立又不能答，枯坐如土偶。媚利曰:“吾思处奴无他法，必用压力制之，奴始不复敢逞。吾自少已立定宗旨，不复更革。今夜娃性质如此，将来自立门户，吾正不知其流弊所极。吾此时御奴本自不刻，然甚欲奴自明分所应尔。若夜娃者，焉能有此思想。君独不闻夜娃之言乎，至欲自窘其身以执奴役，与吾复不相类。即奴之诡谋鄙图，彼都不省，宗旨但厚奴耳。”亚妃立曰:“奴亦人耳，君宜少为宽假。”媚利

曰:“吾家奴尽有憨嬉之日，吾亦未尝以不能胜任之事强奴为之。若迈迈者，则但知渴睡，尚复何赖。奴类半如此，教吾欲以最丽之花与中国之磁器待之，则世上安有其事！”语已，执一小瓶精药所提之花露，近鼻微嗅，偃息于明丽氍毹之上，卧与亚妃立语曰:“姊氏，尔试察之:吾所被苦，均未尝执以语人。盖吾之素性如是，岂复可强。恨彼圣格来漠然毫无所觉，或且以吾病久，因生其落漠之心欤。嗟夫！天地生人，只有薄情之男，实无薄情之女也。”亚妃立平日居家，并不与人事，凡闻人琐屑怨抑之言，弥复难耐，今乍至此，絮絮者日盈其耳，乃立定宗旨，无论何事，只以不答了之。因自取绒线，别其经纬以制藕覆，神气与媚利隔不相属。而媚利则故以言聒之，以瓶子向鼻观且闻且语曰:“吾自到圣格来家，凡事力均吾自购。以公理论，凡吾所有权悉在吾。彼圣格来之事力，则宜圣格来自统之。乃圣格来屡侵吾权限，致群奴藐法无纪。而圣格来未尝一动夏楚，吾不知家政溃决至何田地。”亚妃立曰:“此事吾焉能为君家了之？”媚利曰:“此事姊氏宜熟闻，洞其利害，则将来理家易耳。姊尚未审吾家之奴，有蠢无灵，有肆无敛，直一群盲畜！”语至此，意若得甚，似得尽吐其胸中滞块者。又语曰:“姊须知为家主者，每日每事，无一不受奴之窘。吾实不能详告圣格来，偶一语之，则报辞大相径庭，谓‘天地生人一也，吾屈之为奴，则彼奴耳。假若吾亦为奴，不过心地略高于彼。’姊思此语，能令人受入脑筋，无所触忤耶？”亚妃立曰:“君不信‘天地生人，本无歧视’欤？”媚利曰:“吾焉能信之？奴者，种之劣

耳。”亚妃立怒曰:“君亦不信人之灵魂初无异耶?”媚利曰:“近似有理。然欲侪劣于贵，列为平等，则人世断无此事。圣格来常与吾言:‘离析迈迈夫妇,彼迈迈胸中结念,推之亦何异尔之离我。即迈迈二子不得见其母，以人观之，亦无异尔之决去夜娃。’以吾思之,是拟大不伦。奴之思想,岂复与贵人等比。一日,圣格来又语我曰:‘君试遣迈迈,吾当更觅一奴供君左右。’姊试筹之:以吾怯弱至是,晷刻岂复能去迈迈!此时虽含宏如我，闻言亦万不能更忍。于是吾与圣格来忿辩。自是以来，圣格来始默然不复更言迈迈事。”亚妃立忿极,不能即答,但见手中针线愈缝愈急,其急缝处,正知亚妃立胸中有无数不平之气，借此针以宣泄也。媚利复曰:“姊观吾不整之家政，将以何术救之?彼群奴尽孤行其意,行止自由,漫无检束，成何家政!吾又属病，呻吟床褥，即欲整之,亦莫为善计。鞭之则手不胜鞭。以吾之意,必缚置拷奴之所，搒之至死始可。”亚妃立曰:“君既病，不能管奴，而圣格来又不欲管，年来究用何术以约此奴?”媚利曰:“终竟男子之威重于女子。昨见圣格来努目一视,而奴即敛手。姊处吾家之日方长，处懒奴更无他法，能以凶力制之，则奴必就范。”此时圣格来适入,曰:“二人尚在此唱老调耶!奴懒,焉能怪之。尔我二人之懒,非群奴师法耶?”媚利大怒曰:“君出语针锋,乃陷人至是!”圣格来曰:“吾何尝以刻毒之语加君。且吾所言,正以浚君思力。”媚利曰:“君讵有如是美意。”圣格来曰:“君往往错怪人。然君既科错于我,我今当谢君指教。”媚利曰:“君之动作言语，均足令人痛忿。”圣格

来曰:“少须,勿怒。吾此时方于阿道而夫大加申斥,气促力疲,当容吾少息。”媚利曰:“阿道而夫近又何事?然此奴行为浸不可制,吾几不能正视其所为,终当遣之。若吾病略起色,则必以力摧之。”圣格来曰:“君言殊不恶,阿道而夫为奴固劣。彼盗袭吾衣,盗用吾器,其气焰与主人等。彼几自忘主仆之分。吾虽未加鞭朴,然已大为申黜,尚望其改良为善。”媚利曰:“君几时能自悟其身为主人!”圣格来曰:“吾为主人,究亦未尝非法。”亚妃立曰:“君何由不以良法约治之。”圣格来曰:“此事大难,吾安能竭尔许苦心料奴事耶?且吾疏懒已惯,所以至此,若使弗懒者,则吾之品望已当高于庸俗矣。吾今方悟语性理者斥懒为万恶之首,至为的论。”亚妃立曰:“家既畜奴,则须立品为奴表率,更当以理喻之。吾唯知奴之不易畜,故家中并未有一奴,此即吾之宗旨。”亚妃立语至此,声大而洪,盖自晨及此,胸中懊侬之气,若均借此一语发泄无余者。圣格来曰:“姊良未知吾家之难处也。”语已,至琴案按谱理琴,音调锵然。弹已,立语亚妃立曰:“姊言无一节虚妄。吾前所述以告姊者,姊意似未惬。”媚利曰:“凡尔二人所言,均于吾意未惬。不特姊不惬汝也,吾之畜奴,善教善导,自以为于世不两见矣。此外尤有良法,则吾殊未之闻。且彼奴者,又可以人道语之耶!吾导以正,彼愈不正。吾亦尝穷吾气力以诲之,即彼欲赴讲堂听讲,吾亦何尝格勒不复令往。然即喻以理,亦等诸聚群豕而语以道德。故此劣种之人,万万不必更用吾教。姊氏闻吾言,或以为过,然吾稚齿时,已周悉彼奴意趣,毫末均能洞之。”亚妃

立此时默然，不复酬答。圣格来愀然翕其唇，噫气作微啸。媚利曰："圣格来，何啸为！吾头涔涔，不耐此声也。"圣格来曰："诺。凡吾所为，何者可以当君意？"媚利曰："吾但愿君能悉吾胸臆中莫言之隐恫可尔。"圣格来曰："难哉，吾恩及儿也。"（恩及儿者，天女也，为女中最妍丽无匹之人。圣格来盖隐讽媚利为不可瞻仰之天人，实深恶之。）媚利曰："此称谓足动吾气。"圣格来曰："此称既不愿受，何者方当君意？今尽君言之，无不如命。"语至此，而门外笑声哄然。圣格来疾起视之，亦复大笑。亚妃立惊曰："何以顿尔？"亦凭阑瞩之。见汤姆坐于纤草之上，周身繁花密缀。夜娃且笑且将玫瑰花圈套于汤姆顶上。既而遂坐汤姆左股，仍笑不止，其声娇嫩，如海燕飞鸣。汤姆无言作憨笑，一望主人凭于阑际，即陡鞠躬，状如款服罪戾者。亚妃立谓汤姆曰："尔何为听彼施设？"圣格来曰："此何关轻重？"亚妃立曰："听娃子与奴戏，将来岂复以礼自律。"圣格来曰："姊素讽我宜善奴勿苦，今小娃弄奴，微过耳，姊何以礼律我！如姊之意，必望奴自趋于善，吾可去恩屏教，必漠然于此辈始可耶？姊知汤姆离其家人，终日焦思，得夜娃与之戏，可少慰其离索欤？且夜娃得汤姆，亦至悦无忤，何妨听之。"汤姆之为人，虽去家易主，而向人夷然，无离索羁愁之说。夜娃者，盖天赋之以仁慈悱恻之意，故预语其父，以汤姆为之近侍。所以汤姆服御，颇改其常。圣格来亦不欲其奴衣服丑敝，伛偻如乞人，以是圣格来之奴服饰稍稍华好。其令汤姆御者，特虚悬其职，实则未尝执役。汤姆既侍夜娃，呼叱左右，势不能

不近媚利。媚利喜洁，若汤姆日亲槽枥，身为马矢所熏，则大忤媚利之意。即服侍夜娃之职，亦将立褫，故圣格来亦不令其亲马也。即汤姆卧处，亦繁花匝之，树叶交檐，时鸟叫音。汤姆安之，都无思家之窘。嗟夫！黑奴固奴隶耳，而脑筋中思力实亦无异恒人。但观彼辈爱乐景光，荡心娱目，较诸嗜好巧幻人工所制之物似尤有味。因知天赋之质，于白种无一丝之别也。脱此阿非利加黑种之人，能产一奇杰之男子，则其文明进步，诚于世界大有关系。况其地所产，均金钻宝石，富甲诸洲。设彼能自振作，将来成一繁华都会，正非泰西人所能梦见，较诸今日服人鞭策之下，岂不亦为世界上最属高等之人？矧黑人性质，有过绝于人者，脱令夜黑路歧俯仰失措之际，勿论款何黑人之扉，均以礼延接。以此推之，异日世界大同之会，起点必自此种人矣！一日，媚利华妆盛服，指约金钻，射光数寸以外，欲赴礼拜堂。未知媚利在此华妆盛服之时，能思到异日黑人代兴，其富丽尤当过之。媚利殊未之省也。但闻媚利问曰："夜娃安往？"夜娃适从最高楼上循级而下，忽凭阑与迈迈语曰："迈迈，尔晨来头痛剧乎？"迈迈曰："吾头痛事小，可勿为吾介介。"夜娃曰："尔能步则吾心释然，然吾有类药水可已疾，尔可将去。"迈迈曰："此瓶饰以金钻，光华耀目，岂吾奴所得僭用。"夜娃曰："人等耳，何为不可！且物贵适人之用，吾不适吾用，尔既适之，又何为不可。且吾母头患作时，亦需此药，试之立验。尔苟念我者，则必受此药。"于是与之亲口，遂下。媚利见夜娃，且喜且怒曰："尔何濡滞，劳吾久俟。"夜娃曰："吾属

与迈迈语，悯其病，以吾香药瓶与之。”媚利顿足曰：“尔何时始能洞人事耶！尔速将药瓶来。”夜娃低首无语，自念违教不往，则无以对吾母；径往取之，将何以处迈迈。圣格来曰：“听之，宽假此女也。”媚利曰：“君欲此女善乎，抑听其自恣耶？”圣格来曰：“无论如何，此子天良较吾夫妇优耳。”夜娃微引圣格来衣，小语曰：“爸爸勿尔，防吾母怒。”亚妃立因问圣格来曰：“弟与家人同往乎？”圣格来曰：“否。”媚利曰：“吾屡屡挟之同行，以此人心绪恶劣，拟以天主功力洗革其妄念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妇人恒言得礼拜堂功力，能洗涤妄念。今君至堂者数，宜已久涤妄念净尽矣。吾甚愿君既得天主之庇，以其余福波及于我。”因顾夜娃曰：“尔亦往礼拜堂乎？吾愿尔不必更往，往将窘其思力。”夜娃曰：“虽极奔驰，吾义不得不往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尔去何作？”夜娃乃微语圣格来曰：“昨姑氏语我，凡我服御精良，均上帝赐予。吾心至感，意欲到堂达其谢忱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儿虽童骏，然其心迹诚恳，殊非伪饰。上帝有知，必有大赉。尔祈祷时，亦为吾忏其罪孽。”夜娃曰：“吾凡有祈祷，必首及父母。”语已，上车而行。圣格来于夜娃行时，急亲其吻。迨车既过，垂泪满颊，微喟曰：“夜樊琪琳，汝名可谓称其实矣！汝之聪明，盖天生之以导吾为善。”凝立以思。少选，取报阅之，口吸雪茄，此时心绪全在报中矣。媚利既与夜娃同行，车中谓夜娃曰：“凡处奴以厚道，此事吾颇谓然。然断不能列为平等。如汝今日所为，岂非逾量。充汝所为，迈迈脱有重病，尔亦将招置尔床榻之上矣。”夜娃曰：“以吾思之，于理应尔。彼既就吾榻，则

吾侍其疾，较之他人，或周至不漏。且吾榻精良，病者卧之，舒徐安逸。”媚利大失所望，若甚不愿闻此语，叹曰：“吾不知何时能使此女知吾心者。”夜娃见其母不悦，心亦忐忑不可自聊。然小儿脑际，灵动不拘，不能以忧烦之事窒其脑气，故一见车旁景物繁丽，而忐忑之心旋为所夺。迨礼拜堂既归，群聚晚餐，圣格来曰：“今日堂中何作？”媚利曰：“今日牧师演说一理，至美至精，与吾心䜣合无间。”圣格来曰：“想彼说时，是一绝大题目矣。”媚利曰：“他更不言，只云天主生人，品类极为辨析。有生而即为贵稚，有生而即为下流；有生而即能役人，有生而为人所役。故《圣经》之言，无论何语，悉与吾意契合。惜君不至，苟得闻牧师言，则君之性地必能洞豁。”圣格来曰：“此礼拜堂，吾可终不往，不如读报善。彼牧师所言，不过云奴宜畜，奴贱而主贵。虽述作盈千累万，宗旨不过如是。吾虽不往礼拜堂，已如闻其声。”媚利曰：“此语吾终不谓然。”圣格来曰：“牧师既倡奴贱主贵之说，凡受役于我者，我均得尽吾之威力。然吾人既如此贵，凡饮酒纵博，亦上帝所不禁矣。”亚妃立曰：“以弟之言，凡人贵畜奴耶，抑不贵畜奴耶？”圣格来曰：“此语吾当徐思之，不能即答。吾若背君之旨，则穷诘痛驳，方续续而进。盖吾之宗旨，宣之正恐逢人之怒。犹之人构飞楼，吾以石子掷其窗户。”语未竟，夜娃拈花于手入，圣格来问之曰：“尔意谓姑氏家中不畜一奴乐乎，抑艳吾家之多奴耶？”夜娃曰：“吾家奴多口众，较腾茂于姑家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尔何由亦喜奴？”夜娃曰：“吾家群奴，吾可以出其爱力挽之为

善。”媚利曰:“此语盖夜娃常谈也。”夜娃曰:“汤姆常导我以《圣经》,且密语吾:请主翁亦宜解经义,庶为善之心,可以勃然而生。”亚妃立曰:“汤姆之言,君能行之欤?”圣格来曰:“少须之。”

第十七章

一日天色向晚时,接叙吾书第十三节中所述朋友会中士女大家群聚摒挡遣客之事。时雷姑儿麾众检束行李。残阳西落,斜影渐移东壁,而余晖红灿,久凝壁上,如人有所思想者。乃光线一支,直射到东边一小屋中。屋中哲而治及其妻意里赛同坐,小海雷则坐哲而治股上,二人无语相向,泪落如线。移时,哲而治曰:“意里赛,尔言良是。尔之思想,较胜于吾。吾必如尔之策行之。吾得自由之后,必能以定力支拄为自由之人。”意里赛曰:“吾到坎拿大时,必以吾力相君为善人。吾能纫,能澣濯,可以吾力给家赡。虽穷乏,吾甘之。计能与君及小海雷长聚,此外更无余望。”哲而治曰:“凡人能力庇其妻子,不见陵贱于人,便是人世奇福。彼绅富之家,妻子终身属之,彼尤欲侵蚀人家权利。若吾奴辈中,虽有妻子,亦岌岌不复自保。今能如愿保其妻子,吾复有妄念为意外之希冀者,则诚不足以对天。吾苦役二十五年矣,囊中空无所有,亦不能得尺椽自蔽风雨,尤无寸

土容我立锥。苟吾主人不加逻捕，吾感激天主已次骨髓。此后当以工得值，俾妻子度此日月。吾主人享吾力所入，较诸市吾之值不啻五倍。吾虽逃，亦未必为负主人。”意里赛曰：“此时尚未出险，奈何自信如是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吾虽未享自由之利，而此时鼻息翕吐，已大有自由之涨力。”言次，忽闻叩门之声，意里赛拔关视之，西门及反尼司同至。反尼司气概雄伟。西门语哲而治曰：“吾友反尼司有一言，想尔夫妇必乐闻其说。”反尼司曰：“此事与尔大有关系，吾今言之。但尔辈睡时，须留其一耳，以侦外间信息，勿懵懵走入睡乡。此中大有作用。吾昨傍晚宿一小店，”言次，面西门曰：“此即吾去年同君买苹果下酒之地，还忆之乎？吾昨更至此店，疲极扶头而睡。微醒后，闻数人在侧谭论，且饮且语。吾稍倾耳，闻其渐语朋友会中事。一人曰：‘此一群人，必会中人庇之。’吾陡然尽倾其两耳听之，果彼所言，正属君辈。吾乃熟闻其谋曰：‘此年少人既得之后，必还授其主人。彼主人将以惨刑置之，以戒逃奴。其女则执而鬻之南省，可得一千六百元。此外犹有名及姆者与其母，得之则亦悉授主人。’内中犹有二人，状如包探，请力任其事侦‘此奴’。且吾辈今日举动，彼已悉知。吾度其人数约七八，行至矣。吾今将何术以御？”于是大众闻言，咸变色无语。意里赛汪然欲涕，问哲而治曰：“君今奈何？”哲而治归房检其手枪，曰：“吾恃此耳。”西门曰：“吾知汝蓄此危险之心久矣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吾死必不相累，但借君一车一马足矣。及姆之为人，勇而多力，与之出险，必足自达。”反尼司曰：“此行安可无导！猝遇

敌失道,必坠人伏。吾道里至稔,可同君行。”哲而治曰:“吾万不欲累君。”反尼司曰:“何言之重耶?”西门曰:“反尼司之为人,聪明识道理。其辅君行,必且无失。吾愿君听其指挥。”因附哲而治肩背曰:“君少年任气,更无妄试此枪,以贻祸患。”哲而治曰:“彼不梗吾道,吾安能致死于彼?”言次,忽沈吟如有所思,曰:“吾伯姊鬻于南方。自其鬻后,所历情状吾均审之,至今犹戚。今吾妻及子复为人略卖,而反不动心者!”乃扬其手曰:“天生健腕,即所用以保吾妻子。彼仍以力胜我,则非吾断颈洞腹之后,吾妻子万不能遽落彼手。且此言之曲直,明公理者当不斥我。”西门曰:“世界中明公理者,安能斥君。然世界争竞之由,至于断脰洞腹,固指不胜屈。而必以先举恶念者为干天纪。”哲而治曰:“君言固当,设易地又将如何?”西门曰:“吾幸不遇之,若径遇之者,如何能御?”反尼司曰:“君固怯弱,吾万不能听彼鱼肉。若落吾手,奋吾老拳。且哲而治之用武,非取人而杀之,盖人将心甘其妻子,哲而治图复之,非挑敌也。”西门曰:“吾朋友会中人以善全为宗旨,杀人殊非夙心,故愿君道中勿妄动杀人之念。”反尼司曰:“君言固当,然逼之过甚,则亦难禁吾辈用武。”西门曰:“如君所言,似非吾朋友会中宗旨。”反尼司之为人,壮而喜猎,寻娶朋友会中一静淑之女,气质渐化而向善。入会以后,益循规矩。唯不平之心,时时横亘脑际,每遇冤抑之事,辄奋髯抵几。雷姑儿曰:“反尼司故态虽未改,究其为人,热血多,可恃也。”哲而治曰:“为时不早,盍行乎?”反尼司曰:“夜行殊便。若以此时呼车,彼间谍多,必为所狙。吾既与

之抗，必需晷刻，互较尤滞于此闲论之时。第吾车辎重多，行缓。今趣马吉而为觅一快马，相距以数里，有警则驰赴前道，俾吾避之。吾更告及姆，将其老母俶装以待。吾区划既竟，警备亦密，较彼狙我者已争胜着。君可放胆行，吾于此事阅历多，心未尝一动。”西门曰：“哲而治，吾友反尼司谙炼久，仗彼而行，万可勿失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吾苦君多矣。”西门曰：“今累作感辞，吾良不欲听。吾辈所为，唯恃天良。”因顾雷姑儿曰：“为客备行粻。”雷姑儿即及其儿女摒挡，移时已具。正纷呶间，哲而治夫妇入闼，默坐执手，如将永诀。哲而治徐曰：“意里赛，凡人有田、有宅、有妻子，意似乐者。然以吾思之，当弥不及尔我三人。何者？吾未娶以前，普天之下，无一人爱我者，仅有吾母及伯姊耳。嗣吾姊哀密柳为主人卖去，濒行时，吾尚睡未醒。彼至吾榻前曰：‘哲而治，尔生最可怜，尔所最亲之人今别矣。吾犹未知尔后此如何？’吾陡然而觉，相持痛哭。自是而来，吾寸心如死。一至娶尔后，尔之怜我，犹将垂死之人药而苏之，吾遂若更生。今日之事，盖到极难地步。脱复不测，吾此身甘为吾妻流血。彼人若敢攫尔而去，则非蹴吾尸而过者，必不能得尔。”意里赛大哭，指天曰：“上帝须大放慈悲之心，脱吾夫妻。矧吾所求于上帝者，正复不夥，能生前出险，即莫大之福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吾辈顶上安得有天主？试观彼人以极骄极忍之人，而反享极富极贵之福，彼仅日赴礼拜堂耳，不审上帝何心福此淫人！且彼将吾辈略卖，略卖不已，且视为灰尘而蹴踏之。凡吾辈所万不能堪者，血泪成渠，彼尚忍心听之。果

有上帝，而奈何淫人是福！”西门曰:“君须待之。凡恶人果报，为时甚缓，天将益厚其毒。”于是将犹太国大卫所著圣诗,吟与哲而治听之。哲而治闻西门言,杀机为之少平。而雷姑儿遂延晚餐。俄勒斯排闼入，语意里赛曰:“坎拿大地冷，吾为制双靺，与小海雷着之。又有干糒，路上可以饵儿。”哲而治曰:“善哉,吾夫妇被赐多矣。”雷姑儿曰:“勒斯，饭未?”勒斯曰:“吾不能饭此。吾小儿尚未睡，吾偷闲一至耳。”濒行,回顾哲而治夫妇道别。饭已，车至门外时，夜气至澄清。见反尼司自车中去，哲而治左抱其儿，右挽其妻，而气概洸洸，如赴严敌，靴声亦极厉。雷姑儿与西门送至门外。反尼司置妇女与小儿于车箱内,及姆亦扶其母偕升。哲而治曰:“尔枪安在?”及姆曰:“藏吾襟底。”哲而治曰:“彼来劫我,君能出死力以格之耶?”及姆曰:“君试念:吾母出万死得之,能令再入囚拘乎！”方二人理枪时,意里赛正与雷姑儿诸人话别讫，闭窗而坐。哲而治、及姆二人坐于车沿，反尼司与御者同坐高处。西门立车下,语诸人曰:“愿君此行，路中不遇阻格之事。”车中人同声应曰:“君善心格天，天必福尔。”时坚冰弥路,车辘辘即冰上行。冰块杂以沮洳,石路荦确，轮声高下落起震耳，车中人语对面至不相闻。而小海雷已横卧意里赛膝上,及姆之母倦极思睡，遂入黑甜，几忘冒险出死之事。此时虽以意里赛心虚胆怯,而轮震眼慵，亦不能禁其不颓然交睫也。唯反尼司高坐车上,倦亦欲颠，乃高唱山歌以荡涤睡魔。至三句钟后，哲而治闻隐隐有马蹄之声，风骤电掣而至。哲而治密呼反尼司听之，反尼司

以手勒辔曰:"马吉儿也。"反首回顾,见隐约一骑飞驰,沿堰循陂,疾如快鹘。反尼司曰:"良是,良是!"哲而治、及姆疾走下车,咸面来者。此马忽闯入山谷,竟无所见。然霜蹄蹴踏,渐闻渐近,此骑旋现于山谷之外,其速率约数语顷耳。反尼司曰:"果马吉儿也。"因呼之曰:"来者其马吉儿乎?"遥应曰:"呼我者反尼司乎?"反尼司曰:"逻者何及?"马吉儿曰:"近在咫尺。彼同来者八人,均洪醉,行道喧杂,叫嚣如群狼。"正聚语间,朔风忽起,而叫呶之声已直扑耳际。反尼司促哲而治、及姆入车曰:"纵用武,宜择险据之,路窄难用以搏击此獠。"二人果疾登,反尼司鞭举,马迅,风驰而逝。马吉儿亦纵辔尾之。路洼,车辄不复良行,而追骑已渐及,历历可数。车中女人闻之,探首窗外瞭视。东方已微曙,渐辨人影。迤逦仅度一山,追骑已见。车停其前,崩腾一声,如喜如跃,意里赛已晕车内,以手疾揽其儿。及姆之母合十向天,默祷天主。哲而治、及姆咸就怀取枪。时车辕北转,忽见高崖。崖上丑石怪列,密如雉堞。反尼司更事久,熟知形胜,故先据险以挡来骑。乃疾下,麾车中人登崖。反尼司张健膊挟小海雷,语哲而治、及姆曰:"各负其母若妻,疾据此崖,今日须以死力挣之。"既毕登,反尼司顾诸人曰:"疾尾吾后。"然山石高下,或崎或平,或疾踊乃过。此时追骑已及崖下,先后下骑,同声咤曰:"逃奴安往?"反尼司径前直据一丛石攒积处,约体如阑,麾诸人曰:"止。此路仅容一人,彼不能联臂扑我。尔枪勿并发,宜彼此相继。则来者可尽仆。"哲而治曰:"今日之事,关吾生死,必不令群虏得志。"反尼司

曰:“尔二人厄要而守，吾试前侦敌何状。彼来，试以理喻之，必不可者，始继以枪。”时敌人蜂聚崖下，度势且登。时已日出，见来者一为蕩姆，一为马概，从者二捕役，其余均流氓受饵，尾逐以助劲者。中一人曰:“蕩姆策此奴，乃竟中矣。”蕩姆曰:“吾觅得一径，当先登取之。彼既居绝地，必不散逸，吾可一网而得。”马概曰:“君宜留意，安保彼不以凶器相抵。”蕩姆曰:“尔乃怖死！此奴以声禁之，立定矣。敢与吾抗！”马概曰:“吾尝见奴困，必以死争，安可不防。”此时哲而治据高言曰:“诸君何来？”蕩姆曰:“吾来取逃奴耳。一为哲而治·海雷，一为意里赛·海雷及其儿子。更有一及姆与其母。吾今挟得捕役同来。吾尽有缉券者。尔其哲而治·海雷乎？尔之主人，非硁脱沟之海雷耶？”哲而治曰:“然。吾盖前为海雷之活产者，今不尔矣。吾今已操自由之权于天主所奠定之土地，凡吾妻若子，悉为吾物，可不属之主人。即及姆母子亦在此。吾已决计致死于汝。汝来勿禁，特汝辈中之首领，待吾枪发时，已成死人矣。且吾力能尽死尔辈，无有遗噍。”辈中有黑胖者，骇曰:“奴乃尔乎？”喘声上下，跳踯而前，斥哲而治曰:“奴乃以此语向我！我盖挟捕役同来，尔竟忘律法矣。吾辈权力，度尔尚未尽洞。尔须自度，万无抵制之方，不若束手受缚。”哲而治曰:“尔之律法权力，吾悉知之。汝辈冒利，竟欲贡吾于主人，备极残酷，然后鬻吾妻子于极边之南，俾终身奴虏。特吾今不更知有尔国家之律，已自立于大地之上，另为男子。若仍不得自由，则有死而已。”语次，概概有武容；而崖下群小，若为威力所

抑，卑琐如蛸蜮之虫。此时马概无语，伏而装枪，仰上奋击，曰："得死货，与活产钱均耳。吾何久语为！"哲而治急左其躬，弹傍耳而过，直投荒草之外。意里赛闻枪大震，哲而治曰："意里赛勿慑，吾未死也。"反尼司斥意里赛曰："勿怖，移尔身隅坐，彼枪又将复来。"哲而治谓及姆曰："吾枪觑其首领，尔则中其肩随者。二人先后发，当非无济于急。"及姆曰："吾枪脱不中，奈何？"哲而治曰："必中！"马概枪既发，崖下人见无声响，不知所从："当以何法更取之？"闻辈中一人语曰："吾闻枪发后有嘤然作声者，殆死一人矣。"荡姆曰："吾亦当杀彼中一人。吾自来不畏黑种。"左顾曰："何人侍我上？"哲而治挺枪狙伏要隘，寂然无声。时崖下人有以胆力自诩者，起随荡姆。于是大众不得已，亦起。行次，尾随者以拳握前行之后襟，步甚踽旅，不复来时趑捷。荡姆且行且语，循崖而上，渐入哲而治伏中。哲而治疾起，发枪中其脊骨，荡姆大吼，健腾而上，反尼司直前咤曰："谁遣尔来者！"以手扼其胸，扑之，荡姆仰跌而下，可三丈许。荡姆既下，乱石杂落，万声雷动。荡姆偃卧，微息仅属，衣上均泥滓污秽。马概遂挟众狂奔如骇兽，后人尾逐前人，行无列，走无次，黑胖者蹒跚愈喘，咻气如豚。马概麾众曰："速起荡姆，吾以骑往取救。"乃狂鞭其马，瞬息已逝，口中微言曰："勇哉逃奴！"后行者咎马概曰："彼乃锐行，置我于此乎？"其一人曰："须以荡姆归。第未知其生死？"然微闻荡姆呻吟草中，乃循声迹之，语荡姆曰："君尚能呻，吾以为中伤死矣。"荡姆曰："趣来以吾起。彼朋友会中人，吾久侦知之，今果颠

吾于是。”众力起荡姆，背之而逃。荡姆曰：“枪中吾臀，血潮涌，今须以长巾束之，勿令血更出。”荡姆语毕而晕。意里赛俯瞰，见荡姆卧于血泊，大骇。反尼司曰：“此辈在法宜死。”意里赛曰：“彼死，吾心终怏怏不适。”反尼司忽惊曰：“何哉，彼辈舍荡姆逸乎？”盖彼辈既驮荡姆于背，即尔复仆，血濡出不可止，疑其已死，遂四散奔逸。反尼司曰：“吾须下视之。”正欲下间，远望己之车马复至崖下，马吉儿亦挟数友而来，彼此相见，咸大笑悦。意里赛曰：“须急救此卧人，彼哼声哀窘已极。”反尼司直前视其创。荡姆合眸语曰：“来者马概耶？”反尼司曰：“君友已前散矣。君果不复聊者，我来拯尔。”荡姆曰：“吾与马概交极久，乃令吾野死于此！然吾娘屡语吾：勿为是营生。以今日之事观之，果如母言矣。”反尼司既理其创，又以帕束其腰际。荡姆曰：“非君推我下崖者乎？”反尼司曰：“吾不推尔，尔将推我。然我已以天良与尔相见，尔勿更念前隙。吾今挟君至一处，愈君创，可乎？”荡姆无言，闭其目，以此时情状观之，弥复可悯。于是合四人之力，始举荡姆，置于车箱之内。少息，荡姆复晕。及姆之母与意里赛乃按摩其胸，哲而治语反尼司曰：“君试观此人，将死创乎？”反尼司曰：“其伤在肤，幸未及脏。此屡晕者，失血多而神不附脑耳。然此獠受创，或转萌其善念，是亦佳事。”哲而治曰：“得君言，良慰。不尔者，吾终以手毙此人为憾，然君将此人安属？”反尼司曰：“吾送之阿马利亚家，彼治伤国手也。”于是车行十里，至一村家，众人或偃或坐，咸有倦容，乃群舁荡姆于别榻。

第十八章

汤姆自隶圣格来家，虽操作不以为苦，以奴籍中受笞挞者多于我也。久之，圣格来稔其性情，亦渐不以奴处之。圣格来之为人，佻仗无远识，不审家人作苦。汤姆未至，凡会计出入，均阿道而夫司之。阿道而夫亦不心主人家事，以其资财任意挥霍。汤姆事主人忠，每于毫末之物，亦视为己产，弥复珍惜。滋不悦阿道而夫所为。圣格来微省其事，渐迁阿道而夫之爱爱汤姆，继而尽削阿道而夫之权利，悉授汤姆矣。圣格来既昧于出纳，一任司会计者所为，人以为汤姆握利权，又重以主人之宠，可以因缘为奸利。而汤姆唧恩切，一不敢以欺主人。且并主人之醺醉颠顿，亦往往用以为谏。一日，有酒客延圣格来饮，既归，昏不省人，阿道而夫及汤姆扶挟入室。阿道而夫见主人醉态，笑吃吃，汤姆则忧形于色。明日，圣格来在精舍中观书，汤姆侧立注视。圣格来曰："尔何事久濡此？意吾之所命令者错耶？尔来欲正之？"汤姆曰："主人似错。"圣格来置书问之曰："吾何错？观尔似有戚戚之容。"汤姆曰："吾受主人恩至矣，故今日欲以言进。"圣格来曰："尔欲何言？苟吾寡恩，尔亦恣情语之。"汤姆曰："主人恩重，吾尚有何说。特有一言，似至关切于主人。"圣格来曰："趣言之。"汤姆曰："昨宵夜阑时事，主人还

忆之乎？何不自厚恤其生命。”汤姆言时，以手拄门，回面外视，盖以奴自居，不敢面斥其主人者。圣格来闻言颊赤，既而又怜汤姆之忠，不觉失笑曰：“汝乃言吾昨日之事耶？尔欲吾改过，只此一端乎？”汤姆闻言，乃跽语其主人曰：“只此饮酒一端，大足伤毁主人身命。《圣经》云：酒之为毒，螫如黄蜂之刺。”汤姆语至此，喉哽不能发声，泪随之落。圣格来见状，亦泪落如线，趣汤姆起，曰：“吾薄德，恐不任尔为奴也。”汤姆见圣格来未誓言改过事，仍长跽不起。圣格来会意，乃语之曰：“吾此后更不与彼谯矣。”因出矢言，麾之使出。汤姆见主人知悔，大悦，以手拭其余泪而去。圣格来因自语曰：“吾今日许汤姆，当必如其约。”亚妃立应圣格来之请，为之综家政，亦勤恳如任己事。每日未明即兴，料理卧房。榻后睡奴亦怪其早起。然亚妃立受摄时，已簿列其家具，无微不悉。有厨娘曰大纳者，见宠于媚利之母，既随媚利至圣格来家，仍恃旧恩，悉握厨中权利。既闻亚妃立簿列家具，乃大愤懑，以为吾握此利权久，亚妃立乃欲强干吾事。大纳性既奸湿，复严备亚妃立，意俟其至，力与之角。且稚齿之奴，又尽听其号令，咸欲助其奸欺。亚妃立既检点群籍，遂及厨中。大纳见亚妃立至，坚坐不起，以口吃烟，烟气醺积难近。目睹亚妃立，不复为礼。大纳初意以亚妃立贵人，不耐琐琐，当一瞭即行。而亚妃立苛察，每及繁细。见列匮十数，均有抽屉，因问左右：“此何为者？”大纳曰：“无论何物，悉纳是中。”偶抽一屉，见新布一方，上有血迹，似用以裹鲜肉者。亚妃立曰：“大纳，奈何以此新布裹肉？”大纳曰：“旧抹者已散

失，吾偶觅一新者易之，行将澼矣。”亚妃立曰：“此真殄天物哉！”更抽一屉，屉中藏豆蔻盒一、小《圣经》一卷、纱一方、手帕数幅、烟卷数枚、纸条数张，及爆竹、旧鞋、大蒜头、抹布、针线、糖饵，杂乱无章。亚妃立曰：“豆蔻食物，另列一处，何事杂投此中？”大纳曰：“此小物，随地可置，何必定向。”亚妃立曰：“此非其地。”大纳曰：“吾取适手耳。”亚妃立稽核所至，必精必详，而大纳悉以力抵制之。最后见盘盂高积盈案，亚妃立复问大纳：“何以不即洗涤？”大纳忿曰：“吾能自晨及昏悉力以涤此物，不更治饭耶！”亚妃立曰：“尔试观屉中均芥末，何也？”大纳曰：“人多手杂，固应如此。即君此时颠倒检核，安知此芥末不即于此时散洒满屉。密司且往楼上，俟吾摒挡，再临视，尚未为晚。今以贵人临驻，大梗吾事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吾今日必亲自监视妥贴，令以后勿更如此，吾分始尽。”大纳曰：“密司贵重，奈何亲此细事。且吾老主母及今之主人，悉以厨政见属，未尝一临视。”言已大忿，往来跳踉，鞭挞稚奴，以强威焰。亚妃立不语，躬自整理，物物咸得位置。大纳见亚妃立整叠盘碗，部署有法，亦复心折，因语左右曰：“吾阅人多矣，未见躬为主人而操奴业。果如此，亦可降尊而奴，不必称主人矣。”亚妃立如无闻见，俄顷，已将厨中百物整理完好。间有污浊之役必须奴者，而群奴咸袖手却立，不助亚妃立。亚妃立乃出语圣格来曰：“君家政，虽有敏者，莫措其手。彼辈暴殄天物，凌杂家具，为吾目中所未见。”圣格来曰：“良然，姊固不多见也。”亚妃立曰：“主人如是，号令安能必行？”圣格来曰：“姊讵不知吾家政耶！凡为主人者有二

种：一得奴之益，一受奴之累。凡处奴善者必有累，然能不恶而严，而奴畏之，此最上家法，世不多见。吾尤非所及，故吾只能纵其所如而已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君竟欲以此立政欤？”圣格来曰：“姊尚以为未足耶？吾为主人，高坐读书，待食于奴。彼奴于突烟喷起之中，灼眼然眉，以饭供我。我福已至，尚何多求。设令吾为之，片晌岂复能忍？君聊假借大纳，不必仆仆奔命，徒苦老姊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圣格来，尔实未亲睹今日厨中情状。若令尔见，当亦不平。”圣格来曰：“何由不知。屉中乃以豆蔻杂《圣经》与抹布，一何可笑！然吾所取者，大纳制馔乃极适吾口，咖啡亦香洁可饮。彼能于杂乱中制精馔，其才可以衾乱为宰相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彼辈视君物如粪土，家法安容有此？”圣格来曰：“依姊之言，将毋簿其物于内寝，索则予之，于法亦未善。”亚妃立曰：“此奴善为奸利，君乃悉心畀之以权，此政吾安能综。”圣格来见亚妃立怒形于色，乃大笑不已，曰：“姊乃欲以忠悫之行望之彼辈，又焉得遂老姊之意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尔何由不略加训诲！”圣格来曰：“姊，何术能令吾警醒彼辈？如以媚利之意，非尽杀彼辈不可，吾又安能。”亚妃立曰：“讵奴辈中乃无一善类？”圣格来曰：“佳种难得，只能听之。且吾教不施，彼中尤无向善之日。若吾汤姆者，可云奴籍中之出类拔萃者矣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如君之言，不教之，虽死，灵魂亦蠢蠢然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吾治其生且未能，惶恤其鬼。今处吾家，既无佳品，或更换一生，庶有聪明之日。”亚妃立曰：“此语尖利已极。君试回想，得毋羞乎？”圣格来曰：“此时且不暇及，第人人如是，吾亦从众。方今世

界，勿论丰啬之家，均养奴以自奉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吾佛孟忒人无是也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姊家风土胜于是间。姊不闻钟动乎，可以就餐矣。”亚妃立复入厨次，闻小奴呼曰：“柏鲁来矣。”是一伛瘦妇人戴饼箩而入，即柏鲁也。颅骨高耸，目眶深陷，言语鞫輷不可晓。既入，置箩于案，以手拄颐垂头而坐，自语曰：“天乎，吾何久不死也！”亚妃立曰：“尔何为求死？”柏鲁曰：“吾死可以脱罪。”时有小女奴名迦茵，适立其旁，斥之曰：“尔何为屡拚酒，不恤生命？”柏鲁瞪目视曰：“尔将来须到吾苦处来，舍酒无可自遣，方悔此时言过。”迦茵曰：“尔不自悔，后必以烂醉死。”柏鲁曰：“吾惟中酒，始释忧虑。”迦茵曰：“尔以钱易酒，醺如醉猫，究复何趣？”柏鲁曰：“吾非此不乐。”言已自去，复回顾迦茵曰：“尔勿太自标致，恐收场尚不如我。”乃不顾而唾。时汤姆亦在厨次，凡诸所言，一一听悉。见柏鲁行，亦尾之出。而柏鲁频频叹息，既而置箩于地，整理衣裙，汤姆进曰：“吾代尔将此箩可乎？”柏鲁曰：“吾未尝病，无须尔。”汤姆曰：“外观之，似病，否则似有隐忧。”柏鲁曰：“吾病何来？”汤姆乃苦劝其勿纵饮以保全生命。柏鲁曰：“吾意定必以洪醉终其身。若能被酒而死，则吾计亦得。”汤姆闻言奇骇，复语之曰：“尔不闻耶稣处人至善乎？耶稣惟以爱人之故，死于十字架上。”柏鲁曰：“吾自少至老，不见爱我者，尤不省耶稣为何人。”汤姆曰：“尔身何来？”柏鲁曰：“产于硁脱沟。主人畜吾生子，子成即鬻。群子已尽鬻，终乃鬻吾。及吾既到是间，尚有一稚儿在侧。儿极伟硕，吾主母媚利始亦悦之。及吾主母病，命吾侍疾，

累夕忘寝，乳汁遂涸。儿既失乳，日哭失声。吾欲请之主母，乞钱市牛乳，主母不许。吾冒昧更请，主母怒曰：‘此儿善哭，可听其死，无须更乳！’吾子既不得乳，颠沛床席之上。吾不忍闻其声，特以烂醉自遣。不日，儿果以哭乳死。自是以来，吾益无生趣，乃益拚酒矣。”汤姆曰：“伤哉，伤哉！尔处此时会，必无聊生之日。所冀死后灵魂或得所依赖。”柏鲁曰：“天下至苦之趣，至此间为极点。勿论何地，终胜于此。”言已，取箩而去。汤姆目送之，怏怏而返，遇夜娃于中庭。夜娃发际戴满玉簪花，见汤姆，踊跃迎曰：“尔来乎？尔整吾马车，可与尔野适。然吾观尔容又似有不适，试以告我。”汤姆曰：“吾今日颇有所苦，然无伤也。行即为小主人整车。”夜娃曰：“必告我。”汤姆不得已，悉以柏鲁之言告之。夜娃颜色顿异，叹息不已，止汤姆曰：“且勿整车，吾意亦复不适。正以此事入吾胸臆，万难沮抑也。”

第十九章

逾数日，柏鲁之所役者竟有一人受代。是时亚妃立正在厨次，问曰：“今日柏鲁安往？”代者曰：“柏鲁从此不来矣。”大纳骇极曰：“柏鲁死乎？”代者曰：“彼僵卧地室中，生死吾未悉也。”语次，偷觑亚妃立，亚妃立取饼庋之。大纳遂同代者至门外，叩之曰：“柏鲁究如何？”代者曰：“吾姑言之，

更勿与人语。柏鲁今日复大醉不省人，家人已处之地室之下。经一日，闻有苍蝇嘤其侧，意柏鲁死矣。”大纳震惊曰：“确乎！”回视夜娃立其侧，双颊纯青无血色。大纳曰：“此事小主人如何窃听！吾见尔欲惊而晕矣。脱爸爸知之，将以是罪吾辈。”夜娃曰：“吾安得晕？即柏鲁之苦，吾亦安能不听？”大纳曰：“贵人闻此，心胆将为之裂，奈何！”夜娃微叹一声，遂款步登楼而去。亚妃立见代者语柏鲁事未竟，就问之。代者亦详举以告。亚妃立曰：“吾家竟有此事！”径至圣格来精室中。圣格来方读书，见亚妃立仓惶至，起曰：“吾家又有怪事乎？”亚妃立曰：“君知柏鲁已自裁乎？”因详述所闻，益以惨厉之语。圣格来曰：“此事在吾意中久矣。”因复取书读之。亚妃立曰：“此何如事，乃弗一察？”圣格来曰：“凡事置之则不闻，详焉适以自困。吾观柏鲁之死，是其完结之日。吾何念焉。”亚妃立曰：“是语适触吾怒。尔之为人，终有自毙之日。”圣格来曰：“此事非吾所为，因果之事，安能索之吾身？且彼自觅死，吾又胡术活之？此事仅能塞吾两耳，听奴所为。”亚妃立曰：“人死非蝼蚁，尔以此处之，天良安在？”圣格来曰：“姊何望于我之深耶？世界之中，湮没如奴者何限，吾又安能悉置之怀？且吾心非铁石，一概遗落世事，特愿不遂意之事勿入吾耳，则幸矣！”圣格来言竟，意态索然，见亚妃立默坐不语，乃强笑慰之曰：“姊处事太真实，往往自累。”因复仰卧读书。亚妃立亦出针线自治之。斗室中声响寂然，唯闻火炉中生炭作爆声。移时，亚妃立复语曰：“圣格来，尔家政吾愿不与闻。诸如此类，吾安能许之

为当理。”圣格来曰:“姊何事必欲语此?”亚妃立曰:“吾甚怪尔听其家政敝坏,无实力保护之心。”圣格来曰:“吾家政之坏,吾熟知之! 何尝左袒其过。”亚妃立曰:“既不讳过,何不遣奴?”圣格来曰:“姊自忖生平行事,能毫发不背于理耶?”亚妃立曰:“有之,然吾既过辄悔,一悔即改。”语至此,忿火内喷,掷针而起。圣格来无聊,乃取桔剥之,徐曰:“吾有过亦寻自悔。”亚妃立曰:“知悔胡怙?”圣格来曰:“姊当过时,亦于瞬息间弥缝周至乎?”亚妃立曰:“不能。事有明知其过举,然急遽更正,动多窒碍,吾则徐徐改之。”圣格来曰:“吾亦明知其过举,其改之少须时日者,其病坐与姊同耳。”亚妃立曰:“吾有过虽未即改,而改过之宗旨实百折不挠,必改之而后快。”圣格来曰:“吾过亦有强改者,然逾时辄复蹈之。十年以来,如此者非一矣。因循至今,过端日积。阿姊能云年来一丝无过乎?”亚妃立曰:“吾言正耳。尔报我辄含隐讽,何也? 想尔心中与吾必多隔阂。向者延吾来总尔政,而事事与吾反对,后此似难更措吾手。”圣格来曰:“姊何善怒乃尔! 姊当怜吾如无知识之婴儿,吾言每喜游戏,逢姊之怒,实所未计。姊骨肉关怀,迫切至此,吾讵弗知!”亚妃立闻言心动,以手掠鬓言曰:“骨肉之间,安忍计较。特所陈说,事势逼真,非寻常语也。”圣格来曰:“吾胸中无数难言之隐,未能恣情倾吐,容忍已非一日。至于今日,吾更抑勒不住矣。”言已起立,往来闲步,而目光四烛,如追索往事。圣格来之为人,和平蕴藉,未尝为此剧厉之状,今日忽更常态,亚妃立亦瞿然动心。圣格来曰:“吾心之恨,脱如大地陆沈,

则吾转以为幸。必至此，吾填胸之恨可以付诸乌有。吾向者游历他省，见有人头而畜鸣者，一际时遇，居然素封。彼所号召之人，灵蠢固不能一，而其中实有聪明之人，俯首帖耳，恭听此人鞭笞者。深憾国家何以立法不平至是。又憾此种凶惨之人，居然据有富贵而畜奴，脱大地一沈，则彼此无有，良清净耳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圣格来，尔言过奇诡，听者骇惧，不言可耳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姊心冷如冰铁，故此言不复更入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吾言别有宗旨，非泛论如此类者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姊言吾深悉之，意者吾有平等之心，何由尚尔畜奴？此即怙过之一端，吾今可次第言之：吾家之奴，均先人旧仆也。吾父自新英伦徙此，姊父仍居英伦，二父性情意趣各别也。姊父所为，动合自然。吾父则意在畜奴，而生产即于奴中取足。若吾母者……”语至此，疾趋一影相之下，仰而叹曰：“娘真天人哉！凡戚党间无不审吾母贤者。吾思吾母，殆生而为神乎。”因疾呼其母十数，意似欣幸而倾服久之。复趋西壁下，坐于船床之上，侧面亚妃立曰：“吾生时盖孪也。人以为二子共胞，性质必复相类。孰知几微之隙，咸不相同。吾弟之貌，壮伟如罗马人；吾则温纯如希腊人。弟聪颖活泼，善解人情；吾则疏慵不喜事。弟之处平等者尚有礼，御下则严毅少恩意，脱奴辈中少拂其意，忍心辣手立至。故二人之根器略同，而弟多丈夫勇往之气，吾则每事咸用根究，必穷人情变幻源头，动费寻索。自少吾兄弟尚友爱，而弟之见宠于父尤深。吾母之心则偏向于吾。吾之为人恕，而工于体验人情，不强人以不欲，此旨唯吾母知之，吾父及

弟则未知也。吾弟爱而弗雷特每与吾竞,吾父往往不直吾,吾必至吾母之侧,依母以坐。而吾母目中,有无穷慈爱之心注射吾身,至今思之,感入骨髓。吾母生时善琴,吾每以首枕母股而仰听,听已而睡。而梦寐之间,若有和煦慈祥之气,与灵魂相萦绕。此等乐趣,虽费万言,罄万纸,不能得其仿佛。此时但觉随娘之乐,而畜奴流弊,殊未之计。吾父生时,制行高,丰裁峻,出诸天然,若性质之中本有此者。吾弟受父气多,故亦傲岸自喜,性既孤峻,而人之疾痛颠连,遂不能发其恻隐。吾父之训,常以黄、白、红、黑之种,分别其人之高低。设有人问以红种、黑种有灵魂否?则必曰有之。然其所指之灵魂,殊非基督教中所指之灵魂也。吾父家下畜奴凡五百人,立表以为之的,左之右之皆罪也。其才干盖非人所及。凡父行政用人,均有准的,人莫敢越。遇事非有柄握,未尝轻发。第立法过严,奴蠢往往不能如律,动见鞭挞。吾幼时每见处奴,辄踧踖隅匿。吾家有名为监督斯德勃斯者,奴之首领也。此人惨暴尤无人心。彼畜至凶极猛之毒手,奴多不堪。吾母及吾往往不直其所为。然彼恃宠,恒轻我不屑意,仍甚行其压力。尔时吾年尚幼,已具无穷善心,特未能实推之于彼辈。故吾常至奴栖中,假以辞色,奴被吾恩意,罔不心服,恒以其冤屈之事见告。吾遂以之告吾母,吾母子联络,力为群奴解释忿毒之气。每遇残忍之事,吾母子以死力抵制之。嗣此斯德勃斯积忿,入告吾父,力辞此役,且云:'主母为之屏蔽,吾之号令,不能更施于群奴。'而吾父待吾母至厚,以为此家之大政,不应如是,往

往与吾母详析辨白。自是以来，司田之奴遂不令吾母子更与其事，且以极和平中寓至刚断之语语吾母曰：'供家之奴，事关内政，尔领之。治田之奴，外政之主权也，妇人可勿与此。'此语盖吾父准情酌理而言，不特对吾母言之，即对天主之母圣马利亚言之，亦自信其无流弊。吾尝闻吾母力谏吾父，穷极缠绵悱恻，而吾父屹然终不为动，且云：'斯德勃斯者，吾家忠笃强干之人，吾必厚结以恩礼，用之如国家之恃政府。有时或借其压力，始足伏众。若专一和平，必有窒碍。'故吾父生平制奴之法，恒持此语为宗旨，坚忍莫夺。苟登政府，虽夷灭波兰，蹂躏国众，必不以为奇事。吾母知不可夺，遂亦不敢复言。吾母既随事莫称其心，日形不适。幸尚有子，足慰其意。故日勖吾兄弟勉趋于善，而爱而弗雷特者，当襁褓中，已具吾父英爽之气，故吾母所言，如飘风过耳。而诏吾之言，则直镌心坎。吾母之议论，殊亦不直斥吾父。特恳恳示吾，以天下无告之人，必宜引同一体，不应歧视。尝记夜坐时，吾母遥指天上繁星语吾，谓人之性质灵魂，当思如此星之长久。旧藏画图数幅，中有一幅系耶稣手医盲人，吾母指以语吾曰：'圣格来，尔不观耶稣手拊盲者之首乎？第观其象，已足审耶稣胸中有无数慈惠之心。尔方髫年，当为我记之。'假令吾母仍在吾侧，日加训迪，则吾之成就岂止如是。嗟夫！今则何言矣。吾母逝时，吾年十三耳。"圣格来语至此，以手承其额，半晌复言曰："凡人行为之善，实则浑浑沌沌一大梦也。姊父之居佛孟忒，此地无人畜奴，以邦人素立有不畜奴之会，彼中人见吾畜奴，常

以野蛮目之。以吾视之,姊父之行为,亦不能远胜吾父。何者？姊父国俗不许畜奴,实则老人胸中尽有无数压力,特无从发泄耳。今吾试游佛孟忒之野,执涂人而叩以姊父圣格来先生之性质,盖无人不知其喜居人上者。盖老人生于民权大伸之日,故亦主民权。而叩其韫蓄,实无时不主专制。”亚妃立闻至此,思欲辩斥之,立停针线,意将有言。圣格来止之曰:“姊虽未言,吾已悉其意。盖吾非云姊父与吾父性质无别,亦拂人之意与顺天之理不能强同。故姊父成就一个民权中专断不许参与之人,吾父则成就一个专制中坚执不能移易之人。脱令吾二父俱在鲁意西爱纳省畜奴治田,犹之两炮弹同模而铸,无少差别。”亚妃立曰:“尔肆口妄议尊长,殊无崇敬之意。”圣格来曰:“吾非鄙薄二父,既老姊厌闻,则吾当另续吾苦趣。自吾父亡后,遗产尽属吾弟兄。而爱而弗雷特处平等者尚宽假,故吾同居未尝龃龉。然吾弟处奴有法律,故所收田稼常丰。如是二年,吾心殊弗善,其势遂不能更与同居矣。吾奴几七百人,家中立大镬熟饭,群饲之。既饱,驱而之田,状如牧牛。彼辈既赴工,而鞭挞相寻,伤心惨目已极。有人告我:此一群之奴,即日处鞭箠之下,当不敢怨。此语吾大不谓然。等人耳,奴自晨及昏,力耕烈风暴日之中,雨淋泥渍,手足未尝敢懈。为之主者,一年之中赐与二裈双履,此外无有矣。至其二飧所入,亦仅免死而已。试思此一群之奴,虽生胡乐,即死胡怼？而吾弟爱而弗雷特问心尚以为未甚残暴,谓英人虽不畜奴,而以钱雇佣,亦常以处奴之法处之。爱尔弗雷特又言:天下有高

等之人，即有其贱者；天地既生贱者，则高等之人尽可恣情驱策。”亚妃立曰：“美人畜奴，安能以英人雇佣之事较之？”圣格来曰：“吾美处奴，权力可以立毙其身。英人处佣，权力亦可不予值，立馁以死。美人可以卖奴之妻子，而英人之不予值，亦可坐视佣人妻子之馁死，其权均耳。”亚妃立曰：“英人之雇佣，固略相类，然终不能以买奴为善政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吾之宗旨，实非谓畜奴者胜于雇佣也。特买奴之失，显而易见，雇佣之失，隐而难知。且吾之买奴，犹之购马，既验其齿，复揣其膊，非相畜之道乎？奴之牵合也有掮客，奴之健羸也有估人，远奴之来也有贩，聚奴之薮则有停货之家。举天下有脑气有灵魂之人，强待之以物畜，此在文明有识目中观之，美之畜奴，英之雇佣，厥罪均矣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吾未信世界中有如是惨酷之事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吾已及英国矣，曾目击佣人情况，遂不能以爱而弗雷特之言为空谈。爱而弗雷特尝自赞曰：吾之处奴，较之英人之处佣尚优。故虽尚专制，而见奴能自力作，则亦微微怡悦，不专尚暴虐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尔洒洒洋洋，言之无穷，而何由与爱而弗雷特析产，试为我白之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吾言泛出，几忘之。彼爱而弗雷特深悉吾怀必不能与之共行专制，爱而弗雷特亦隐体吾意稍更革其制奴之法，吾心尚以为未足。总之畜奴之事，虽足增产而益家，吾意终歉然。盖以吾一身一家之故，使此七百奴之命均为吾劳顿而死。以此吾意愈懒，不欲一力求益其故业。而奴亦悉吾意，悉趋于惰。此盖善体吾志向所在。吾每于群奴采取木棉晚归受秤时，吾一一问劳之。而

棉中时时杂纳石子以增其重。此弊若在爱而弗雷特，必恣鞭无苟免者，而吾则笑而代之隐。因念苟以吾身奴于人家，亦必如是。于是将严法切勒之力渐渐懈弛，人图自便。而爱而弗雷特殊不满意，遂讽吾为具妇人性质，乃与吾析产，以所藏股票与住居之屋与吾，举奴与田悉以属爱而弗雷特。并云：'兄居此屋之中，高爽精美，可以长日哦诗。'吾亦以彼言为是。于是产析，吾遂移居于此。"亚妃立曰："既知其非，胡不遣散此奴？"圣格来曰："吾实未思及此。且此奴是吾父母旧人，执役已久。彼雏稚者则又老奴所生，非吾以资购取者。彼此相安既久，吾不寡恩，奴亦尽职。若遣吾旧管，取彼新收，则益茫无头绪矣。"亚妃立曰："尔既不遣奴，转以畜奴为安，岂非志趣在此，不可更革耶？"圣格来曰："姊以吾为沈溺于燕安，以奴为殖，然吾志实不如是。须知吾国家立法，未尝许奴向学及周知世务，以为奴苟文明，则必不容主人之鞭策，此盖杜渐防微之法也。"亚妃立曰："尔辈尽如此畜奴以自资，后来归宿之地，正未知云何。"圣格来曰："归宿事远，吾未之知，有一节则吾深知之矣。彼受逼之奴，压制过甚，渐有思叛之心，推之英伦及欧罗巴皆然。吾知彼辈冤抑求伸之志，必有一日溃决之期。事盖必成。"语至此，闻钟声延晚餐矣。亚妃立与圣格来遂同入餐房膳。时媚利乃举柏鲁醉死事语亚妃立，曰："姊心中必以为柏鲁之死，吾辈近于野蛮行为矣。"亚妃立曰："以吾思之，此事甚类野蛮。然君心必不自以为野蛮也。"媚利曰："此辈之狡，令人怒嗔。故此辈死，吾殊无惋惜之心。彼若善自为人，亦何至此。"夜

娃旁坐,语媚利曰:“柏鲁盖有隐忧之人也,故以酒自放。”媚利曰:“死奴尔乃为之伸辩,尔知吾之隐忧,尚有甚于柏鲁者。彼奴辈中焉有良人。吾尚忆吾父生时畜一奴,疏懒已极,忽潜逃至一荒僻之地,狙劫行人。吾父虏得,痛鞭之,而顽性仍尔。盖吾父处奴至优,而尚施鞭挞,可知天下无一良者。”圣格来曰:“吾昨亦有一奴倔强不易驯,不知累易几家,最后鬻于吾弟爱而弗雷特许。以顽梗见笞于监督,遂逃。吾省吾弟,吾弟向吾语逃奴事。言苟获得此奴,当以奉馈。吾遂携枪并猎狗于野侦之,见此奴伏于蔗洲中。余嗾狗噬之,而奴竟搏狗,凡死吾三狗。不知何人从吾后放一枪中奴,奴跌。吾止放枪者俾勿再发,遂携之归。吾弟已有成言,遂以奴属我。我教之弥旬,而奴洗心革面,较诸干奴尤优。”媚利曰:“君用何术化之?”圣格来曰:“易耳。吾既携之归,令居近吾寝,以美衾佳褥处之。吾又为之手理其创。数日创愈,吾乃署券赐之,令其自由。”亚妃立曰:“此奴去乎?”圣格来曰:“彼得吾券,以手碎之,跽请曰:‘吾死不复出此阈。’此后吾有机密之事,均得彼之力,咸臻美善。嗣此奴以霍乱死。彼死实亦为吾,吾始亦病霍乱,彼无日夜咸处吾侧,吾愈而彼死矣。自此奴之死,吾悲不自胜。”圣格来语次,夜娃在侧,瞪目哆口,倾听入神。及语竟,夜娃直至圣格来身旁,以双手抱圣格来而哭。圣格来曰:“尔何哭为?”因自语曰:“此儿安可令其听此酸心之语!此儿盖有脑病,万不宜以此告之。”夜娃曰:“吾安有脑病。特父所言,直入吾心腑耳。”圣格来曰:“尔何为有此言?”夜娃曰:“此时不能倾

吐。以吾所凭虚结想者多，久将自知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尔从我，可但率尔真，勿戚戚也。”取案上桃子赐之。夜娃目桃强笑，而喉间尚带余唏。圣格来曰：“尔从我观金鱼去也。”父子遂同行。汤姆一人静坐窗下，正尔思家，甚欲作书一吐己意，而莫能握管。凝思既苦，汗出如濯。夜娃忽来，扑其座背，观汤姆所书字杂乱不复成文，笑曰：“此何体书，吾实未审。”汤姆曰：“吾甚欲自作一书，寄吾伶仃无告之老妇。特吾书不成行列，奈何！”夜娃曰：“吾代若书。第吾亦略识数行者，恐临池时亦十不得一。”夜娃乃与汤姆并坐，合作一书，状甚窘迫。夜娃书竟，自读示汤姆曰：“此略复成书。想尔妻子得此书后，心中弥复欣悦矣。第吾以资购汝，令汝离其妻子而供役吾家，自念羞愧已极。吾意欲语吾父，脱籍令尔宁家。”汤姆曰：“吾旧主母许吾：苟得余资，必来见赎。而吾小主人乔治亦极口许吾，于临行予吾一银钱，贯腹以绳，以为纪念。至今尚在项际。”夜娃曰：“果尔则主人行须来，吾亦为尔欣慰。”汤姆曰：“吾极欲上书主人，俾主人审吾住处，亦欲令吾妻克鲁知吾无苦。”此时圣格来亦至，曰：“尔在此何作？”夜娃曰：“汤姆作家书，吾助之成文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尔主仆均善。然吾须出行，汤姆且侍我行。归时吾为汝改正家书也。”夜娃曰：“汤姆此信至关系，以书中语主人将资赎彼耳。”圣格来微笑，以为奴既出售，则亦忘之，赎胡为者。汤姆既侍圣格来归，圣格来果为之作书付邮政。

第二十章

一日向晨，亚妃立正倥偬理家政，忽闻圣格来呼之。亚妃立至楼窗之上，见圣格来招手曰："姊下，吾将示姊以物。"亚妃立径下曰："何者？"圣格来曰："吾为姊购得一女奴。"因携腻垢不涤之女，约八岁余，其黑直透腠理，狞目射光如魅。一入房闼，遇物怪视，蠢骇可笑。见精雅之物，辄张口嘻。齿白如编贝，头上短发垂垂结小辫，状似极难驯者。衣服既薄且破，伛偻丑厉，不堪寓目。亚妃立殊怏怏，谓圣格来曰："尔何为购此奴？"圣格来曰："姊尝语吾不善驯奴，今得此奴，请老姊以德驯之。"圣格来语既，谓小奴曰："尔试歌且舞。"小奴闻命，目睫开合，闪闪露光，其声尖锐，冲喉而发。张双臂如鸟振翼，足上下蹴踏不止。唱已，仰翻其身作滚斗。既止，叉手却立。亚妃立无语似愠。圣格来见亚妃立愠，乃转欣畅，语小奴曰："托弗收，此即尔之主母，尔此后谨事之。"托弗收答曰："诺。"目光仍闪烁四烛。亚妃立曰："圣格来，尔购此胡为者？尔家奴不既多耶！人满之患，几于遍地践蹴者皆奴矣。今晨吾起，见牖下户间纵横偃卧皆是，至阑干窍隙中均奴卧处，为累已甚，今乃复增之。"圣格来曰："吾不云乎：须姊训导之。"亚妃立曰："吾事集，不能作奴师。"圣格来曰："姊恒以化人为责，今吾进一奴，姊乃弗许。

意姊持论教人，或特空言，不为实事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吾意盖谓尔家更勿增奴，如此而已，非别有宗旨也。”圣格来曰：“适所言卤莽已甚，开罪老姊，幸为恕之。实则此奴居小饭店中，吾每过其前，辄闻楚搒，故以价取之。吾思此奴尚聪慧可教，因吾不能自教之，故以累老姊。”亚妃立闻言乃曰：“此奴既自苦毒中来，吾试以善道语之，或能自抵于善。然奴腻垢已极。”圣格来曰：“以人来，为之澡涤可也。”亚妃立乃携之入庖次，大纳见之，惊曰：“主人乃以资购此黑鬼耶？吾不令其在此。”迦茵亦语其奴侣罗刹曰：“吾安能与彼同伴。彼黑丑如是，乃真劣种！”亚妃立见无人为之洗涤，自焬汤沐之。乍脱其衣，而周身无完肤。迦茵见之曰：“如此蠢物，适足憎人。”托弗收似怒，而陡见其耳珥，灼灼注视不止。沐竟，易衣，更理其发。亚妃立见之，颇易旧观。因问之曰：“托弗收，尔年几岁矣？”对曰：“未悉也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尔奈何并忘其岁，岂无人诏尔。尔母何氏？”对曰：“我乃不知有母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尔竟并母忘之。尔生何从？”对曰：“吾非人所生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尔蠢耶，何由以此报我！我岂与尔戏者。尔实语，尔母果何氏？”托弗收正色曰：“我实非母所生，亦不知有父。吾乃一黑人饲吾以长而转鬻者。”迦茵闻语大笑曰：“天下竟有如是蠢物。”亚妃立又语之曰：“尔在旧主人许几年矣？”对曰：“不知。”迦茵曰：“密司，可勿穷诘此奴。彼黑种人固蠢蠢如是。”亚妃立曰：“托弗收，尔知天主为何人耶？”托弗收张目四顾，经时不能答。亚妃立曰：“尔知何人造汝以长？”托弗收曰：“是吾自行长成。”亚妃立自念发问太

高，宜不能答，因取其浅者语之曰:“汝能纫耶?”对曰:“不能。”亚妃立曰:“尔在旧主家中，操何役，治何事?”对曰:“汲水、涤器、拭刀三事耳。”亚妃立曰:“旧主人待尔有恩意否?”对曰:“或恐有恩。”此时圣格来倚于亚妃立所坐床背之上，语亚妃立曰:“此奴尚有天真，苟以正道语之，足生其智慧。”然亚妃立驯奴之法，每日必作问答数语，其余则教之缝纫，教之读书。究竟训奴固有新法，而亚妃立居于罗马古教之地，辄安旧法，不求新也。此奴面貌黔黑，奴僚多不齿之，以为是亚妃立私人，动用刺讥。而亚妃立审其如是，亦时时置之左右，不令他适。亚妃立将房闼应为之事，如洒扫、拂拭、浣涤之类，匪不殷殷训迪。晨起则令彼立其榻前，亚妃立自行折叠翠被，令驯习之。谓之曰:“吾寝处之处，均有常度，尔宜实心考究，须适如吾意所安。”当亚妃立指挥之际，而托弗收窥见枕畔有手套二、胸饰一，窃而藏之，既藏，则叉手立侍。亚妃立部署竟，乃端坐榻上，令托弗收曰:“尔可循吾所教者，一一习与吾观之。”托弗收手法极敏，一如主母所诏，均无遗漏。亚妃立大悦。托弗收蹀躞之间，偶扬袖，忽露胸饰之带。亚妃立瞥见，即而观之，怒曰:“此奴丑极，入门即萌盗心。”乃探袖取其胸饰。托弗收佯骇，以为此物何由入我怀袖。亚妃立曰:“赃在是，乃复饰说乎!”托弗收曰:“吾自信甚深，迩时实未见此，非窃也。”亚妃立曰:“尔知天下唯谎为大罪乎?”托弗收颜色弗变曰:“吾言非谎。”亚妃立曰:“怙过如是，在法宜笞。”托弗收曰:“纵死亦不改口。安知非叠被时无心拢入袖中；或者主母置物于被折中，咄嗟

适落吾袖。”亚妃立怒其刁狡，以双手握其肩而摆荡之，状若打者。方摇动间，而托弗收怀中手套落矣。亚妃立曰：“尔试观之：手套何为亦入尔怀，宁非窃乎！”托弗收曰：“手套良是，而胸饰万非吾窃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尔若自承二物均尔所窃，则笞或可免。”托弗收乃曰：“果如主母言，特吾此后永不更生窃疾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吾乍见尔往来营营，意必图取他人之物。今若一并告我，则亦宽尔笞责。”托弗收曰：“吾昨日偷得夜娃领巾来。”亚妃立曰：“此外尤有何物？”托弗收曰：“吾又偷得罗刹之耳饰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尔可速将出。”托弗收曰：“已毁之矣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尔又谎矣，宜笞。”托弗收滚尘而哭曰：“此物实已毁，无从得。笞我至死，亦莫出此二物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尔胡为既窃而复焚之？”曰：“彼咸斥我龌龊，吾恨之，故焚物以泄忿。”纷辩间，夜娃陡入，领巾依然在颈。亚妃立问夜娃曰：“尔之领巾何来？”夜娃曰：“此旧所服者，非暴易其新，姑问胡为？”亚妃立曰：“尔昨日尚系此乎？”夜娃曰：“吾睡时尚在颈，胡言昨日。”亚妃立大怪，不语。又见罗刹入，而耳珥依然。亚妃立始大悟曰：“如此奴者，何从教之。”诘托弗收曰：“彼二物咸在，尔言偷，复言毁，何也？”托弗收拭目语曰：“主母令严，必欲穷治此狱，故吾妄有所指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尔既不偷，何因自污？尔知讳无为有，亦犹向之讳有为无，情罪均耳。”罗刹曰：“此种人安知真伪，欲言竟言，漫无实际。若吾为之主，则非处之死地不可。”夜娃旁立语曰：“罗刹，尔乃不顾同类至是，吾不能纳尔言矣。”罗刹曰：“小主人安知奴之狡诡，舍猛挞外无良法。”夜娃曰：“止，尔勿语

此。"托弗收闻夜娃言，大惭。罗刹曰："小主人恩意，乃与吾主人同，一以纵奴为宽典。"夜娃进立托弗收前，细观其状。此二人对立时，真如天仙鬼魅对镜，分数之差，何至霄壤。夜娃凝立半晌，始语曰："托弗收，尔愚骙至此，真天下可怜人也。尔来吾家，吾本欲以最贵尚之法处尔，成就尔为善人。吾愿以一切物赉尔，尔此后更勿再萌盗心。"托弗收从来未闻天仙化人之语，此盖第一次发动其良心者，不禁泪应声落。既而转念之间，又以为从幼至此，均受人压制，天壤安有如是贤主人。俄顷间，复以夜娃为儿戏语，悠悠置之。亚妃立既无术以悟此奴，后乃扃置空屋，徐俟其悔过。因谓圣格来曰："尔授我此奴，吾智尽能索，计亦唯用笞耳。"圣格来曰："尽姊笞之。姊原有自主之权。"亚妃立曰："不责无以成人，吾固思及此。"圣格来曰："然。特此奴侍其旧主时，受者均铁鞭，又屡经火叉创其身。彼严酷之刑，已安受之，区区一笞，究何足变换其脑质。"亚妃立曰："然则奈何？吾始以为一责可以萌悔心，今既弗能，继此又持何术？此种人吾目中殊所未睹。"圣格来曰："姊固未见，而吾家群奴多半如是。究竟以何法疗之？"亚妃立曰："竭吾脑力，莫措一筹。"圣格来曰："迁流至是，益无可救。嗣是为主人者愈酷，而为奴者愈黠，吾不知所届矣。吾第能不动声色，冀其略有畏惮。吾保有天良，不至牿亡已耳。姊向者谓吾处奴非法，故吾贡一奴于老姊，使姊历试奴质，当自知其难御。姊力不能化此一奴，愈知吾家群奴一无可化之质。"亚妃立曰："或且因尔为主人，始有此难治之奴。"圣格来曰："此种

人生于地球之上，并未经开化，故成此状。吾所以请老姊试之。”亚妃立曰:“吾此后当竭吾力以成就此人。”亚妃立乃立一定之表，限以晷刻，督责托弗收，不令他逸。然托弗收读书慧倍于常童，无几时，凡浅显之文，悉能快读。而针黹之事，则非所嗜。盖野性难驯如猢狲，一无静穆之理，故不能耐此活计。有时强授以针线，则针断线棼，必至于罢绣而止。而偶成之一二事，或藏诸地洞，或纳诸墙隙，举动飘瞥，如鬼蜮，如眩人，不可捉摸。而其所本有之能，则短歌、怪啸、缘橦、倒行诸技，圣格来家竟无人不知之者。方彼跳越翻腾，备诸丑态，雏奴群聚噪观，即夜娃亦常寓目。亚妃立防夜娃为诸奴沾染，渐易其美质，故时时语圣格来，勿令夜娃杂群奴而戏。圣格来曰:“无伤也。姊氏知夜娃性质，盖有幽郁之象，使纵观群奴戏弄，转足以活泼其性灵。”亚妃立曰:“尔能保全夜娃，果不为染豫耶?”圣格来曰:“若在他童，容或虑此。如吾夜娃，尘污何得遽侵!此女盖出水新荷耳。骤雨密点，不能有一星之驻。姊又何虑奴习之染。”亚妃立曰:“尔勿自信之深，若在吾，则万不令彼不择人而戏。”圣格来曰:“姊虑良是，特不可以方吾女夜娃。果足移易者，自少所被容接，无一正人，而毅然不夺，今何虑乎?”而托弗收者，狡狯尤出人意表。其始来时，圣格来家众或目为笨敝之物，寻为托弗收所觉，凡轻藐之者，往往无意受重创，非暴失簪珥，即于暗中为物所梗，恣跌毁其面目。或人经楼下，而楼上泻水如飞瀑，淋首滋发。种种恶剧，均托弗收所为也。然人人意中咸知之，而特无左证。其始迦茵、罗刹不直

托弗收所为，遇恒切齿。而托弗收阳弗较，日浸润于其主人，而二奴之宠遂替。自是以来，家人咸侧目，不复挑衅于彼矣。亚妃立拘而喜洁，器物位置，咸有常度。托弗收一经寓目，悉审其部置所适，一切咸如亚妃立之意，毫发无忤。然性度无恒，不能持久。时时发其悖戾之性，又尽反其所为。有时乘亚妃立外出，窃据其榻以寝。亚妃立之枕内，实野鹜之羽而成，而托弗收卧之，绽其缝。醒时鹜羽牵黏其发殆满。时或掇亚妃立之座，张衣被之。时或独立巨镜下，张颐耸肩作丑状。亦自怪其丑，乃大笑跃。一日，取亚妃立肩衣笼头就镜作山鸡舞，亚妃立叱之曰："尔何为者？"对曰："不知也，但我好狡狯耳。"亚妃立曰："我竟不能以良法处汝。"托弗收曰："主母胡为不见笞挞？若吾旧主者，自晨及夜，挞儿无算。今主母若令吾如约，非鞭不复自奋。"亚妃立曰："尔能如律，何为以鞭挞示威？"托弗收曰："主母，吾痼疾已深，受鞭或有奋发之日。"于是亚妃立取鞭鞭之，而托弗收受鞭，复大哭求免。既免，复与群奴戏，且语曰："主母之鞭，不能死吾衣上之虱，安能剥我肤？尔弗知吾旧主之鞭，鞭至血喷，如是才谓之真能御奴者矣。"亚妃立定例，每遇礼拜之期，令托弗收至前行问答之课。托弗收应对如流水，亚妃立亦喜甚。圣格来曰："如此教奴，似非良法。"亚妃立曰："导小儿应如是耳。"圣格来曰："教者须令其本人会意，彼弗悟意旨，奈何？"亚妃立曰："幼则弗知，浸长或有警觉。"圣格来曰："吾幼时姊亦如是诏我，吾年既长，犹不审姊言奥处，何也？"亚妃立曰："吾弟知识非吾所浚耶？"方二

人对语，托弗收凝立以听。亚妃立语已，复告托弗收曰："上帝造人时，原人人付以自由之权，未尝稍事侵辱。唯人人负戾至重，所以抑坠尘俗。"托弗收闻言，似欲发问，亚妃立曰："尔欲何言？"托弗收曰："主母言抑坠尘俗者，其即吾自硁脱沟省转徙至此鲁意西爱纳乎？"圣格来闻言大笑曰："姊不授以旨，彼自能撮其要旨以对矣。"亚妃立曰："弟何笑，笑则弗庄，吾何从以理匡此奴？"圣格来曰："然。吾亦有事，当自去。"圣格来既去，托弗收应对之语，颇如主人意。然词气浮妄，往往对此失彼。亚妃立再三诏之，卒不能改。圣格来闻言后，颇悦托弗收，时令其至，作跳舞。亚妃立曰："吾悉心教之，尔则任情纵之。二主殊趣，教焉得行？"圣格来曰："纵之固过，然观彼活泼之状，可以荡悦吾心。"亚妃立曰："如是，此奴败矣。"圣格来曰："此辈人虽教亦仍尔，老姊毋乃徒劳。"亚妃立曰："尔购此奴，原使吾导之为善，今复中梗。此辈趋恶易而勉善难，尔知之乎？"圣格来曰："姊弗闻托弗收之自明乎，彼自以为劣物耳。"如是几年余，亚妃立勤恳不遗余力，而圣格来往往纵恣之，以为荡心怡目之用。托弗收时或取戾，而圣格来时犹左右之，不令窘也。

第二十一章

著书者曰：吾以上诸节，均叙圣格来事，今当复述第十

节中之人矣。盖自汤姆行后,而汤姆家中之人,亦当见诸吾之笔墨。一日暑天近晚时,解而培大开楼窗延凉,自坐小榻,抽吸雪茄。爱密柳傍坐治针线,而意欲有言,移时始语解而培曰:"君知克鲁之夫近有书至乎?"解而培曰:"吾意彼在南颇不恶,君能以其消息语我耶?"爱密柳曰:"彼近鬻一素封之家,主翁待之至厚,长日恒无事。"解而培曰:"此语足慰吾心。特患彼心恋南中,不更思旧主矣。"爱密柳曰:"彼书来告我,能以资赎之否?盖望归如渴耳。"解而培曰:"此事最难图。吾业屡败,安得有此余钱。吾今日况味,如在一湫积水之中,虽小石可以容足,而往来蹴踏终难出此水乡。贷甲还乙,始终不复得当,将来全局,大未可知。"爱密柳曰:"吾家职业,纷如乱丝,不复有绪可理。君何不尽鬻其田产,再售其牛马,令宿逋一清,另立家业。"解而培曰:"此语突来,可骇!君于硁脱沟,可谓一伟出之闺秀,究竟于理财之术未精也。"爱密柳曰:"清逋核产,计入为出,于法似良。"解而培曰:"更勿出此议。君须知吾事千头万绪,必无清理之日。"爱密柳叹息,自念曰:"吾业垂坏,安有余资赎奴。汤姆不归,彼克鲁母子之难,殊不堪一一寓目。"因谓解而培曰:"据君言,则断无余资以赎汤姆。彼克鲁之悲啼万态,当又何术解之?"解而培曰:"以吾近状卜之,似汤姆万无珠还之日。君可与克鲁言:汤姆南中已有所昵,此间可以更择一人为配。"爱密柳曰:"解而培,吾平日诏奴,必告之以天经地义。故奴之婚配,均衷以礼。世讵有为主人者婚姻可以礼成,若奴者竟以苟合终耶?"解而培曰:"爱密柳,奴之程度,

至卑且陋，君安能以天下礼制匡正其人！”爱密柳曰：“吾据《圣经》以为训，语语悉非杜撰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君尊《圣经》，吾焉敢置辩。然以正理望奴，究与吾意左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吾已许克鲁夫妇矣，万不忍自食其言。苟必不得当，则吾将广收生徒教之，取其脩脯，储为赎奴之用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君降为教授，将自低其门阀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吾以脯脩赎奴，于声价何贬！人而反汗不实其言，不知声价之贬为何如矣。”解而培曰：“君聪明绝人，然未行此事之前，愿君熟思其利弊。”此时克鲁入，呼爱密柳曰：“主母试临视熟鸡火候如何？”实则其意殊不在鸡，将引爱密柳出与语他事。爱密柳既出，克鲁笑谓爱密柳曰：“属者主人主母筹画汤姆事，而苦无钱，吾思之易耳。”言已复笑。爱密柳曰：“尔语何事，吾未之悉。”克鲁曰：“人家有遣奴别役而取其力值者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尔何为言此？”克鲁曰：“吾无他意，唯昨闻珊亩来言，鲁意微而省有素封家，将觅一佣奴治饼，每礼拜得力值四元。综一月四礼拜计之，可得十六元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尔意安属？”克鲁曰：“吾意当卖佣于彼家，令吾长女赛柳肩吾之任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尔行，子女安置？”克鲁曰：“赛柳长矣，能自治其身。吾之幼子亦温驯，似不待照料者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尔知鲁意微而距此窎远乎？”克鲁曰：“无伤，或且与吾家老苍头所居密迩。”爱密柳曰：“相距犹千余里耳。”克鲁闻言怏怏。爱密柳曰：“尔行虽远，而见夫之日转近，吾将尔力值一一攒拾而藏之，为赎尔夫地。”克鲁此时，面目如过雨之天，睛晖灿烂，满颊均笑容，因曰：“主母深恩如天，将来食报必远。吾非致其死力佣作，

则此老苍头亦万无归国之期。然吾既去，主母可勿为吾悬悬，吾能自珍卫以报主母。第一年之中有几礼拜?”爱密柳曰:“凡五十二礼拜。”克鲁曰:“一礼拜四元，综一年可得几元?”爱密柳曰:“二百零八元耳。”克鲁大笑曰:“安得如此之夥。第吾操作几年，可以生致此老苍头?”爱密柳曰:“当以五年为期。然尔不必如期操作，吾有余资，必将助尔，勿容取足于力值。”克鲁曰：“主人之意，或不谓然。”爱密柳曰：“尔勿惧，吾必践吾言。第尔行在何时?”克鲁曰：“尚无定期，视珊亩为断。然珊亩不日躬赴下河贩马，苟主母一诺，吾明日即与珊亩同行。唯欲得主人一逾渡津梁之牒，尚须荐牍一通。”爱密柳曰:“容与主人商之。苟得当，即以牒牍与尔。”爱密柳遂登楼，克鲁亦归整行装。方克鲁摒挡时，乔治适至，克鲁曰：“小主人，亦知吾明日即到鲁意微而乎? 此适打叠襆被。吾此行，一礼拜中当得四元，吾主母言将积吾力钱以赎我老苍头。”乔治曰:“此事怪绝，尔竟何事欲行?”克鲁曰:“小主人勿骇，请为吾作书示此老苍头，语吾明日行也。”乔治曰:“诺。吾此信中殆有无穷之事，尽举以告汤姆。”克鲁曰:“小主人且作书，吾请以食物进。以吾与小主人相聚不复多时，急欲进饭以饱吾小主人也。”

第二十二章

嗟夫！人生寿命，盖与时光相逐而俱逝也。汤姆到圣格来家，已二年矣。彼虽离去其亲爱难释之骨肉，而意中犹有余望，意主人将来赎之，故亦不甚忧郁，但以《圣经》自遣。彼前日所寓其妻之书，近亦得其报书矣。信中委婉曲折，详叙家事至悉。且云："克鲁别佣于他氏，将储其力值以赎彼。"又云："子女各已长成，至极小之儿，近亦盘散能步。"而小主人乔治所读何书，所治何业，亦一一备述。书中文理，又明晰易晓。汤姆且读且喜，与夜娃同观，极赞此书敏妙。至与夜娃同商，将装潢其书，悬之壁上。于是夜娃爱惜汤姆之心，每积愈厚。而汤姆之亲爱夜娃，逾于骨肉，礼重夜娃，过于天神。汤姆每行市上，必购取名花以馈夜娃，故往往汤姆行后，夜娃必迟之门外。夜娃之意，以为汤姆年高，犹屈居奴籍，又一身远役，不能接其家人，因怜生爱，逾爱逾加以恩，而汤姆遂沦浃入于肌髓。是时天气炎熇，圣格来移家处于湖濒，编竹为楼，四面杂植花木，全家装入花城之内。楼外小园，中辟羊肠之径，千回百曲，直趣湖边。而湖上风漪，瞬息百变其色。方夕阳始落，红霞弥空，倒印入水，似水中别成一天。而水之回澜，舍白色风帆外，均闪闪作金线。此时汤姆、夜娃同坐苔茵之上。此日适逢礼拜，故夜娃捧《圣经》

置之膝上，经云：“此吾如见玻璃海，而海中有火。”夜娃呼汤姆曰：“经中所云，不适合此时风景耶？”汤姆曰：“肖矣。”因度一小歌曰：“谁副吾翼兮，吾将向彼迦南之滨。天神旙幢纷而为吾前导兮，吾将止彼基督自由之京。”夜娃闻歌，谓汤姆曰：“基督自由之京安在，尔知之乎？”汤姆曰：“或其在天上。”夜娃曰：“吾此时如见空中有楼阁之状，其中缀群珠而为扉，城外毫光，咸作金色，似黄金铸成者。尔试唱《明亮天神》之曲与我听之。”汤姆又唱曰：“吾仰睹天女衣裙之明丽兮，若有银云为之被也。长裙缟然其如鹤兮，执杨枝其依依也。”夜娃曰：“尔所歌者，吾已见之矣。吾每夜辄梦，梦次必见天神。”汤姆此时，殊不疑夜娃之有疾，以为至诚感神耳。夜娃又语汤姆曰：“天神延我，我其去矣。”汤姆见夜娃五指均失血，明透作白色，因忆六阅月以来，气咻咻作微喘，即与群奴游戏，亦似弱不复胜。又尝闻亚妃立见夜娃夜夜作咳。盖病势已深，滋不复觉。汤姆于此时，才知夜娃之果有病也。亚妃立骤呼夜娃曰：“夜娃，露且下矣，尔何为尚滞草间。”夜娃与汤姆遂奔入。亚妃立者，中年历练妇人也。凡人有病，浅深悉审其分际。见夜娃夜咳不止，引为隐忧。且日见其辅颊玲珑作浮光，肌肤时时发微热，已熟告圣格来数矣。圣格来殊不谓然。且曰：“老姊且勿为彼担忧。此女若草木抽条，愈高愈形单弱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尔知小儿干咳之将重病乎？”圣格来曰：“是何言，彼中寒于肺耳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吾有亲知数人，俱以此病得死。”圣格来曰：“此后老姊勿以此言告我，我不愿闻。姊年长而心虚，或咳或嚏，均引为病。

姊但为我卫摄，令彼勿为风露所欺，足耳。”然言虽如是，而心怔忡如有所失。故每归必携长力药水，令夜娃服之。顾亚妃立曰：“此药虽无病者犹足服之，吾令彼服此，非专为病。”而圣格来胸中讳疾不言，正以此女年虽孱稚，而言语行止，俨同成人。其始爱人特小儿之爱，今则体会周至，洞中人情。彼此时虽同托弗收诸人游息，而一身端重，未尝效伧奴之戏。人见其凝神注目，谓其赏契甚深，而夜娃心中，实飞驰于幽窅之乡，形存而意弗属，浅人又乌知之。一日，忽语其母曰：“妈妈，何为不令群奴读书？”母云：“此语荒僻已甚，几见天下有买奴而教者？”夜娃曰：“何由不教？”媚利曰：“读书究有何益？纵令知书，操作安能倍收其力？且天生此奴，职在供人使令，安有读书之福。”夜娃曰：“奴知书，乃愈知为人。”媚利曰：“彼能趋向于善，为善久矣，何待读书。汝真童騃不解事者。”夜娃曰：“吾姑何为令托弗收长日读书耶？”媚利曰：“尔见托弗收读书后，收效如何？徒增其戾。”夜娃曰：“不见迈迈耶，彼亦极意嗜读，刻尽吾教彼，而吾又讵能长久教之，令彼何从向人请业。”此时媚利方在橱屉之中索取零星之物，顾夜娃曰：“尔今年稚耳。冀汝长成，或用心不专属于奴隶辈中。那时方且整洁其衣饰，更不分心及彼矣。”因取首饰一具示曰：“待尔成人时，当赐汝。”夜娃取观之，其中精钻攒聚，光彩焕发，盖绝贵重之物。夜娃观已，夷然弗动。媚利曰：“尔今日胡为不悦？”夜娃曰：“此物非绝贵重者耶？”媚利曰：“然。尔父购于法兰西，其值可敌一巨家之产。”夜娃曰：“吾心颇欲此物。何者，此物既落

吾手，吾苟有所称意，可以恣吾挥霍。”媚利曰：“尔所谓挥霍者，当作何用？”夜娃曰：“吾得此，便以易重价，购一绝大之地产，聚吾家群奴而居之，延师导以文明之学。”媚利大笑曰：“尔所立之奴隶学堂，讵非授以弹琴刺绣之业耶？”夜娃曰：“否，吾欲其读书耳。虽彼辈目不知书，导引为难，然吾志必欲一伸。”媚利曰：“尔果童騃哉！听尔所言，使我头涔涔然。”媚利之为人，好以首疾为抵制，一言不合，便云头痛。夜娃遂怏怏去。自是以来，乃竭其智力以教迈迈矣。

第二十三章

此时爱而弗雷特挈其十二龄之稚子，来省圣格来。以神宇较之，与圣格来判若两种。然而兄弟友爱之情，却复笃密。有时二人携手同至园中游涉。圣格来头发作金色，躯干轻婉，爱而弗雷特则睛黑如漆，雄伟如罗马人。然性质既殊，持论往往冲激，而又防其因词语而害骨肉之义，故外貌弥敬弥笃，犹南北极相揆，以摄力牵合之。爱而弗雷特之子名亨利格，年齿虽稚，而英武之气，溢于眉宇。一至圣格来家，与夜娃契合无间。夜娃有一驾车之小白驹，极驯且骏。汤姆拢辔至夜娃前。另有一奴牵阿拉伯之黑骊，至亨利格前。亨利格性极爱此马，因至马前上下睇视，意颇不悦。谓其奴度度曰：“尔乃懒惰至此！吾马周身上下皆垢，何也？”

度度曰:"吾已洗涤净尽,而马复滚尘,所以蒙垢。"亨利格曰:"止,勿辩。"复举鞭斥之曰:"尔敢更言者,试此鞭。"度度虽为奴,而胸中勃勃,颇有白人英武之气。闻言不平,欲更申辩,才一出口,而鞭已及。且抑而跪伏于地,曰:"尔更欲有言,自下准此例。今再以马去,浴净乃来。"汤姆旁视,乃请亨利格曰:"老奴乍来,果见度度浴此马。此马性骏,浴已滚于草上,遂致土侵毛片。"亨利格曰:"尔勿声,吾不语汝也。"直至夜娃之前谢曰:"劳君久候。我以奴钝垢吾马,大加申斥,所由来晚。我今犹小驻,得吾马来。然君何以意颇不适?"夜娃曰:"兄处度度,得毋过酷?"亨利格曰:"吾所亲爱之女弟,尔言令人莫解。"夜娃曰:"兄后此若仍以酷法处度度者,更不必称我为亲爱之女弟。"亨利格曰:"尔未知度度之狡逞,不如是,不足以制伏其人。吾遵吾父家法,唯勿令此辈开口。"夜娃曰:"汤姆非妄言者。"亨利格曰:"此老苍头大不解事。度度之谎,时有出人意表。"夜娃曰:"兄如此治法,欲令不谎,实则逼之使谎耳。"亨利格曰:"妹何为厚视度度?"夜娃曰:"吾非谬爱此人,特恐吾兄刑不当罪。"亨利格曰:"有时或出于枉,然此等奴,性质素劣,虽极枉,于理亦复无碍。今妹意如此,吾在妹前定不加刑。"夜娃终不谓然,又知悟之非易,因亦不言。此时度度已以马至,亨利格乃以笑容向之曰:"此回浴马良洁。"乃请夜娃上马。夜娃笑劳度度曰:"尔为人佳,吾甚劳尔。"度度闻夜娃言,感激之情直逼肺腑,泪落如线。亨利格时亦上马,取一毕开音(此当时美国常用钱也)掷与度度曰:"将去购饵食之。"于是夜娃先行,亨利

格垂鞭从其后,出门而去。方兄弟问答之际,圣格来与其弟悉见之。圣格来滋不悦亨利格,语其弟曰:“尔子亦可云善于处平等者矣。”爱而弗雷特曰:“亨利格之为人,性质极忍狠。”圣格来曰:“我意弟见若子所为,或以为善于继述。”爱而弗雷特曰:“此子性劣,吾已与吾妻屡言之矣,然痼而莫改。顾度度之为人,非用刑威,亦复不行。”圣格来曰:“吾美开国之初,定制有云:凡国中之人,均以平等相处。弟何不以此言诏之。”爱而弗雷特曰:“咦,此语今日尚能行乎?以吾观之,天下受生为人者,安有平等!凡古人持平等之论,悉拘挛不即可用。若吾辈中人,平等可也,奴辈何得望之。”圣格来曰:“尔常持此见,彼法兰西之成辙,尔胡不取而鉴之。”爱而弗雷特曰:“兄妨其倔强,我则制以压力。”言已,顿足而起,意似忿。圣格来曰:“脱奴一旦翻据吾上,则吾辈受害岂浅。”爱而弗雷特曰:“吾制奴自有法:先塞其智慧。既无智慧,安有振奋之日。”圣格来曰:“奴之智慧,弟纵塞之,彼当自开。不如吾为导之,使彼感激吾恩,或跻平和之域。脱彼自振奋时,则祸有不堪言者。尔自居奴上,谓子子孙孙均据主人之域。弟但观尔子性质,百方尚不能驯,安能必彼奴中无暴发遽裂之事耶?”爱而弗雷特语塞,因曰:“尔我宗旨不同,然各有所据。今辍议,且往由吾(由吾,赌也)。”因同到竹楼之上,见二子并马而归。圣格来曰:“尔见彼二人如来图画之中,神情娟好可爱。”已而二人笑语偕入,夜娃鞍马驰顿,觉脸际飞红如渍秾霞。爱而弗雷特见夜娃美而和婉,笑曰:“此子长成,不知能使几许人失望也。”圣格来误会

语意，以为爱而弗雷特患其夭，因曰："此事吾极引为忧。"乃狂奔而出，抱夜娃入，曰："尔马上劳乎？"夜娃曰："未也。"然圣格来闻其喘息之声，心颇忐忑，谓之曰："尔驰马何骤。力骤伤肺，尔亦知之乎？"夜娃曰："吾驰马，遂忘其病。"圣格来催之入座，见亨利格，咎之曰："尔何为怒纵其马？"亨利格曰："吾自是以后当不复尔。"遂坐近夜娃之次。执手弗释。而圣格来兄弟则仍入局。见彼二子愉悦，兄弟亦遂释然。时亨利格语夜娃曰："吾父语我：更二日即行。则我二人聚处，亦仅得此二日耳。我若与妹同居，当时时增长吾之胸次。吾之处度度，非欲过苛，特吾性质已然，不可复变。妹但观度度之衣饰华好，便知吾之恩意。以吾观之，度度之遭遇，亦云不蹇。"夜娃曰："兄试想世界之内，举目无一人亲我者，则此人之遭遇究竟何如？"亨利格曰："若此复何生趣！"夜娃曰："度度既至兄家，已尽决其亲爱，日款伏于威重刑苛者之侧。此人遭遇，亦云佳乎？"亨利格曰："吾安能合其父兄母弟而尽奴于吾家，吾又安能滥用吾情以泛爱此度度？"夜娃曰："何为弗能？"亨利格曰："畜奴如饲笼鸟，悦其飞鸣可尔。引为同类，则绌于理势。"夜娃曰："吾之爱则可以及之。"亨利格曰："此着良骇人。且爱根胡从生乎？"夜娃曰："兄独不忆《圣经》中语：人人须用吾爱。兄竟未读《圣经》乎？"亨利格曰："若《圣经》者，此等语直为常谈。虽然，经意如此，而行者为谁？"夜娃不语，似微动其悲慨之情。少选，语亨利格曰："兄苟念我者，此后勿以刑威慑度度。"亨利格曰："吾亲爱之女弟，吾既念汝，尽群奴均可以此语待之。以

吾目中,世界中最为高上无等者唯妹耳。”夜娃不答，徐曰:“兄果有爱奴之心,则吾钦佩当无已时。”此时午餐钟动，遂同赴餐房。

第二十四章

越二日,爱而弗雷特告行。夜娃以亨利格留滞于此,游戏失节,肺病日益增剧。圣格来于是始延医生。更二日,夜娃伏枕不能稍出门外矣。媚利见夜娃病剧，而神采夷然弗动。方自以为身冒重病,不能以女病增其忧思而益己病,又以为天下犯病之人,苦趣莫逾于我,夜娃虽病,度亦必不能稍逾于我也。且夜娃之病，或积懒而成，故作此态，宁复足恤。亚妃立常以夜娃病状语之,以为媚利仅有此女,或能动其悱恻之念。媚利毫不屑意，且曰:“此女必无恙。君不见其尚能微步耶?”亚妃立曰:“吾极患其咳。”媚利曰:“咳何忧者,此病吾常有之。方吾年少时,亦数数患此,人均以为瘵，今竟无恙，则夜娃之咳，又复何伤。”亚妃立曰:“夜娃骨立至不自支,且气咻咻然如不相属。”媚利曰:“此病吾亦有之,特偶然之数,非宿症也。”亚妃立曰:“彼每夜出盗汗,渐就羸瘦,奈何?”媚利曰:“吾近十年来，亦往往夜中得暴汗，至沾渍寝衣，急如束湿。想夜娃之汗，当不如吾。”亚妃立语至此，默然不复出口。特夜娃日就沈绵，至医生长驻其家，媚

利始翻然大悟，长日不离夜娃之侧，似极形爱重。谓亚妃立曰："吾早知其病之深。盖吾为人母，极天下之至苦者矣。"甫入夜，则大极张惶，叱仆詈媪，撞扰不堪，呼声四彻，以示其爱女之深，恋女之切。圣格来曰："君安知夜娃即此不起，而夜夜焦灼至是。"媚利曰："尔安知为母爱女之深耶？"圣格来曰："爱固在心，何庸长夜嘈杂，令人莫堪。"媚利曰："君男子，多忍心，讵审为人母者之不能祛此愁抱耶？"圣格来曰："夜娃病剧，吾久审之。特此女与亨利格游戏过劳，医言稍将息，尚可得生。"媚利曰："若但向生处设想，则忧虑自祛，故天下唯铁石人乐也。吾心讵不愿如君，特吾屡欲灰冷其热念，而卒不得。"媚利此时，焦怒甚深，无论何人何事，均加指斥，以为他人咸不能曲谅其爱女之心，肯与之同患者。于是以其积忿大泄于奴，遇辄鞭责，无一获免。夜娃闻其母所为，幽咽至于目肿。盖深怜其母为己之故，泄忿于奴。日致勃谿，于病躯大滋其扰。于是一礼拜之后，夜娃病势忽见起色，仍强起与奴辈闲适游眺。圣格来大悦，以为不久即可就瘳。而亚妃立与医生殊不谓然，而夜娃心中亦复了了：如秋深夕阳，虽半影含山，而景色转形明净。即奄然归尽，亦复无苦。特不能决去者，以心所恋恋之人，难以一味决绝。而尤爱者无如其父，盖以其父能体会其委曲之思，无微不至。次则怜念其母昧于人情物理，动见哮怒。既自伤其心气，而复取憎于人，特谏之无术，独能自行怨怼而已。又次则迈迈、汤姆，皆属切心之人，在在不忍割弃。一日，与汤姆同读《圣经》，谓汤姆曰："君解得耶稣为底事而代人死？"汤姆曰：

"未知也。"夜娃曰:"其详吾亦不审,但吾与尔同来时,见大艑中载得群奴,有夫别其妻,有母失其子,迨乎后来柏鲁之死,若是种种苦恼,吾心怆悒,辄欲求死。意吾骤死,则目中必不见此惨状。若得慰吾意,则虽为耶稣之钉心,亦所至愿。"汤姆闻言,热血潮涌,惊怆不定。忽闻圣格来履声渐近,夜娃遂起。汤姆目送其行,拭泪不止。是晚夕阳将落,圣格来凭阑闲眺,夜娃迤逦至侧,身袭缟衣,而夕阳余辉,反逼夜娃顶上,如现大圆光。即夜娃容色举止,亦仙仙乎欲羽化而去。圣格来观之,无因忽生怔忡。乃骤拥于怀,谓之曰:"尔病近如何,得少苏否?"夜娃色极冲和,答曰:"爸爸,吾胸中有数事,本宜预言,今幸尚未弥留,不能不即禀述。"圣格来闻言,大股栗。夜娃以首枕圣格来之胸言曰:"父此后幸勿以药医见窘,吾命近止,行去矣。然吾既舍此而去,则永永无更归之日。"言已,呜咽不胜。圣格来既不能言,亦不即哭,只手足悸动不止。良久言曰:"尔脑气伤矣,故寻为此痛心之语。"乃出小皮人与之,夜娃以手推之曰:"吾不更弄此矣。吾近能步,非疾之有瘳,盖早晚间须有决去之日。特吾死亦甚适,所恋者,爸爸及家人耳。"圣格来曰:"尔何故近愈悲惨?尔胸中所蓄何事,尽言之,吾必如尔意。"夜娃曰:"吾舍死外无别好。特父子永决之顷,胸中痛如刀裂。"圣格来曰:"尔何故忿不欲生?"夜娃叹曰:"凡吾目所接者,悉不称吾心。吾心悯群奴之苦,愈觉自无生趣。吾意得一日将群奴尽脱其籍,则吾愿始慰。"圣格来曰:"尔须知吾家处奴不恶也。"夜娃曰:"奴之生命,全恃吾父恩覆,脱有不

讳,彼颠连之状,讵复可料。盖吾叔及吾母,性情气调,均与父殊。一旦以权力加此奴,讵有全理。"圣格来曰:"尔知觉太灵,纯乎为人,如是便为自戕。亦知尔父之心,颇不直尔所为欤?"夜娃曰:"父意殆欲处吾以世界中最上极乐之境地,而吾印证以群奴情状,则又极世界上至秽不堪之牢狱。试问彼我等为人类,安能目击此辈困穷,而转以自奉丰渥为乐者。"于是谆叩其父,有无良法能使天下之奴同脱此苦。圣格来曰:"此至难之事,安有良法。近亦有人倡此议,令吾邦人严畜奴之禁,其说已不行。究亦未知畜奴之家,将来作何收拾。"夜娃曰:"父善婉导人,何不于畜奴之家广为演说,或此风可以立格。虽然,以吾度之,定于吾死之后,父忽忆吾言,竟能行之,亦未可知。"圣格来曰:"议论间何必间杂以不吉之语。尔知吾膝前仅有汝耳,汝复如是,令听者何堪。"夜娃曰:"柏鲁非仅有一子耶?彼目击其子之哀号而死,究亦无术以脱之。吾见彼奴之爱怜其子,即亦犹吾父之怜我也。其余如迈迈、汤姆诸人,亦悉离其骨肉而奴于吾家,彼岂全无父子之情,势有所格耳。父念吾言,必为此辈图一生全之路。"圣格来曰:"但得尔能已其宿疾,无论何事,吾必如尔愿。"夜娃曰:"吾疾万不能瘳矣。一旦奄化,必无苦汤姆。须令其首先落籍北归,以就其孥。"圣格来曰:"必如尔愿。"夜娃复以头抵圣格来之胸,坌息言曰:"吾死,父必无生趣。吾悖戾之思,竟欲与父同归。"圣格来不答,夜娃曰:"吾知爸爸早晚必尾吾后。"此时圣格来父女相抱无言,而人影渐生,夕阳下尽矣。圣格来幽感之思,忽逐渐思其父母,悲不自

聊，突起拥夜娃入室，俟夜娃睡熟乃出。

第二十五章

一日，为礼拜日之下午，圣格来与媚利对卧于榻上。媚利手中执一祈祷经，意似读经，而倦眼已渐渐欲合。亚妃立与夜娃已赴邻右之礼拜堂。媚利榻上忽醒，骤语圣格来曰："吾心甚怔忡，易震动，意欲延城内破水医生来，为吾治此恙。"圣格来曰："何必破水。吾观为夜娃诊视之医，工力较良。"媚利曰："吾病颇沈顿，非详为考究医之学问，不敢遽授以性命。吾迩来胸口时时作奇痛，心脉亦时动，不测何兆。"圣格来曰："以吾观之，病势似非剧者。"媚利曰："君言未出口，吾已审之矣。君见夜娃偶有咳声，则延医如星火。及吾病，则夷然若无事。"圣格来曰："吾言病剧，则竟是剧；吾言未甚，亦特悬揣之词，究何凭准。"媚利曰："吾尚未死，何由得信。意者陈尸于床，始为君信我之时。君亦知吾近以夜娃之病，心力俱瘁矣。"圣格来不即答，取雪茄吸之，相向无语。寻闻车声到门，亚妃立挟夜娃同归。亚妃立素性，每归必易衣始出户。夜娃则直奔圣格来，坐其膝上，语以礼拜堂演说事。忽闻亚妃立大肆骂詈，圣格来闻声，至亚妃立门外，呼曰："托弗收又何事，老姊郁怒至此？"见亚妃立手挽托弗收出户，叱之曰："尔来，教尔主人见汝恶状也。"圣格来

曰:“是胡为者?”亚妃立曰:“此奴万不能更处吾侧矣。吾行时,令彼居守作针黹。而彼窃吾钥匙,取吾衣裙,零星剪之,为皮人制小衣。吾在世界中,良未见有如是狠毒之人。”媚利曰:“此等人非处以极刑,无足申警。以吾之意,交付拷奴公所,令彼骨节碎断,不能伸缩,始泄吾忿。”亚妃立曰:“吾何忍置之极法,特吾欲有以化导之,殊不得要领。吾苦口诏之,唇焦而涎涸矣。彼亦经吾笞责,较诸初来时,竟无一寸进步。”圣格来曰:“托弗收来,尔何为如是恶作剧?”托弗收曰:“吾性使然。”圣格来曰:“尔性固钝,然尔主母婉导累时,何复不能少改?”托弗收曰:“吾旧主穷惨极毒,缕缕抽吾发,抑吾头使抵顽石,究亦莫救吾失。然吾终始一黑奴耳,何迁善为。”亚妃立曰:“如此顽固,吾向后不过问可也。”夜娃凝立身次,闻言,以手招托弗收至一复室中。圣格来尾从其后侦之,良久,圣格来招亚妃立来观。二人见夜娃与托弗收并坐小榻,托弗收顽状可掬,夜娃垂泪告之。闻夜娃云:“尔何为不趣善路,世界中试觅有亲尔之人乎?”托弗收曰:“奚谓亲爱,吾则未审。然吾究有所爱,唯爱饧耳。”夜娃曰:“尔独无父母,亦不爱之耶?”托弗收曰:“已豫白主人,吾固无父母也。”夜娃曰:“吾闻汝有兄弟及女兄弟耳。”托弗收曰:“吾亲属都尽矣。”夜娃曰:“试为善,不更佳乎?”托弗收曰:“无然,吾虽力趋圣善之域,黑奴之籍亦终弗脱。若能令吾面洁素如白人者,吾善心庸有冀乎。”夜娃曰:“黑固无伤,惟其心之善,始有关注之人。尔事尔主亚妃立,宁不善欤?”托弗收微笑弗信,夜娃曰:“尔尚以为未足耶?”托弗收曰:“主意终不

以黑奴为精品。吾逆揣世界，断无怜及黑奴者。”于是哆口而啸，傲兀不顾。夜娃状极窘，又若甚伤感，以手拊其肩曰：“尔可怜，唯吾怜尔。尔少去所亲，孤飘坎壈，以至于此。尔须知吾之善尔，欲尔为善。且吾与尔聚首正无多日矣，尔仍顽劣不改常度，则诚吾灵魂中一大隐忧。尔言为善不易，今当以吾垂尽之人，苦口相语，何妨试一为之。”托弗收闻至此，泪落如线矣。盖此一副之泪，实从有生以来所未尝沾湿其襟袖者。此时若有一点精光，风激电漂，直射黑暗秘韫之区，陡见诸物，于是以手掩目，号咷大哭。夜娃仍勤恳就其身次，曲折导之。托弗收曰：“圣哉！吾夜娃女郎也。吾用此言，试引吾趣善之脑力。吾自少至此，更无一人为吾谈此事。”圣格来与亚妃立矗立窗外，均愧不可仰，自忖无此道力，不足以化顽梗。亚妃立、圣格来同声曰：“不图尔我今日，在一稚子之前，竟闻宇宙至理。吾自是须奉此儿为导师矣。”

第二十六章

夜娃所卧之室，高敞宏洞。阑外平台弥望，均洋楼。左侧则其父母寝室，其右则亚妃立所居矣。夜娃室陈设均纤丽雅重之器，帘幕帏幔，以银红缣为之，地上氍毹，则购诸法兰西者。复以雕镂通明之红木制为床榻。室中大圆案，

编竹以成，制极精雅。几上置巴黎窑绝高大之花瓶，瓶中花卉，每日易置，四时未尝间断。壁间张挂名人图画，装池极精。凡人每入其室，游目所至，尽触琳琅。宜夜娃之心目所见所闻，尽属富丽称心之物矣。前数日病势略间，盖回光也。自是以来，复就沈顿。而门外脚踪，渐形稀少。常用小几支于榻上，开窗支颐，以望湖水。一日时方逾午，夜娃恹恹据几，披阅《圣经》，忽闻其母发大声于洋楼之上曰："尔辈复违吾法以构此戾！尔无因采取吾花何为者？"寻闻其母似以手披奴颊，声甚厉，继又闻奴哭而申辩曰："此花盖采奉夜娃小主人者。"其声盖托弗收也。又闻其母怒曰："尔乃妄逞其辩，其谎可恶，其罪可诛。"夜娃闻状，急舍卷趋出，止其母曰："母勿怒，此花盖吾所嗜，令彼取之。"媚利曰："尔室中花多如织，胡又需此？"夜娃曰："吾嗜花成癖，不厌其多。"因谓托弗收曰："急以花来。"托弗收始念特自盗其花，为主母瞥见，始委过夜娃。今见夜娃为之自承，天良萌动，羞愧之心，莫可遏止，转形趑趄不前。夜娃既取花，喜曰："此花乃为吾攒束，极有佳致。此后每日须以花至。"托弗收感极而悦，媚利曰："尔童騃可怪，乃欲用此蠢奴，长日处蜂蝶队中耶！"夜娃曰："何伤。且母当不以吾驱使托弗收为过举者。"媚利曰："尔既欲之，吾亦弗沮。"因顾托弗收曰："此后须敬谨听命。"托弗收声诺而行。夜娃见其泪承于睫，星星碎落。夜娃曰："妈妈，见托弗收情状乎？彼人虽顽钝，迩来颇与吾契。"媚利曰："彼意特欲盗花，发觉时委过于尔。"夜娃曰："日来心绪较胜，彼亦怏怏自图晚盖。"媚利曰："不然，彼今于万

恶从中，略动其一星可原之隙，迁善又胡足信。”夜娃曰：“彼纵难语以善，心则可原。盖彼之受生成人及与人交接，道与吾异。吾辈生时，受怜父母，长养教诲，又有亲族朋友为之磋切。彼辈又焉得此？”媚利不答，但作懒态曰：“今日酷热，令人不堪。”夜娃曰：“托弗收果能自新，亦可被戳于天主，与我辈灵魂，同其清贵。”媚利曰：“此语尔自信之可也，吾则断不能信。”夜娃曰：“此语勿信固矣，母亦信天主有许人忏悔之一律乎？”媚利曰：“天主许人忏悔，教门原有此律。”言次，回索其香药之瓶。夜娃凭阑自语曰：“伤哉，伤哉！”媚利曰：“尔指何人？”夜娃曰：“吾观奴辈，人人均有善根，可以自进于善，惜无人为之助力，致彼中途沦陷，以此弥复可悲。”媚利曰：“何须怜及此辈。第吾能自图安乐，便为天主所赐之奇福。”夜娃曰：“吾意万不能忍。”媚利曰：“吾祷祈上帝，待为吾一人生前安乐，死后超擢天府，安可分其赐于劣等之人。”夜娃曰：“吾今欲自落其发。”媚利曰：“尔何事如此？”夜娃曰：“吾欲分吾发为数十鬘，分赐群奴，以为遗念。妈妈，可延姑母来，为吾落此发。”媚利乃大呼亚妃立。此时夜娃已入卧室，偃卧良久，见亚妃立入，乃起迎之。自披其发，笑谓亚妃立曰：“姑亟来为吾断此。”此时圣格来手捧名果适入，见夜娃覆发于额，大骇。夜娃曰：“吾恶发多，不耐暑热，并欲剪此余发，分赐群奴。”亚妃立乃以剪刀进，圣格来曰：“去发诚佳，然发稀则容光为之大减。老姊试量度行之。”又顾夜娃曰：“第将息，余寻将同尔造阿叔家，俾尔与亨利格四出游赏。”夜娃曰：“彼处吾不欲往。今吾所欲造者，别有佳

境，较叔家胜至十倍。父不见吾身躯逐日锐减，但以此减祛，则距吾所思想之境地近矣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夜娃，尔何事常欲使吾伤心到不堪田地？”夜娃曰：“此事正不远。唯趁吾能言之顷言之，较为明晰。”亚妃立用剪将夜娃之发逐一剪下，而夜娃目光时时回瞩圣格来。媚利从旁叹曰：“此事吾早知之，特无人知吾之卓见。姊试观，俄顷之间，吾言必大验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君言验后，君心必大遂矣。”媚利不答，以手掩目而哭。夜娃默坐榻上，不能措词。然父母两相径庭，而寸心明白，讫亦无术以正，乃微以手招圣格来曰：“爸爸，吾自知身中气力已全索，行期万不能止。吾有一言，必欲吾父听之，幸勿以伤心惨目之故，却而不纳。”圣格来以手拭泪曰：“尔第言之，吾必如尔之意。”夜娃曰：“爸爸，须号集群奴至吾卧室，吾自以己意诏之。”圣格来且哭且应，亚妃立令人招集群奴。夜娃宁神正色，偏阅诸奴。诸奴见夜娃容色枯槁，断发散落满前，主翁揾泪，主母幽咽，彼此相顾咨嗟，莫审所为。此时情状，正如吊唁丧主。夜娃强坐，语诸奴曰：“吾今日集尔辈于卧榻之前，盖极爱怜尔辈耳。吾有一语，尔辈听者：再经一礼拜，尔等不复更见有夜娃矣。”言至此，大众哭失声，而夜娃语声，转为万声嚣杂，竟不了了。夜娃少息，又言曰：“尔果念我者，此时必勿哭。以我之言，盖专为若辈发。尔辈虽夥，而心绪极骏，大致无一丝自主之思想。凡尔辈皆有为善之基，唯自己汩没，不自爱惜，遂至沦丧本来面目。今后谆劝尔辈，人须自爱，力趋于善，无稍馁顾不前。吾又甚悯尔辈不能读书，故终身无解事之日。然究无伤，但

期尔辈有一丝善念，由此萌芽激发，较之读书之功，亦可得半。”此时已有无数小奴咸屈膝于地，幽咽无声。夜娃曰：吾思尔辈必均念我。”大众同声答曰：“奴辈尽爱小主人。”夜娃曰：“此语良真。吾今日欲赐给尔辈人各一物，俾异日见物，犹见我也。吾之赐尔，别无他物，即吾头上之发。尔见此发，须知吾极爱汝辈，今离世去矣。”此时群奴取发，情状弥复不堪。有对发大哭者，有以目视发者，有哀呼上帝为之祷告者。亚妃立以人多，防夜娃触之伤心，迨既颁赐，逐一令其外出，略尽。仅有汤姆及迈迈犹侍左右。夜娃谓汤姆曰：“吾留此最长之发予尔，以吾去汝之期近矣。”复以手搂迈迈而言曰：“尔此后那复见我。”迈迈曰：“小主人去，奴安得活！”因放声大哭。亚妃立亦徐徐令二奴出，以为奴行尽矣。陡顾，见托弗收屹立弗动，亚妃立曰：“尔胡濡此？”托弗收含泪答曰：“吾立此已逾时矣。”顾夜娃曰“小主人，吾罪至重，然亦求小主人赐我以发，以为终身遗念。”夜娃曰：“吾亦何吝此发。尔得吾发，后当极力向善，则吾赐始不为虚。”托弗收曰：“小主人言至善，特吾学为善人，意趣似非所习。”夜娃曰：“勉为之，自臻自然。”亚妃立麾之以手，令托弗收出。托弗收再三包裹赐发，匿于贴肉之处，逐步拊扪其怀以行。亚妃立始起闭户。圣格来坐于榻前，若沉思有言，而又不言，但见时时拭泪。夜娃曰：“爸爸，吾亲爱之爸爸。”圣格来正在神思飞越，陡闻呼唤，轰如雷声，愕然而顾曰：“吾甚不欲闻尔之声，天乎，天乎！胡为令人伤心至于此极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天心如是，人安能挽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天何为必以此极苦

事畀吾之身！”夜娃曰：“爸爸语此，吾心益碎。此后更勿如此怨怼。”因亦大哭。圣格来见夜娃大哭，忽悟夜娃平日信天，此语非所乐闻，因自咎曰：“吾过，吾过！”夜娃遂卧圣格来胸前，不胜其喘。圣格来以手摩抚，用言宽譬。媚利于座间忽起，直趋己室，肝气大作，喘如牛吼。圣格来谓夜娃曰：“尔何为不予吾以发？”夜娃曰：“儿所有之物，皆为父有。若姑母需之，则亦持赠少许。唯此一辈奴，均吾亲手所授，以吾手授之，彼苟见念，则可以时时动其善心。”圣格来无语，默想夜娃此时病状，与其母弥留时正复无别。夜娃自是以来，病势沈笃，日迅一日。于是亲属及家众，咸知夜娃大命之近在俄顷矣。亚妃立肠如湝汤，日益顾恋，未尝须臾离侧。汤姆亦然。夜娃精神渐涣，阴气日亏，梦寐动见惊扰。晚来，汤姆则抱持行动，以坚其心气。有时抱至楼阁之侧，翕受湖风，吸取天气。圣格来亦知暴变即在旦夕，冀得少尽一分之力，若释一分之憾，故亦时时抱持之。然夜娃年已八九岁，圣格来躯干儒缓，似有不胜，然亦努力为之。夜娃曰：“爸爸，此役焉能胜任，可任汤姆为之。爸爸且读书与吾听之，冀垂死之身，于道尚有所闻，此即吾父见爱之心。若汤姆报我，则别无所效，以此托之，亦可少慰其意。”于是争思自效者，不仅汤姆一人，特恨无间耳。迈迈之心，则专向夜娃，无昼无夜，咸欲走视。而媚利约束至严，坚不许行。且云：“吾之首疾，虽晷刻之隙，亦不能离人而居。”于是一夜之间，几有二十余次呼迈迈起，为之按股及摩拭太阳穴。呼巾取茗，一息百役。迈迈每欲伺隙侦视夜娃，而媚利役之加

甚，几无半息之间。迈迈仅能伺间突前一觑而已。媚利曰："当此时节，吾亦仅能保自己之生命而已，他尚何恤。以吾单弱之躯，若以爱女之病，乱吾心曲，于养生之道，岂复得当。"圣格来曰："此事吾老姊已分君劳，似可毋庸更置怀抱矣。"媚利曰："君所言者颇复类人，天下乌有母爱其女，而谓女病可毋庸母之经心。此种寡情，唯君能之，我不愿闻。"圣格来闻言微笑。诸君，试想圣格来胡为而笑？此时圣格来之心，已到穷忧极惨境地，知事无可为，而意念转为之平帖。犹惜花之翁，见嫩蕊轻英，被逆风吹落水面，虽极惜其不幸，而心中转形廓然。此时汤姆如临鼎俎，一刻之间，焦思万起万落，不复归宿，狙伏门外，以侦动息。明日向午，夜娃病势锐减，神宇爽然。自起检点玩物，杂陈几上，部署区划，尽以予人，且指名命物以实之。圣格来见此情状，明知不救，然以外势论之，又似略有起色，意念稍为之舒。傍晚时，乃与夜娃亲口而出，谓亚妃立曰："吾观今日夜娃病状，意岂有所挽救耶？"及就枕时而心绪略释。未及夜半，而骇怪之事见矣。凡人生死之间，似有障膜隔之。至此时觉此膜渐渐縻坏，生膜消而死障张矣。微闻房中有人行动之声，即亚妃立也。见夜娃神情陡然而改，遂急启其扉。汤姆已伺门外，一闻门辟，即已立进。亚妃立呼汤姆曰："速以医来。"语已，叩圣格来扉，呼曰："阿弟速来。"此声一入圣格来之耳，似有无穷苦恼之物争门夺隘而入。立起走视夜娃，而己之容色先同死灰。圣格来变色之故，非骇夜娃死状也。此时夜娃病容转形清净，敛笑不语，亚妃立对视无声，就榻凝立，又以夜深，

万籁咸息，壁钟机械微动，意尚嫌其扰。移时医至，一见夜娃，亦复痴立不发一语，轻语亚妃立曰："何时始变此状？""以表测之，正十二时分界之始。"媚利闻医来，始起，骤问圣格来及亚妃立，意极匆迫，言语乱杂无章。圣格来曰："默之，勿怛化。"迈迈闻声，急促举家之奴尽起。家众既起，灯火尽然，行步之声，极形杂沓。群奴尽集楼窗以外，觑入室中。此时圣格来耳根之内，浑无所闻，意专容寂，凝视夜娃不释。心中唯念夜娃倘能更出一二语，则愿望始慰。因俯唤夜娃，而声哽咽不能出吻。夜娃两目忽开，意若微笑，思举其项，而项已强。圣格来曰："夜娃，尔识我乎？"夜娃答曰："吾亲爱之爸爸。"思欲举两手以揽圣格来，手一举辄坠。圣格来见夜娃气出如奔豚，意欲与死力挣者。圣格来呼曰："天主，此状如何可堪！"因力掐汤姆之指，努力不放，亦不审掐此何作，顾汤姆曰："此时足致吾死！"汤姆昂头欲呼天帝，而不能出声。圣格来曰："谁能缩此景而短之，或吾肺叶不至奋击俱碎。"汤姆见夜娃，呼曰："天乎，吾小主人逝矣！"夜娃喘息渐微，两目倒翻即阖，遂舍世界中苦恼去矣。圣格来犹呼夜娃，夜娃弗闻。圣格来曰："夜娃，尔此时何见？"见夜娃如笑悦之状，气息断续，言曰："爱。"又言曰："喜乐。"又言曰："平安。"言已，微叹，自是遂无声响。嗟夫，夜娃了矣！永不与世相属矣！去者良安，而孰知生存之人，尽有无穷苦恨艰难之事，惜夜娃均不之见也。

第二十七章

夜娃既逝，家众遂尽取其屋中陈设之物，廲而集之。此时夜娃室中，一洗从前绚丽之观矣。但闻呜咽之声，与步履轻蹑之声相和答。万光尽熄，仅有星火微明，闪烁陈尸之次。其榻四面皆缟，上下纠缦均着花朵。夜娃周身之衣，仍常御之白袷衫。时已向晓，阳光熹微，射入尸面，作绯红之色。尸侧面若睡。嗟夫！夜娃之为人，顾言死耶？夫死者澌也，言尽耳，今夜娃特如晨星得日，其光渐隐，岂复澌灭之谓。设彼身为民主，欲以全力生此国民，其得生也，当毋须枪炮之征诛而得。既立国，而御冕亦不由流血以来也。圣格来自夜娃之死，以至于殓，别无他事，只以两目注视夜娃之面。而家中小奴争掇繁花，私置于夜娃榻上。托弗收亦捻花一枝，两目尽肿，迤逦而前。罗刹见托弗收至，止之。托弗收曰："尔此时须假借我，令此玫瑰花得置诸小主人尸次。"罗刹坚不允。圣格来曰："罗刹勿尔，尽汝前来。"罗刹出，托弗收奉花尸侧，既而伏地大哭。亚妃立闻声，立入止之。托弗收曰："主母量我，我愿与小主人同死也。"圣格来其时但呆视夜娃之尸，既闻托弗收哭声，乃亦纵声大哭。亚妃立乃温语以慰托弗收曰："小主人生天矣，尔哭胡为？"托弗收曰："此后安能瞻仰小主人风采。小主人生时训我，意

诚属我，此后爱我者尚何人耶？”言已，哭尤厉。圣格来见托弗收语诚，乃谓亚妃立曰：“老姊当以法止此奴令勿哭。”亚妃立乃携之起立，领之而去。而亚妃立之泪，亦缕落不止，谓之曰：“托弗收，尔最可怜耳。今止哭，吾亦能怜汝。虽吾之恩杀于小主人，然既小主人劝我，我亦不如前之少恩矣。”圣格来闻亚妃立语，忽怅触数年来夜娃遗事，因思夜娃年稚而遗爱在人，而吾年齿如是，何竟无一人念我。此时已有数人以小棺进，圣格来见来人以夜娃尸身置入棺内，盖以素布，棺盖遂阖。圣格来眼泪已涸，不复更哭。既葬夜娃于后圃，圣格来见挖地者聚坟者备极纷扰，圣格来心中，兔起鹘落，顷刻万变，几不料入窆此土者，即为其生平亲爱之女儿。累坟已成，媚利直趋卧室，楼窗四阖，以首枕被而哭。哭中呼詈群奴，督责以事，自言：“吾此时心中哀痛，实无一人能知之者。试观圣格来，宛然如无丧之人，欲求其一丝之泪亦不可得，此人焉解爱怜吾儿。此人坚忍如是，安能令人信其有恩。”是时小奴数辈，见其主母哀痛已极，既呼取药，又遣延医，满室纷纭，咸谓是爱女之故，沈顿如此。汤姆则力随圣格来，匪前匪后，形影相附。见圣格来时至夜娃遗榻之侧，检其玩具，摩拊再四。汤姆欲前慰解，而不期先哭。主仆相向呜咽，至于无声。圣格来自念欲以术力祛其脑中思慕之情，乃决计将器物移回故宅，不更居此湖楼，以生感触。且日日常到通衢之上，招引朋辈聚饮，意欲涤此牢愁。人见圣格来欢乐之状，苟非辨其顶上粘有黑布，几不疑其有女之丧也。媚利曰：“奇哉，圣格来！吾始以为极爱者夜娃也，其亲

切远在吾上。以今观之，若惟恐其忘之弗速。吾每与谈及夜娃,渠若不乐有闻。吾诚愿其人葆此方寸,庶蒙天佑。”亚妃立曰:“凡极深之水，阴冷到底，转无风涛。浅濑恶溪，一望见底,而雷喷雪溅之声,转嘈嘈震耳。”媚利曰:“此语吾万不能信。凡人性不能忍者，务在必发，那能力为沮抑,不令宣布于外。故人有爱心者,其生平弥苦。吾唯爱女之故,几不顾吾躯命。如吾能为圣格来之寡情，则吾生定不复促。”迈迈进曰:“我见主人日就清瘦，如何谓之不悲?且饮食亦锐减,大不如前矣。我知主人之心,必不忘此爱女。”因自拭泪言曰:“天下安有贤如夜娃小主人者，而令人忘之。”媚利曰:“勿论如何，彼于我甚寡情，即其罪矣。彼见吾心伤亡女，竟无片语慰藉吾意，此又何理?”亚妃立曰:“凡人苦趣,只能自会,旁人又焉得悉。”媚利曰:“姊言甚切,吾亦云然。故吾之苦衷,亦仅自悉,外此尚有何人知之。彼夜娃深知我者，今竟死矣。”因大哭不止。大抵媚利之于夜娃，及其既死,声价始因之增高。证之平日:爱物凡在其目前者,随手腾掷;及复不见,则令家人大索,日夜为之不宁。此媚利为人之大略也。

第二十八章

圣格来既移复故居,悲怀为之渐杀。然起居饮食,诸形

草草，良无求精求备之思。盖躯壳存而生气尽矣。接人愈和平，处奴愈平等，渐欲筹画，将群奴一并脱籍，以践夜娃之遗嘱。而于汤姆尤切。夜娃生时，则非夜娃不乐；夜娃亡，则于汤姆转亲。一日语汤姆曰："吾极欲令尔自由，尔可预行结束其装，不日尔为硁脱沟之人矣。"汤姆闻言，喜溢眉宇，虽不明言，而容色甚豫。圣格来见汤姆归思锐动，转形不悦，以为吾新丧，仗尔自遣，尔闻赦即喜，何无故主情也。乃曰："吾处尔不恶，尔闻归乃极踊跃，何也？"汤姆曰："我非言离主家，便尔背恩翱翔。正以主人许吾自由，自由中有乐趣耳。"圣格来曰："以吾思之，尔处吾帡幪之内，其欢乐当过于自由。"汤姆曰："不然。"圣格来曰："以尔才具卜之，谋生所入，当得几何？饮食衣服，当不如吾家之善。"汤姆曰："吾悉知之，吾虽敝衣敝冠，顾之尚属一身力作所得，不须仰藉于人。夫身沐主人深恩，此外尚有何冀，而必自甘荼苦，求我自由，殆天性然也！"圣格来曰："勿躁，以一月为期，恣尔行矣。此时未能遽令尔行，尔当谅吾苦趣，非尔莫能自遣。"汤姆曰："主人心伤爱女，吾至枭忍，亦安敢行。"圣格来曰："尔知吾苦乎？吾之苦正无了期。尔待吾平善之时，则还家当无其日。"此时适有客至，圣格来出，汤姆亦退。媚利自夜娃之亡，心愈忿郁。媚利一忿，而为之奴者，号令愈纷，督责亦愈严。故奴辈自夜娃之死，益无缓颊之人，受苦日亦加甚。迈迈者，抚鞠夜娃之人也，悲惨尤挚。以过伤之故，脑气大败，行事动辄得过。媚利之辣手，亦日凶一日。亚妃立自经夜娃感化，爱奴之心，逐日而生。教育托弗收，惟婉导

无严责，纯乎一夜娃之用心。托弗收虽弗即改，而自夜娃死后，已判若两人。盖其始混沌颟顸，蠢若禽兽，今日脑球之内，大有期望成立之意，行事大别于前。虽时昏时明，究之向明之路多于就昏。一日亚妃立至令托弗收调理一事，归时默提一物，急置诸怀，瞥为罗刹所睹，咤曰："尔复行窃乎？"直前探其怀。托弗收坚与抵拒。罗刹曰："此事本不关我，然见尔行窃，安有不问。"罗刹以手径取怀物，托弗收以足踢之，忿不相下。纷呶之际，圣格来与亚妃立闻声并出。罗刹呼曰："托弗收行窃矣。"托弗收曰："吾未尝窃，彼诬我。"乃大哭。亚妃立曰："无论何物，必以示我。"托弗收意似不欲，亚妃立趣之，托弗收乃出其怀物，盖一小袜而结其口。亚妃立解结视之，内有小书一卷，更有一小缄，缄中夜娃遗发也。圣格来见书及发，大感动，问托弗收曰："尔胡为以袜裹之？"托弗收曰："是均夜娃小主人赐吾者。"叩头曰："主母切勿将吾此物去。"益据地大哭。圣格来既悲亡女，复哀蠢奴，不觉反悲为笑，然而目眶中仍为酸泪填塞，慰托弗收曰："尔勿哭，此物仍归尔。"取书及发，掷其怀中，握亚妃立之手同入，语曰："此奴大可教。吾观其悲哽之情，足知其天良未泯。"亚妃立曰："彼近良佳，吾于彼微有望矣。然吾尚欲有言：此小奴竟谁属？"圣格来曰："购此即以媵姊。"亚妃立曰："果见惠，宜以券来。"圣格来曰："骨肉之爱，乃区区恃一券耶？"亚妃立曰："不然，人果属我，则我有专主之权，即为彼自由之张本。"圣格来曰："姊以为令此奴自由，吾恐其流弊将不可言。"亚妃立曰："吾今日非同尔戏言。尔欲此奴

作佳品，须明导以异日可以自由，志气始足鼓动。若此奴愿以见属，在律宜署券，不然吾不敢妄受。”圣格来方以新闻报自娱，漫应曰：“诺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勿苟诺，今日必得券始释。”圣格来曰：“何亟亟乃尔？”亚妃立曰：“文房俱在，请即挥洒。”圣格来之为人，儒缓恶匆遽，生平从未为急就之章，见亚妃立敦迫如是，滋不悦，叹曰：“姊性质何乃类犹太人之趣割肉以偿债。”意讥亚妃立，亚妃立曰：“吾行事计久远，弟既不能为铁人，脱不讳，则托弗收至拍卖场中矣。此时虽出吾死力，亦何足为之护卫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姊何虑之深耶？今事如此，吾安能久抗。”径起书券，付亚妃立曰：“此券黑白分明，姊当释然于心。”亚妃立读之曰：“券良是，然无左证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咄。”既而曰：“有之。”因到媚利房中曰：“媚利，吾送媵老姊，尔可为吾左证。请署名吾后。”媚利笑曰：“此何为者，令人作呃逆。吾知老姊不畜奴，何为反索吾券？”既曰：“此等人去吾家，亦快事。”乃署券予之。圣格来曰：“今日为始，此小奴灵魂躯壳，均属老姊。好为之，勿贻人笑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彼奴之灵魂躯壳，自属造化，吾仅能握其教养之权。”圣格来遂入精室中，卧阅新闻报。亚妃立素不与媚利久坐，遂亦径到精室之中，自治针黹。忽而停针语圣格来曰：“弟于群奴终身之局，曾计及乎？”圣格来曰：“未也。”复阅报。亚妃立曰：“恩重者奴佻，不就检束，适将贻害彼辈。”圣格来曰：“吾亦计及于此，特少须时日。”亚妃立曰：“何时也？”圣格来曰：“自有其时。”亚妃立曰：“脱尔死在遣奴之先，彼奴岂非命舛？”圣格来忽置纸而起曰：“姊得毋望气而

知吾死耗乎？何为屡咒吾死？”亚妃立曰：“凡达人行事，终须备有此之一日。届时不治，则缓不及事。”圣格来离坐而立，凭阑以观庭中反喷之水，心中静念：吾躯命尚健，何为遽死。凡人恋生，常不自计其死。今吾自省健硕，未届中年，竟如是乎？时已傍晚，同就餐房。三人共坐，默无一言。既撤，媚利就榻，亚妃立仍治针黹。圣格来弹琴自怡，其声幽细悠远，而精神飞荡，若无所属。少选，取琴谱语亚妃立曰：“此谱吾母所遗，封皮尚有印记。”遂依谱度曲，度讫，语亚妃立曰：“吾母之声容，尚在此曲中也。曲曰：‘基督兮，胡为洞胸腹而哀众生耶。吾生犹羊去牧，基督揽我而卫我如城耶。凡人寂灭，果就理于天京耶。基督之以血活人，其功不将镌南山之壁以为铭耶。’”圣格来读既，若置身亡母之前，凄恋万状，以手自支其颐，谓亚妃立曰：“吾之生趣尽矣。今唯发宏愿，尽释吾家之奴。若更有力，则尽举南美之奴而释之，而后始满吾愿力。”亚妃立曰：“此中人倚奴为产，累至巨富，能以尔一人之言而遽释之耶？”圣格来曰：“若匈牙利有数巨家，合力以释群奴，彼国都中，奴籍为之一空。今此省文明者正复不少，安知无匈牙利之豪杰数辈，出辅吾志。”亚妃立曰：“事或不尔。”圣格来曰：“释奴易而开化难。奴既脱籍，浑噩如故，吾思之亦未为善。即如老姊之处托弗收，耗无穷心力，托弗收顽梗之性，依然难驯。矧此盈千累万之奴均托弗收也，安得老姊之用心，人人而教之。此亦吾殷忧之一端也。”亚妃立曰：“吾向视奴贱，亦深以畜奴者为非理。今不知吾性，何以逐渐怜奴良，不如前之视奴漠不关怀，何

也？”圣格来曰：“姊将来北归，能坚持此意，以化北人，此吾所倾耳而听好音者也。”亚妃立未答，圣格来默然移时，满面惨容，如蒙重戚，言曰：“吾不知今宵何以心绪如沸，只念吾死母不置。此时似有阴灵据吾左右，深所不解。且吾此时目中，仿然见吾母语默动作，明明处乎吾前，而心动不复可止。”于是往来闲行数匝，曰：“吾心烦懑极，意往通衢中一萧散也。”取帽戴之而出，汤姆起随其后，问曰：“吾可否侍主人行？”圣格来曰：“可勿庸，吾一句钟即归耳。”汤姆坐待于阑干之外。此时月光澄彻，纤悉皆见。汤姆仰观庭中，飞泉为月光所射，闪灿动目。忽而遥想家人，且私念不日落籍北归，相见正复不远，脱如吾愿，则吾必以其力作之值，赎吾妻子。得意之下，神思飞越，不觉昏睡矣。甫交睫，如见夜娃顶一花圈，衣钮裙腰，花缀殆满，酣嬉与汤姆戏。蓦闻叩门之声甚厉，又有众声杂动，麕集扉外。门甫辟，群屐之声，塞门而入，共捧一百叶窗，上卧一人，盖之以衣，月光射及卧人脸上。汤姆见之大号，继之以哭。既入客厅，亚妃立尚未寝，闻声亦奔集，视之，盖圣格来归也。圣格来初出门时，直到咖啡店，觅晚来报纸。店中先有二醉人，叩案骂詈，寻而忿争。就中一人，持短刀，势将行刺。圣格来直前夺之，力微势劣，而醉人之刀，忽中圣格来腰膂，痛极而仆。店人群舁之归。而家中群奴，哭声沸天，有径仆于地，有咽泪号天者，乱状殆不可述。媚利肝病适发，故亚妃立及汤姆，不能不稍自镇定，双侍圣格来之侧。亚妃立扶圣格来于小榻之上，圣格来已晕绝不省。亚妃立以热水饮之，略醒，流目四盼，最

后遂直注视其亡母遗照之上。此时医生已至，视已无策，曰:“俄顷人耳。”用布束其腰。群奴闻之，哭声愈厉，医生曰:“此时病人宜静，奴辈且退。”圣格来见医生麾群奴出，乃微叹曰:“伤哉奴也。”圣格来既不能言，觉心中已往之事，逐一奔凑而来。遇善则微宁静，遇过恶则心肺冲击不已。最后见汤姆长跪榻前，乃以手加于汤姆手上，语汤姆曰:“尔命蹇哉!”汤姆曰:“主人奚苦，务与奴辈言之。”圣格来曰:“吾行死矣，尔可为吾祷告上帝。”医生曰:“君欲延牧师至乎?”圣格来摇手，谓汤姆曰:“尔第为我祷之。”汤姆且哭且祷。汤姆祷既，圣格来注目视之，片晌无言，口中断续，仍唱基督之曲，意恋其母。唱已，口吻微动，医生曰:“病人脑纹乱矣。”圣格来微喘息言曰:“吾到底归吾家也。”言已，气脱，复强力语曰:“娘耶!”状似笑，遂淹忽而没。

第二十九章

凡黑奴之受役于人，每遇贤主人死，而奴之苦况行亦加戾，此盖闻诸耆旧者。因黑奴处于世界之中，势无所恃，理又难凭，譬之稚子暴失其亲，或可依其亲族，即流离以长，尚无羁绊之人，奴则无之。盖国家立法，视奴犹一束之货，贩运转徙，恣其所如。故奴命优劣，全恃主人之贤不肖。贤主人亡，则群奴如陷地狱。然贤主鲜，奴之获此而事，十不得

一。所以哭其贤主,每逾常度。自圣格来之死,群奴猛如天地翻覆,其苦盖无尚焉。始谓主人未老,落籍之请,或俟后来,不期骤膺此变。时媚利肝病方大剧,闻圣格来被刺,惊极而晕。此二人夫妇之缘,不知几生冤业,蓦然牵合,生平牴牾终日,及死亦不得一言为别。亚妃立自其被刺回家,直至其殡殓之后,均独任其劳。汤姆则哀逾丧父,并其后顾茫茫厕身无所之状,浑然多不省计。圣格来既葬,始恍然己事,焦灼不知所为。而媚利之心,已绝望于圣格来,乃专意以卖奴为务。亚妃立一心图归,并无他恋。奴辈之心,则惴惴悬盼,各有旦夕不保之思。因前此善政,悉出主人,今政归主母,则景象瞬息即变。圣格来死逾十四日,此十四日中,亚妃立闭房料理衣物,将整归装。忽闻叩门之声,罗刹趣入,发如飞蓬,双目尽肿,跽亚妃立曰:“密司务为小奴转哀主母。”因上一小笺曰:“此笺盖主母遣付拷奴之厂,严鞫我也。”亚妃立取阅之,果媚利手迹,书云:“请拷官为吾鞭此奴,至十五皮鞭。”亚妃立曰:“尔何罪?”罗刹曰:“吾今日为主母摺衣,主母披吾颊,吾狃于旧习,报以恶声。主母怒欲令吾知其威严,以警后愆,因令付厂,死吾也。吾意求死,不愿面拷官。何者?主母见笞,吾羞或可盖;彼厂中人,狞如野叉,吾脱衣向之,自问何以为人。”亚妃立沈吟不能答。盖深知南人处奴,固有此法,且厂人亦专恃飞人血肉为衣食计。此事初仅传闻,今则果触诸目,不觉郁积不平之气,陡然勃发。碎笺而起,令罗刹曰:“俟于此,吾面尔主母。”乃自语曰:“彼妇羞也,弥复可恨。”及入媚利寝室,见迈迈方为媚利理妆,

迦茵膝地为媚利擦股。亚妃立问曰:“今日病躯何似?”媚利太息闭目,取巾拭泪曰:“此病安有愈时。”亚妃立忸怩不能出口,徐曰:“吾今日特为罗刹来也。”媚利睁目忿视曰:“姊来何为?”亚妃立曰:“罗刹开罪主人,深自陈悔。”媚利曰:“彼悔乎?吾恐其长年悔耳!吾自被此辈凌竞,积忿数年。今日欲夷为泥土,不令稍稍坟起。”亚妃立曰:“何不以别法治之,无令彼赴拷厂,或少盖其羞。”媚利曰:“吾正欲彼蒙羞耳。彼自恃美貌,几自命如贵家之女,忘其奴分。今日之鞭,正使彼自审其为奴耳。”亚妃立曰:“当徐思之。彼既蒙此大辱,何以为人。”媚利曰:“彼奴亦顾影自怜耶!吾必以畜待之,令不齿人类。”亚妃立曰:“君以恶心处人,将来何以对天主。”媚利曰:“吾安从恶,即彼经受此十五鞭,亦讵有性命之虞?”亚妃立曰:“君以为不恶,吾则以为女娃不应受此,不如杀之为当。”媚利曰:“奴骄蹇已极,不如是不足以制之。如稍宽假,行且侵及主人。吾所由必以压力制之,并欲穷治罗刹,为群奴标的。”语已,张目四盼侍立之奴,眼光耿然可畏。迦茵为媚利所瞩,股栗欲死。亚妃立忍气坚坐,而热血上涌,屡屡欲与媚利驳辩,继之以争。寻复吞咽,默然而出。已而罗刹为人掳出,至拷厂矣。阿道而夫自其主人之死,深自裁抑,事事俯听号令。彼知媚利恨之次骨,主人在时,尚不致罹其凶焰,故亦毫不屑意,主人既死,心脉偾动,且晚若临不测。一日见汤姆痴立栏干之外,乃就而语之曰:“君亦知我辈将掳而卖人乎?”汤姆曰:“君何由知之?”阿道而夫曰:吾适于窗外,闻主母与律师言:尽货其奴与产,得钱归其外

家。想无多日之间,我辈均适拍卖场矣。”汤姆太息不止,但曰:“此自恃天主意耳。”阿道而夫曰:“恐新主当不若吾旧日主人矣。虽然,尔我在此主母手中度日,尚不如其别托他人之门。”汤姆不答,起而归寝。而满怀冤抑之气,凛凛如践刀剑。汤姆初念,以为不日之间,即蒙恩释,可以面其妻子。至此直如大艑近岸,忽遇横风,坠桨失舵,船亦沉陷,大非所料。其每言必称天主者,始尚谓天主可以许其自由,今不能自由,而仍称天主,则其心中惨恨,特吁天以泄其忿。怏怏至亚妃立所,告以将卖之期,且曰:“前此主人许吾落籍久矣,惜主人中道被刺,此议不申。今请密司亚妃立为吾陈情主母之前,或能如约。”亚妃立曰:“试言之,成败则未敢必,请尽吾心而已。然尔主母专制之权,已操至十分,虽以吾之言,定不见纳。”亚妃立因自念陈请罗刹之事,语气与媚利龃龉,故不得请。今以婉言之,偶动其听,则汤姆生机或在是乎。于是携其活计,迤逦至于媚利卧房。见媚利以手支颐而坐,迦茵手叠黑布,重重披视,请主母寓目。媚利手检一方曰:“此布颜色尚佳,但未知于重孝之人,戴之有无窒碍?”因提以示亚妃立曰:“姊视此布何如?”亚妃立曰:“国俗如是,君久居于此,较吾为审。君若以为无碍者,服之可耳。”媚利曰:“吾所有服御之物,多不称意。又吾家旦晚将散,意检留其当意者,务取轻便,以便远行。”亚妃立曰:“君行何速?”媚利曰:“爱而弗雷特及律师咸以书来,令吾尽货其衣装器物与奴婢屋宅也。”亚妃立曰:“然有一事,必与君言之。圣格来生时,原面许汤姆自由,此言吾为左证。今圣格来淹

然而逝，吾意请君继承其志，勿苦此奴。”媚利曰：“何也？此事吾万不能为。汤姆之为人，在奴隶中可以得重价。且彼奴隶已耳，自由何为！”亚妃立曰：“彼非其主人见允，又乌敢言？不尔，吾亦不为道地。”媚利曰：“彼欲自由乎？设人人效之，吾将何恃。此辈妄想，乃有非分之望。吾已严立宗旨，万不为煦煦之事。此辈果有主人为之督率，则尚循规矩，苟释而纵之，酗酒失业，靡所不至。故释放之事，吾与彼辈均无利益。”亚妃立曰：“汤姆之为人，尚无此失。”媚利曰：“吾阅人多矣，彼在主人之前，佯忠伪信，一经落籍，即成一漫无规检之人。”亚妃立曰：“此种人亦不无适合君言。特吾怜彼卖非其主，则惨酷之祸，令人难堪。”媚利曰：“天下之为主人，岂有惨酷之事。且断不能以己之活产，自行杀戮。此事老姊可勿为彼悬悬。”亚妃立曰：“此事亡弟在时屡屡许之；又夜娃弥留之际，苦哀其父；吾亡弟又极力许其落籍，意者君皆见而闻之。”媚利应声而哭，詈亚妃立曰：“吾命之苦，家众无善吾者，独吾夫并吾爱女，为吾心系恋之人。今既夭逝，吾哀未杀，而老姊必时时持此两人以撩吾惨戚之意，使我头涔涔然，肝气且复作矣。一何不谅之甚！此事虽君盛意，然于人情殊未练达。”于是哭不可止，叱令迈迈四向开窗，以苏肝郁。弛襟坦胸，备诸丑态。亚妃立乘其纷扰之际，潜身而出。盖深知此人之性，不能更以理动。乃为汤姆决策，代其作书与爱密柳，促其速作赎计。明日，汤姆遂与阿道而夫数人赴拍卖场矣。

第三十章

人咸以为卖奴之场，均残暴如阿鼻地狱，今观之，乃殊不然。彼场中自谓待奴过酷，则悲伤憔悴，得价转逊，故处奴之法，颇加异等。倭里恩城卖奴之场，与贵家世阀之门宇，无甚差别。屋中汎扫严洁，唯门外周以围阑，荫以篷席，男女杂坐其下，此即奴场之外郛也。奴中，有夫妻子母兄弟姐妹合群而坐，恣人所择，苟得当，即券买以去。离析骨肉，断割恩爱，殊非所计。场中董其事曰斯盖克，管领群奴如统帅焉。越日，为拍卖之期。汤姆行时，手携一箧，中叠衣服，其余亦咸有所挟提。是晚，群宿于大厦之中，女奴则区而别处。其中，颜色之黑白亦复不一，有一二嬉戏如故，若不知其去死之近者。正在叫呶之顷，斯盖克入笑曰："尔辈尽为之，吾不汝格也。"而汤姆胸中如置巨石，兀然不动，未尝偶与此辈言笑，默坐其行箧之上。而贩子辈则益鼓动纵恣奴之欢乐，一不过问，且弹琴以娱之。间有思乡感别之人，嗒然枯坐，则贩子必怒詈之，恐吓万状，强其笑乐以悦卖者之心。及斯盖克出，中有一极黑之奴谓汤姆曰："吾辈乐耳，尔枯坐怏怏胡为者？且尔胡思之深耶？"汤姆曰："吾明日卖矣。"奴曰："卖固也。"又推阿道而夫曰："尔亦胡不乐？尔亦忧明日乎？"阿道而夫心绪方潮涌，因咤之曰："尔勿然，吾不

汝语。”奴曰：“尔衣中乃洒花露，尔面白，奈何为奴？尔若开烟铺者，则生意方且辐辏尔门。”阿道而夫叱之曰：“行。”奴曰：“尔我等辈耳。朋友问讯，奈何怒詈？”因描摹阿道而夫窘状，用以为戏。阿道而夫大怒，将起殴之。群奴哄然大笑。斯盖克闻声，执长鞭入，语曰：“勿哗！哗且鞭尔。”语未竟，群奴皆伏，唯此挑衅之奴，自恃主人假以词色，进而辩曰：“吾未尝哗，哗者此新来两辈。”斯盖克不语，径前以鞭鞭汤姆及阿道而夫，鞭已大声言曰：“尔辈凛之。”遂出。而女奴聚处，则尽睡于地上，老幼白黑皆具。中有一女郎，仅十岁，其母于前一日为人买去，失母已一日，涕哭不止。旁有一奴，瘦损如朽株，以问价无人，遂同滕货。其东北角则隅坐二女，衣服华好，面目秀整，一近三十许，一则十五余，即其女。其女貌尤娟好，望之咸知为欧人种也。两手葱纤如玉，则知其平日必不为苦工。此二人盖于明日合圣格来之奴，同期拍卖。其母曰秀珊，其女曰薏麦苓。此二奴旧属倭里恩城一素封之家，其主母常令其读书识道理，二人咸浸渍于学问。惟其主母之子，以狭邪纵博耗其产，家既中落，遂卖此奴。二奴心伤飘泊，已痛哭一日矣。薏麦苓谓其母曰：“母试以手按吾胸，或得少睡，此时尚不为人攫去。”秀珊曰：“吾母子仅今夕聚耳，何由得睡。”薏麦苓曰：“母勿遽作是想，或吾母子可以同处一主家，亦复难料。”秀珊曰：“买者既以重价购尔，则吾万难踵尔而行。”薏麦苓曰：“母忆吾莅厂时，厂主慰吾曰：‘尔二人均白皙，可以同事一主也。’”秀珊忽忆来时，贩子检薏麦苓之发曰：“此无上货品也，恐既归强暴，

必遭污秽。"薏麦苓曰:"宁无一善良家,取吾母治庖,取吾治幼,则吾母子联合,亦属意中之事。"秀珊曰:"尔明日当毁容以进。"薏麦苓曰:"是何意?"秀珊曰:"良家或不尚妖冶,若尔容色过泽,一遇浪子,圊溷之辱,恐复不免。吾更事多,预为汝诏,汝幸识吾言也。"薏麦苓曰:"诺。"秀珊曰:"明日不幸母子异方,我自不复诏尔,尔须日忆主母之言,端庄宁一以保身,或能托天主之庇。"此时二人心绪起落,一息百变。寻见月光穿牖,二人感伤,乃同度一曲曰:"圣马利亚兮安居,圣马利亚兮安居,彼乃穹九阊之云而为闾。圣马利亚兮安居,圣马利亚兮安居,彼乃穹九阊之云而为闾。保罗西拉今奚归兮,保罗西拉今奚归兮,胡高扃严居而不视我为。保罗西拉今奚归兮,保罗西拉今奚归兮,胡高扃严居而不视我为。"其音哀婉悠扬,闻之泪下。意此世界之中,毫无余望,乃高而跂此马利亚与保罗西拉也。嗟夫!夜色垂阑,歌声恣哀,明日生死场中,又作地狱一变相矣。既晓,斯盖克入,号令群奴,肃洁其貌,无为泪容,以累善价。斯盖克口含雪茄,两手匿入襟袋,四向检视。至薏麦苓坐处,惊曰:"尔胡为不整其发作旋螺状。"薏麦苓目视其母不能答。其母曰:"吾昨令清整其发,较合规矩。"斯盖克曰:"噫!是何言也。速旋尔发,发旋则吾价当骤增及一百元。"乃趋秀珊代旋其发。时买奴者大集门外,默待斯盖克。场中已除地为坛,以便拍卖者登坛。指挥汤姆及阿道而夫诸奴,列左行;秀珊诸女奴,列右行,群面相觑。而买家及观场之人,咸至坛前,指画品评。中有一人名爱而夫者,至阿道而夫前,注目凝视。时

一人谓之曰:“君亦至此购奴耶?”爱而夫曰:“吾闻圣格来家众麕集于此,故来一寓目。”其人曰:“圣格来家奴,颇骄恣不任事,得之适以滋累,无益也。”爱而夫曰:“不然。奴入吾家,可以训迪,令其尽革前丑,吾正欲使世界中为奴者,知人寰不易得良主人也。且吾观此奴,相貌颇端整,故欲买之。”其人曰:“试观此奴,衣服华好,周身花露喷溢,是善于用财者。吾恐君将不堪其挥霍。”爱而夫曰:“到吾家时,趣赴田耳,何由得此?且勿论何奴,经吾鞭策,定不更萌故态。”汤姆举目四盼,见买奴者群集其旁,正未知此中谁为主人。又见相奴之人,举手攖人检视,直如玩弄器物,不择首尾,均可翻动。譬如奴方张口,则捷抓其龈;奴方背视,则猛握其发,视不当意,一纵手,已腾去尺有咫矣。汤姆正彷徨间,忽见一短人,躯干肥壮,两膊绝大,袒其双襟,大腹皤然,貌极狞丑,以两手擘人群而前,注视群奴一周。汤姆已股栗不能自持,而此人愈近。其人虽肥短,气力似绝雄,脑球圆如炮弹,二目突出,睫毛纷乱作灰色,头发劲若铁丝,阔口獠牙,吐弃雪茄烟唾,唇吻翕张如狞兽,指大如茄,刚毛刺刺被于掌背,爪长五分许,腻垢积焉。一至汤姆之前,用两手力张其口,次第数其齿,次则掐膊,又次则令其跳跃,始问曰:“尔产何所?”汤姆骇目流盼,惊悸亡魂,战兢答曰:“产自硁脱沟。”此人曰:“尔向何业?”汤姆曰:“吾为主人司田亩。”此人遂及阿道而夫之前,一见即唾其衣。复至秀珊、意麦苓立处,张手如箕,执薏麦苓之臂,上下掐揣良久,推倒秀珊身上。秀珊心痛如割默不敢语。薏麦苓惊极而哭。旁立买奴者群叱之

曰:“止,勿哭,此讵尔撒娇地耶?”时拍卖者至,阿道而夫为爱而夫所得,价值绝高,其余圣格来之奴,以次卖尽。拍卖者顾汤姆曰:“来!”汤姆遂前,而声音颜色全改常度。拍卖者始操法语,继操英语,均道汤姆佳处。言已,人争掷价。最后戒尺一敲,汤姆已得主人矣。主人为谁,即脑如炮弹之凶人也。大声叱汤姆曰:“奔侍吾侧。”此时台上已另卖一人,盖秀珊也。秀珊之价裁定,而薏麦苓张手猛抱其母。秀珊之主人,貌略慈祥,秀珊乃泣告之曰:“主人盍更买吾女。”主人曰:“吾亦思之,囊中特苦无钱。”商酌未定,薏麦苓已至坛上待价矣。薏麦苓双頬全赤,状甚凄惶。秀珊仰望薏麦苓惊态转增妩媚,知必动荡子之目,此去断无全理。而拍卖之人见其美貌,更为演说多辞。于是买者争掷其价。而秀珊之主人语秀珊曰:“观此吾更何能为力,盖吾钱不及远耳。”移时,群动皆息,争买者仅有二人,一为城中素封之家,一则汤姆之新主人。唯汤姆之新主人,拥资极富,而意气复劲健,不复下人,薏麦苓竟为所得。此人名李格理,有极大田亩,在红河之侧,既得汤姆及薏麦苓与二奴,沿路欢悦而归,薏麦苓则哭泣不复可仰矣。

第三十一章

汤姆与薏麦苓,既至河濒,步次停一小舟。汤姆手足尽

械，而心中苦况，较诸手足之械，尤惨剧至万分。舟行所经，见岸上树木竹石，整整作行列。汤姆念自兹寓目后，此更无归来之期矣。回念身处旧主之家，恩覆卵育，又有夜娃晨夕相对，富丽慈祥，俨同仙境，合目思之，均如梦幻，不复留痕。凡人盛衰之理，唯无知觉者，始无炎凉之感，譬诸贵家几榻，陈诸瑶轩宝窗之内，一旦忽易而置于藩溷，而几榻如故。若汤姆者，盖有脑力思想之人，出圣格来家，入李格理手，相去何止瑶轩藩溷之别，宁能不悲？李格理归途之际，仍随地购奴，共得八人。每二人则同一械，最后乃易大船。及登，按名核点而入。既定，麾汤姆曰："尔试立。"汤姆遂起。谓汤姆曰："褫尔衣。"汤姆手既被械，辗转逾时，褫衣始竟，置之地上。复见汤姆携一行箧，复令取箧，亦置其旁。又令去靴，易以壤敝之服，破烂之履。汤姆当褫衣时，忆衣上藏有《圣经》一卷，密取而他藏之，已为李格理瞥见，谓之曰："尔乃欲诵经以乞哀天帝耶？然吾家不听尔为。若梗吾教，试觇老拳。尔须知吾即尔之天帝，尔能如吾之意，较之乞哀上帝，尤有明效大验。"汤姆素崇基督之教，闻言极不谓然，特不敢出口。李格理遂将汤姆衣箧等事一一售卖，取钱存之夹袋。谓汤姆曰："尔此去可省负荷之劳，吾为尔脱售尽矣。特尔亲身之衣，须自爱护，此衣限尔服一年也。"言已，至薏麦苓处。时薏麦苓与一妇人同械其足，李格理曰："吾亲昵之宝物，尔勿苦戚以毁其容，试为我一笑。"薏麦苓惨不忍闻，微露郁怒之色。李格理怒曰："尔勿然，不令尔以惨沮之状对我。"并斥其同械之妇人曰："尔亦如此乎！"复周顾八人

曰:“尔众目咸注我面,我之拳大如何?”伸拳而拳背节节凶露其骨。咤曰:“尔辈触吾拳锋,如受精铁,当之立死。吾拳下死奴多矣,第容一拳,无能受两拳而始死者。从今以后,尔倾听吾言,执役必力,则殊有佳处,否则舍老拳外,别无款尔之物。吾自少及老,无一星慈祥之念,尔辈当自知之。”言已,赴酒槽中轰饮。方李格理训奴时,旁有一人倾听,李格理复曰:“吾不类君辈五指如翘兰花,尔试视吾拳背之锋坚如铁石,奴辈见此,匪不震越失次。”其人摩抚其拳曰:“刚硬果如君言,意者君心亦类此耳。”李格理曰:“吾劲气直达,从未见窘于奴,诚如足下言,无论哀我呼我,吾舍此拳外,别无转移之法。”其人曰:“君家奴定佳矣。”李格理曰:“即如吾新得之奴,名曰汤姆,闻其人甚佳,故吾不惜以重价取之。吾意将使之御马脂车整轮耳。特闻其主人待之良厚,意骄贵不复精驯。”因指与薏麦苓同械之妇人曰:“彼面黄而躯弱,其人似有病,然吾安能恤之,亦必令其操作,纵死,吾当更买以备其数。吾畜奴素不珍惜,死则更易一人,不复吝价。然吾观此黄瘦之奴,供吾用者,当以二年为期,必死。实则奴死更购,较诸畜病奴而愆其医药者,为利多矣。”其人曰:“君家奴最久者当几年?”李格理曰:“亦视其躯干如何。其最健旺者,七年死,其余则一二年死。其始奴病,吾亦稍治之,嗣则竞以病请。吾故立定宗旨,无论病与不病,均遣之力作,以死为度。吾既得其便利,亦不至长日为彼羁绊。”听者似愠,怫然而去。时别有一人,与之同听,其人乃谓之曰:“君勿信李格理之言,以为南省多田之家,均如李格理之畜奴也。”答

曰:“吾意殊不谓然。”其人复曰:“李格理盖人头而畜鸣者也。”答曰:“是固过矣,然君之国立家法,又似不以此种人为刻毒。”其人曰:“吾国立法,良不禁畜奴,而慈祥之家,间亦有之。”答曰:“君意固良,然以良感化其不良,又良者之责也。以此言之,君亦不能无责。假令慈祥之人,合群聚力以革畜奴之政,彼残忍者又何能与正直之人抗。”其人曰:“君且勿纵谈,防为李格理所闻。若在吾家,尽可恣情一詈。”于是答者笑而不语,相与蒲博。此时奴中有嘤然而呻者,薏麦苓也。薏麦苓语其同系之妇人曰:“君之隶籍,始在何氏?”妇人曰:“吾主人曰义律,其家居城中,似亦君所经见。”薏麦苓曰:“主人处君恩意何似?”答曰:“初来时尚宽假,寻发狂病,见奴辈辄嗔叱,无一足当其意。一日吾睡起略晏,主乃大嗔,必欲售吾于一狠戾之家,及死则又欲赦吾,死后此议复罢。”薏麦苓曰:“君有家未?”答曰:“吾有夫治治耳。主人辄遣其受役于他氏,吾卖时为时绝迅,并未与夫一决。而吾尚有四子。”言至此,掩面而哭。薏麦苓思以语慰之,而竟不可得。盖二人同事之主人,实凶悍不可以常理格也。时船入红河,河流黄浊而迅,船略簸荡,船中人声寂然。已而行经一小镇,李格理遂挟其八奴登陆。

第三十二章

镇路绝荦确，而笨车之轮轴，又复不脂，轮陷洼而颠，踰崎而缩。八奴共载车后，颠顿万状。李格理端坐车中，二女奴坐依其背。一路景物荒悄，似久无人行。两行怪树，状若鬼魅离立，苔纹绣满树身，如盘绿蛇。瘴气弥水，水腥臊作深紫之色。即使富贵侠少之伦，朱轮华盖，原不足以景物悲恸其心，然而见此亦无能堪矣。矧汤姆出圣格来之家，入李格理之手，舍毗屠之居，居阿鼻之狱，俯仰之险，又宁不悲。李格理前顾后盼，自以为拥雄资购多奴，意气侈然自满，乃揭佩壶引酒自吸，回顾群奴曰："尔试度一小曲，与吾听之。"汤姆欲自摅悲郁之意，引吭歌曰："雅露撒冷，邃而幽兮。仪彼化城，排我忧兮。我忧胡为，长悠悠兮。人世欢乐，吾何有兮。"李格理曰："此雅调，吾何为听之，更以时调进。"汤姆无言。时别有一奴，扬喙唱曰："主人呼我探雀穴，嬉呼嬉，哈乎哈，奴才得雀如得鹘，笑面仰天面如月，声凶蠢如鸺鹠。"李格理闻声而笑，意似惬，顾薏麦苓曰："吾宝，旦夕至尔家矣。"薏麦苓此时心中，虽以极污秽之言詈之，极凶悍之鞭击之，犹不如"吾宝"两字之难受。且观李格理之满目淫邪，凶光四闪，顾之尤极心死，乃昵就同械妇人背上，如近其母。李格理执其耳曰："胡为不珥？"薏麦苓股弁如犯隆寒，战栗

言曰："未上也。"李格理曰："吾行赐尔以美珥。尔见我勿怖，苟帖服以事我，行为主母矣。"李格理酒已微醺，心思荡然。时马车已入李格理田园界内。园之旧主，本极修饰，林泉花石，颇具美观。一售李格理，删薙无余，触目如履豚栅，草地之上，马矢高如丘山，水车田器，破烂纵横。数狞狗闻车声，迎人而吠，状若乳虎。李格理语汤姆诸人曰："慎勿逃，逃则吾狗必噬尔。尔辈入狗吻，不值一糜粥饮也。"猛顾一黑奴曰："三蒲，吾远行，尔为吾治田，不芜废否，诸奴颇力作否？"三蒲曰："不敢怠惰，如主人言。"又语一奴曰："昆蒲，吾所诏尔者，如我意否？"昆蒲曰："已如令。"此二人者，盖李格理奴仆中酋长也。幼受李格理教育，天良斵丧都尽，虽名为人，其实畜也。常居田监工，其残刻甚于主人。盖此辈见主人则贡媚，御僚仆则滥刑，本来之面目已忘。苟令置身主人之位，淫威所逞，当更出人意想之外。且此二人，虽同事一主，而互相倾轧。李格理因其倾轧，转赖以探刺奴情。此辈性灵汩没已尽，居人压制之下，不思联络同类，以广爱力，乃自戕其种，授权他人，故李格理因其猜贰，遂得肆行其毒力，无虑无发觉之时。即彼二人而论，衣服则如败絮，饮食则类鸡豚，而甘心帖服李格理，助之为虐，不复自怪。此时李格理谓三蒲曰："尔其以此新奴，归入奴栅。"因解薏麦苓同系之妇人授之曰："吾行时许尔以牝，尔今可将去。"此妇人大震，坚不肯行，苦自申辩曰："吾夫尚在倭里恩城。"李格理曰："勿言，言则鞭尔。"复笑顾薏麦苓曰："尔来随我。"薏麦苓陡变色，李格理辟其寝门，携薏麦苓入。汤姆遥

见薏麦苓情状,惨不忍睹。忽闻室中有妇人之声,与薏麦苓语,语为玻璃窗所隔,倾听莫析。但闻李格理怒咤曰:“兹不关尔事,我云何即云何耳。”汤姆旋随三蒲入,后此遂不更闻。奴栅密如洞,高仅数尺,偻而始入,别无家具,仅稻草蓬蓬,半已腐湿。汤姆问三蒲曰:“此中第几洞是吾窟宅?”三蒲曰:“此一洞中须分稻草之半,以处余人,安得人专一孔耶?”迨晚,赴田之奴咸集,其中男女数十辈,均尪羸如丐。虽见新来之奴,漠然如无所见,争集酋长处,人给一腐烂之米块,胶结朽蠹,坚不可蒸,乃各以石磨,糜而碎之,稍熟以食。甫辨色,而三蒲扬长鞭,尽驱各洞之奴,如逐牛羊出牧,毒日下射,监工者必举不胜之物,使一人胜之,稍濡则鞭挞立至。故同一苦工,而妇人之暴日,以采棉花尤为最上之乐境。且每日之间,人受十鞭,则尤为莫大之宽典。盖监工之奴,执鞭在手,无论勤惰,必按数而鞭,周而复始。似以鞭笞同类,即为其日间应尽之分。向晚争磨,有力者先得,倾挤颠跌,乱如乌之争巢。汤姆心痛如割,因念蜂之戴黄,穿穴有序;蚁之慕膻,趋窦成行;今奴辈嚣竞如是,既蜂蚁之不若。三蒲忽取一囊干米,置其主人所赐之妇人衣上曰:“尔何名?”妇人曰:“吾名露漱。”三蒲曰:“尔今为吾妇矣,磨此为餺饦以饲吾。”露漱曰:“谁为尔妇者,尔自磨之。”三蒲举足蹋之,露漱曰:“尔死我,我愿遂矣。我岂怖死,正患不复即死。”昆蒲曰:“三蒲,尔举动如此,我告主人矣。”时有二病妇,方扶喘以就磨,昆蒲腋去之,力夺其磨。三蒲曰:“尔欺凌病妇,吾亦将告之主人。”于是二人互恐,因曰:“各图己事,

勿更相讦。”汤姆饥肠雷吼,见昆蒲与之腐米一囊,曰:“节食之,此支一礼拜也。”汤姆待诸奴磨既,夜已向阑,方欲赴磨,见磨次偃二病妇,意欲自旋,而苦无力,汤姆乃代之旋。此二妇见之大怪,以为人世无此善人,于是天良霍然而现,乃并取汤姆米屑,代之为饼。三人共食既,汤姆坐于火炉之次,出读《圣经》,二妇人曰:“尔所读何书?”汤姆曰:“此事盖诠释耶稣广善心以爱人者。”二病妇请汤姆宣读,汤姆乃读经文曰:“尔来,尔被毒最苦者,趣来吾前,吾将与尔以安息之区。”二病妇曰:“苟得息,吾将不择地而往,吾长日为佣,筋节且解,酸楚莫耐,迨晚不能时食,夜阑吾饼始成,辗转思眠,而口号已动,又赴役矣。如是者非天主惠临,则万无自全之日。”言已归宿。汤姆据炉而坐,心绪麻起,自念大地均一块耳,何由此之世界全非耶?方欲归寝,而卧人塞洞,汗臭腾涌,触之欲呕。即不入寝,则露下如濯,徘徊移时,亦曲身入蛹。梦中忽见夜娃语之曰:“此地苦绝,尔静摄尔躬,到吾安乐之窝,亦无多日。”汤姆惊醒,泪下如绳矣。

第三十三章

汤姆处水深火热之中,张惶惨沮者数日,此心渐近平实,无论何役,均以实力行之,遂为诸奴之冠。其心以为主人固悍,然吾尽吾职,则亦可以报主人,或且主人见悯,得有

自由之日。而李格理亦隐刺汤姆举动，见其行事诚实，颇复嘉许。而终不悦者，以每鞭他奴，汤姆咸有哀戚之色，常为李格理所见，意乃大忤。始之购汤姆也，本欲导引其性情，归入凶险，则渐署之为监工，及见仁视群辈，李格理乃大恨曰："尔为慈祥耶？吾必以法束尔入于残忍。"一日向晨，群奴咸集，忽见一妇人，年约三十以外，衣服清整，似其人前此颇有姿致，历被鞭楚，郁伊已深，额上已生皱纹，汤姆不知其所由来。行过汤姆之前，颀而白皙，举动大雅，良非贱品，闻僚奴语曰："彼人今日亦至此乎，吾心殊乐。"他奴应曰："然。吾辈今日，当群视其作苦耳。"复有一人曰："不知夜来其亦归宿奴洞之中乎？"有二人共语曰："吾当观其旦晚受鞭楚也。"此妇人漠然如无所闻。汤姆疑极，以为观此妇人，似属贵品，胡为俪于群奴之中？已赴役所，即亦不复究诘。然与此妇稍近，时时谛视所为，见彼采取棉花绝疾，似非不谙此技，第操作时，意似不屑。汤姆时时闻其怨声，而手腕渐渐慵惰。汤姆径前，自以篮中所掇棉花，分置此妇篮内，妇人曰："尔勿然，尔行受鞭矣。"正尔酬答，而三蒲至，呼曰："凯雪，尔所为吾见之矣。"直前以脚蹋之，回鞭及汤姆之面。汤姆无言，仍操业不辍。凯雪忿极而晕。三蒲曰："尔晕谁怖？"出长锥刺凯雪股上，凯雪痛极复醒，三蒲咤之曰："畜生，尔立，我力更能锥尔。"凯雪既起，努力采棉，勇倍于前。三蒲曰："好为之，吾审尔夜来不得生矣。"汤姆闻凯雪呼曰："天乎！胡不骤以吾死？"三蒲既行，汤姆复以棉花授之，凯雪曰："尔断勿然。"汤姆曰："吾见若被此苦意殊难恝。"少选凯雪至

汤姆前，捧其棉花还之，谓汤姆曰："尔更如是者，涉两月，体上当无完肤。"汤姆曰："天主鉴临之地，乃有自残同类之人，一至于此。"凯雪曰："天主鉴临，安及于此。"此时三蒲扬鞭复至，汤姆见凯雪瞪目注视，鼻端掀翕，斥三蒲曰："狗才，尔敢复来者，尔还知吾尚有权力，足以寸劙尔之肤肉乎？"三蒲骇伏曰："勿怒。"凯雪曰："尔远行。"三蒲大骇趣避，凯雪乃极力采棉，尚未及晚，篮中密雪高叠矣，尚捧其余以赐汤姆。迨晚，群奴掬棉争赴屯棉之所，授司事者，李格理立以监之。三蒲、昆蒲同告李格理曰："汤姆此人，不加严惩，即将来之祸首。彼敢自采之棉，密置凯雪篮内。"李格理怒曰："黑狗敢尔！"三蒲、昆蒲忍笑私语曰："吾今日见此虏死期。"李格理曰："今日将以辣手锉汤姆之忍心。"三蒲曰："主人赐吾妇，然此妇骜而不听吾语。"李格理曰"尔何由与露潄不睦？"三蒲曰："彼不特藐吾，且并藐主人。主人面命赐吾为偶而彼妇负约，吾固无如之何。"李格理曰："吾得之矣，今日即命汤姆鞭此妇人。"三蒲、昆蒲闻语乃大乐笑，复进曰："汤姆采棉，颇滋隐弊，请主人持衡时，勿听其奸谲。"少选群奴迤逦携筐授棉于李格理，李格理以方板书采棉者姓名，得棉如数，则不加责。最后及汤姆，所得亦如数。寻见露潄亦至，此时李格理之心，勿论中程与否，必引批其过以行法。露潄既授棉，李格理叱曰："尔今日采棉不如额，尔旁坐俟吾行法。"露潄色如死灰，默坐廊隅，遥见凯雪款步而至，掷筐于地，张目怒视李格理，口中操法语，似骂詈状，拂然自去。李格理意弥不平，乃呼汤姆曰："奴前，吾得尔时，原不令尔执

此役，本欲置之衽席之上。孰知尔乃轻贱其身，不欲自跻于贵品。今日吾试令尔执此役，为吾痛鞭露湫，勿许问其罪状，恣尔力鞭之。"汤姆曰："乞主人恩，勿令吾操此役。此役非吾所长，且生平亦未尝为此。"李格理曰："尔在吾前，尚梗吾令，他可想矣。"取牛皮鞭疾拂其面，再鞭其背。鞭已问曰："尔敢言不善此役否？"汤姆此时，已流血被面，微微用手擦之，复乞哀曰："主人命我以事，吾当尽其死力，无敢欺主人。唯遣鞭此妇，自念吾亦奴耳，于理非当，故求主人免此役，吾决不敢为。"李格理初意，以为汤姆得数鞭后，或即奉令，初不虞其迂拘倔强至此。即旁观之奴，亦群骇汤姆之言，以为此次性命殆矣。虽李格理亦复愕然，已而大怒曰："贼畜产，吾令所在，尔敢以理申辩，此讵有主仆分耶！今日吾决令此畜产试吾法，尔还自视为人乎，敢哓哓如此！"汤姆曰："吾怜此妇，多病而又尫瘦欲死，主人欲令吾鞭之，不如其鞭我也。"李格理闻之，背裂而毛发飞动，状若野叉，叱曰："尔不鞭此妇，意将求福于天。夫天帝即《圣经》中人，尔亦知《圣经》中有云'奴仆应遵主人之言'乎？吾今日为尔之主人，吾号令曾不能行，岂非妄掷一千二百元之银，而购此无知之畜。尔尤当知血肉之躯及身之灵魂均我家物也。"乃猛起一脚，踢汤姆于寻丈之外，谓曰："尔还有说乎？"汤姆仰天语曰："主人能死吾躯干已耳，吾之灵魂，又从何地囚拘之。"李格理叱三蒲、昆蒲曰："尔速治此奴，须令肌骨之上，负痛至经月，于刑律之量乃满也。"

第三十四章

汤姆既被惨刑，呻卧一人迹不到之地，血流被体。天气阴沉欲雨，地又潮湿如膏，蚊蚋触腥来嘬其血，气息仅属，而血流阴竭，口渴不可忍，乃吁天曰："天乎，天乎！吾命至此，胡为不早自毕？"此时微闻有履声甚急，瞥睹灯光，汤姆呼曰："谁也？苟为吾来，可予吾以水。"忽见凯雪行近洞口，置灯于地，出玻璃瓶，注水于碗，授汤姆。汤姆联饮三碗。凯雪曰："尔需水，可恣饮之，吾盖深知尔之苦况。吾每于夜来，以水济伤奴已久，不专为汝来。"汤姆既得水，苦状亦减，呼曰："主母，吾至感主母恩也。"凯雪曰："此称何来？吾行状与尔伯仲耳，尚何上下之别？"取棉花一方，以水渍之，授汤姆曰："尔以身藉其上，痛应止。"汤姆匍匐经时，将湿棉按创处略遍，觉清凉一缕，沁入心腑。凯雪仍坐地上，神色惨沮，谓汤姆曰："尔在此当坚铲其为善之心。此中人均虎而冠者，焉能置善人而不噬？"汤姆叹曰："天乎，天乎！吾安能为恶也！"凯雪曰："尔号天乎，此间安得有天？吾与此獠已同处五年，此五年中，每过一日，如更一世，唯死是祈。此地隔人境，至逼近者犹三十里。尔苟为活瘗及脔割喂狗，均无人知者。天既无知，人又莫及，去人既远，彼用敢肆其凶逆。吾若将彼人所行告人，人将发指。即吾亦产自良家，而偶此

乖戾，五年以来，吾衔恨何穷也。彼近者得一十五岁之小鬟。此女绝佳，而为彼所购。天下良淑之辈，所遭固如此乎！尔揭其血诚，忠于此辈，此辈背德忘惠，动即反噬尔矣。”汤姆曰：“吾妻子家乡，均已抛撇，而贤主人父子又物故，孑然一身，吾又何惜以未死之一身，劝彼为善。吾囊中挟有《圣经》一卷，主母宜取读之。”凯雪取书，就灯而读，读至剀切之处，忽尔大哭，哭既，叹曰：“吾知尔明日行须鞭耳。”汤姆曰：“吾灵魂已升苍昊，所余躯壳，尽彼淫凶。”凯雪曰：“吾见死奴多矣，均如尔者。尔言灵魂已去，究有何凭？即彼薏麦苓，其初讵愿失身，顾力薄威重，胡足以抗，则亦怏怏听命耳。尔今与之抗，舍死无自全之术。”汤姆曰：“有死而已，我死彼亦何术。”凯雪不语，二目注地移时，曰：“吾亦欲图死，第不能剚刃于腹。大概吾年来况味，无可申诉，今亦略示尔也。吾自幼长自母怀，爱护增至，少时与同产嬉戏于修楼之上，所曳衣裙，华好炫目。凡亲游至者，咸见器重。时家筑一园，余恒就园中捉迷藏。及长，乃师女冠，学吹乐器，又驯习法兰西语言，并治刺绣。迨十四龄，始丧吾父。父死而遗债甚夥，债家检阅家具，殆不足抵，遂以我充奴卖之，以为吾母为父之外妇，本奴产也。吾父之嫡妻，旋举其家附之外氏，余其遗物，付之律师。律师处吾良厚，一日同一年少至吾家，以吾观之，此年少殆人世中绝妩媚者。此日盖为吾一身最难忘之日。时与此年少偕行园中，吾此时有莫释之忧，梗吾方寸，此年少宽譬至再，许为吾将来保护之人，竟以二千元予律师，议购吾以归。吾感之次骨，甚愿以

身事之，故至今一念此人，爱之尚不能止。彼购吾时，携至一广厦之中，其中奴仆甚夥，车马家具服饰咸备，至余注意之物可以力取者，均为吾购之。然吾心系属，均不在是物，唯一意敦注其人，尤愿其以礼见娶，则吾可以永脱奴籍，而势又不能。彼人谓我曰：'但得两心契合，何别伉俪。'嗣其人冒寒而病，吾二十夜废其寝食，为之扶持抑搔。既愈，感我尤挚，遂生两儿。长者男也，曰亨利，神宇弥肖其父；次为女，曰意里赛，貌则类我。彼甚爱其二子及吾，凡遇跳舞之会，吾必与偕，此时盖吾绝得意之时也。孰知日丽春秾之际，即为水流花谢之期。彼之从兄来自倭里恩，引彼人赴博，夜逾午始归。我熟知之，默不敢言。其兄且觅一荡妇，与之寝处，其心则渐渐变易。寻其兄遂略卖吾母子三人，为彼偿博进。一日彼人语吾，状甚甜蜜，云彼将远行，以三礼拜为期。吾闻言噤不能声，彼遂握别吾母子，上马行，吾送之门外，直望人马不见，入门而晕。而彼之从兄来矣，以券示我，言吾母子已为吾夫亨利转鬻于彼。吾大肆骂詈，而心中私念，宁死不事是夫。彼曰尔勿然，苟以非理支拒，必尽卖吾子女。盖彼之来时，已醉吾色，故勾引亨利以蒱博之事，俾尽空其产，而吾之母子，遂入彼掌握。此时吾已无抵制之力。盖吾之一心，日恐吾子女之见略，于是恣彼所欲。尔试想人生偶非其类，正复何味。吾女文弱，百事随人。唯吾子小亨利，年虽少而气极伟岸，每与彼角。吾心至忧，以为触彼之怒，必无全理，屡屡婉劝小亨利勿为是暴戾之状，然已缓不及事，彼竟决卖吾二子矣。一日彼给吾出游，迨

归,二子已落人手。吾惊忿若狂,力与之斗,彼初若怯,复绐吾曰:‘二子虽卖,缓之尚有把握之期,若佯状至此,并此把握之期亦不能得。’尔试念彼以狙诈之术,诓我妇人,焉有不胜,故吾遂为之制服。俄经一礼拜之久,一日吾在外微步,忽闻人声沸然,见小亨利排脱群儿之手,直趣吾前,把吾之裾,抵死不释。即有一人飞越而至,叱小亨利曰:‘今日执归,使尔知吾法也。’吾欲跽而求之,彼力擒以去,吾裾亦为之裂。小亨利去时,惊咽呼我,几欲喑矣。旁有一人,意似怜我母子,以钱请为小亨利缓颊,俾勿罹凶焰,旁观者不答,只云此儿自入彼家,未尝循其约束,今欲恣情鞭挞,以驯伏其顽性。吾闻言悲痛万状,疾走而归,尚隐隐闻吾儿惨号之声也。迨到吾家,见此人兀坐厅事,吾求其代亨利乞哀,彼忽大笑言曰:‘此子宜早被刑,苟不被刑,吾心滋不悦。’吾陡闻此言,如巨椎破脑,即又晕却。及吾既醒,忽在一秘室之中,有一老妪侍吾左右,医生亦坐其次。吾不解所谓,最后侦知此贩奴之场也。彼乘吾晕,舁置是中待价。吾意甚不愿吾疾之瘳,密自戕贼,孰知苦根绵亘,霍然竟痊。时则有无数主家,直排吾闼,流湎杂坐,议价纷然。吾此时囚首丧面,无得当之人。于是有执鞭临我者,大声语曰:‘尔再不检饰,鞭裂尔肤。’最后有一人,名斯丢阿忒,彼来时,即复哀我窘状,令诉彼以衷曲,遂以价挟吾去,且云将赎我子女见还,遂同吾至小亨利卖处,忽闻已转鬻南省。从此以来,消息中断矣。彼又询吾女所在,寻探知在一老媪家,亦愿以重价赎之,老媪不答。所以不答者,即卖吾子女之人,以书预示老

媪，苟以女授我，将与之复仇，老媪中慑，坚却不答。斯丢阿忒者，为人极温厚，待吾亦以礼，彼多田园，吾遂安处彼家。越岁遂产一男，而貌颇类小亨利，吾心虽极爱怜，然此时忽复定一宗旨，何则，此子虽长，终亦略卖为奴，不如其预死之也。待此儿生逾十四日，吾抱亲其吻，又复哭之，进以毒药，遂死吾腕之上，而吾之悲哽不可言状。此事闻者必以吾为忍，然以吾今日事势观之，殊无追悔之心。母子相较，以吾今日穷被李格理惨毒，然则儿死吾手者，尚为得所也。寻大疫，斯丢阿忒死于疫。吾时亦病垂死数矣，而竟不死，嗣即为此李格理凶贼所购，竟至于此。”方凯雪语次，忽而忿激，忽而哀伤，汤姆闻之，竟忘其痛，但有惊心动魄而已。凯雪又曰：“尔言凡事有天主司之，以吾之事，试为印证，而天主之权衡安在？吾此时唯愿高楼忽坍，死吾于椽瓦之下；或大地忽陷，死吾于坎阱之中，较诸现在之苦，又似胜矣。吾稚齿之时，亦极信天主，常行祈祷。今外道勾吾于万死之途径，虽天主神圣，似无如何。”语已大笑，睛漏凶光，状如疯狂，忽尔仰卧，手足揺缩，少选而定，复问汤姆曰：“尔尚何须，请以告我，更欲需水否？”汤姆颔之，复饮水盈碗，汤姆见此情状，无语以慰，唯曰：“密司，死当耳。”凯雪曰：“尔且睡，可勿更语。”因置水于汤姆身侧而去。

第三十五章

李格理卧室，高敞宏阔，其先四壁糊以名纸。此时纸剥尘积，俨然坏墙，而室中潮蒸之气，触鼻欲呕。壁上纵横，皆墨书帐目。陈设之物，则尤奇骇：东壁鞍辔马镫也，西壁田车也，北壁则鞭奴之皮革条也。案前狞狗十数。夜来，李格理对灯取壶调酒，案上缺口之瓶，如剑林杂立。李格理口中，呶呶自言："三蒲鞭汤姆过猛，吾恐彼一礼拜中，尚不能于役。"忽闻有应之者曰："三蒲凶厉大类尔耳。"李格理回顾，则凯雪也。因问之曰："尔胡遽集于此？"凯雪曰："吾可自来，不复受制于尔。"李格理曰："尔自今始，眠食等之奴辈，操作等之奴辈。"凯雪曰："此吾至愿之事，无待劝驾。盖吾至愿居黑不见天之地，不愿与尔同居。"李格理闻凯雪语，毛发悚然，因笑语之曰："尔言不愿，然终与我同居耶？今来坐于吾怀，吾徐以理相诏。"凯雪疾视曰："李格理，尔慎所为，吾浸知尔惧我矣。吾心中所蓄，良不易测。"李格理曰："尔胡为不直我？"言时意似馁慑。盖李格理虽名为人，其实畜耳，诏以正理，漠然如水投石，苟临之以凶暴之概，彼转帖然。李格理当凯雪授棉操法语时，气已大挫，常欲与之和解，今睹此状，尤形踧踖。凯雪近又亲见汤姆苦状，气愈郁勃，大与决裂。李格理曰："凯雪，尔可平心静气，勿为此

状。"凯雪曰:"尔欲平和耶？顾尔安足语此。尔购得良善之汤姆，处事妥贴，而转被惨刑，尔焉知公道，又焉能部署家政！"李格理曰:"吾先未计较及此，然汤姆倔强，万不可堪，只能置之死地。"凯雪曰:"尔焉能使之不倔强耶？"李格理起立言曰:"吾何为不能伏彼，吾将使之膏节流离，彼安不服！"正语及此，三蒲遽入，取一小函示李格理曰:"此物甚怪。"李格理曰:"何物也？"三蒲曰:"此物悬于彼奴胸次，或为妖人压胜之术，仗此可以已痛。"李格理之为人，多疑而信鬼，骤取启视，见一枚洋镪，一束人发。而发尤怪，虽处包裹之中，仍旋螺如生人之发。李格理大号而起，如遇鬼魅。谓三蒲曰:"此物何来？趣焚之！且尔胡为以此授我？"三蒲哆口痴立，不省所作。凯雪方欲外行，亦骇怪而止视之。李格理语三蒲曰:"此后勿以妖魅之物示我。"三蒲方行至门次，见洋镪仍在地上，取而掷之。三蒲防主人迁怒，促步而出。凯雪乘李格理惊悚之际，遂至于汤姆卧处，此盖补叙前章也。夫李格理凶惨如豺虎，讵有见一丝之发而遽生战栗，似令人不解者。然以不解之故，正不能不补叙李格理前此之事，为观书者释其疑。盖李格理之母在时，极怜李格理。母颇忠厚，时时勉之为善，其父则顽悍异常。其母常开譬至再，拂然不复听。其父不胜其母之聒，乃急装挟刃入海为盗。其母既伤李格理之父沦于异类，愈益训勉李格理，故李格理童幼之际，尚有善心。及长而贼仁害义之心，亦与之俱长，善心遂为所克，日惟被酒詈人。一日，其母长跽李格理之前，冀其改过。李格理哮怒如猘狗，力起蹴踢其母。母仆，李格理骇

奔而出，毫不置怀。自是以后，不返其居，日与荡子饮博酒市。正徒党叫呶之际，忽邮得一书，启而视之，中函人发一束。书中云："尔母死矣。临死之时，祷祈上帝，赐尔以福。今尔宜回心革面。"李格理得书大震，以为忤逆之罪，上通于天，恐将来大有因果之事。既而又念，苟以此事系属脑际，则惶怖之事，将无穷期，乃碎书并发，投之河中。因是惧心转滋，愈以酒自遣。或夜睡甫浓，忽见其母坐其榻上，直狂叫辟户出走。此次三蒲出发示之，骇惧尤甚，独坐而酌，四盼如遇鬼物。乃大怒曰："此奴可杀，彼乃从何处得此物以惧我，吾忆已将是物弃掷，何由尚落三蒲之手。然吾一人居此，良凄寂可怖。"欲呼薏麦苓，又念："薏麦苓恨吾殊甚，然吾必欲招之。"起行，过一甬道，月光适射楼窗之格，李格理扶梯欲上，忽闻楼上有度曲之声，幽咽哀怨，不堪入耳。曲云："夫夫之甘人如麋兮，其陷谴也哀而唏。离亲绝欢，咸莫恤其痍，哀绵绵兮无穷期。夫夫之甘人如麋兮，其陷谴也徒哀而唏。"李格理怒曰："此豕敢尔，吾将以手封其吻，俾闭气以死。"乃大呼曰："薏麦苓。"寂不闻声。而夜静村空，回声应之。李格理汗蒸如濯，毛发皆竦，而又不敢以畏鬼告之，肺叶相击，声闻数步之外，似暗陬之内有着白衣者飘瞥往来，因急趣而下，足触阈而颠。及至寝室，以脚顿地呼狗，且咒狗曰："狗醒！狗醒！助我祛鬼！"狗仰首微视，即复鼾睡。李格理无可如何，乃决计呼三蒲及昆蒲至，直至门外，吹篰呼之。李格理平日，每遇欣悦之际，或在失意，必呼此二悍仆，作胡舞于前以侑酒。此时已近两句钟，凯雪正由汤姆卧

处逌返，走近李格理卧室，闻其室中几案皆动，声甚烦杂，凯雪一笑登楼而去，至薏麦苓门外，以手叩其扉。

第三十六章

凯雪既入薏麦苓之室，薏麦苓方隅坐暗陬，见凯雪至，意颇惶遽，及极力注视，知为凯雪也。乃曰："吾始以为憾者来尔。"问凯雪曰："君有何术，足以脱我？我非择善地，虽至污潴之溷，我亦视为乐国。"凯雪曰："无之，有者唯幽宫耳。"薏麦苓曰："君曾试逃否？"凯雪曰："吾未尝逃，然逃者均不免。"薏麦苓曰："吾逃固不择地，虽地狱犹善于此。"凯雪曰："前逃之人，均犹尔之意。然跧伏芦荡蔗洲之内，彼狞狗十数，可以鼻嗅而搜取之，既取而归，则可不问而悉其究竟。且尔苟欲知逃奴收局之地，吾妨尔睡不贴枕也，楼下有黑灰密渗之地，尔试执此以问家人，当无有一人告尔者。"薏麦苓曰："此何用也？"凯雪曰："此事吾绝引以为痛，心中恒不欲念，故亦不愿以此奉白。尔欲观之，但看明日汤姆，便知此灰场中作用矣。"薏麦苓闻言，血脉冰冷，都无暖气。密问凯雪曰："君以何术，令吾得以排遣此日？"凯雪曰："尔此后舍其天理人心，一听彼之号令，庶可以得生。"薏麦苓曰："天理人心，何可没耶？"凯雪曰："天理存尔生亡矣。"薏麦苓曰："恨吾父母生我，滋为多事。"凯雪曰："我意亦然。吾之

苟然得生者,正以自裁为难。”薏麦苓应声哭。此时,李格理已大醉而卧。梦见一女人,高倍常人,尺帛蒙其首,挺坐李格理榻前,李格理周身麻木。复梦一人以发经其喉,气塞不复可耐。飘忽之间,竟履山颠,立于峰尖之上,四周石笋,利如峭剑,脚下复有人力挽其胫,下坠。见凯雪恣笑,从后推其股,而蒙帛之妇人,忽掀帛露面,则其死母。乃大呼而跌,而脑筋间震震作响,霍然而苏,见窗上日光和暖照入。而凯雪适入,李格理语凯雪曰:“吾昨夕怪梦重叠,如履刀山。”凯雪曰:“如此行为,梦中险怪,当复累见。然吾有一语,用以止君。吾劝尔于汤姆,稍事宽假,勿暴苦之。”李格理曰:“干尔何事?”凯雪曰:“吾为尔省一千二百元银耳。此正田功着力之时,当重卫其资,勿事苛政。”李格理之为人,无一足动其心,唯见钱则跃跃有生趣,闻凯雪言,颇以为是,乃曰:“不笞可耳,然必令汤姆躬自陈逊于吾前。”凯雪曰:“此岂复能之?”李格理曰:“奴乃不甘为此乎!”凯雪曰:“彼自省无罪,胡陈谢为?”李格理曰:“彼为吾家仆,欲如何即如何。汤姆何物,敢尔!彼不帖服,则吾虽丧其一千余元之金,亦复何惜。”因出问奴长曰:“汤姆安在?”复旋自念:梦兆可畏,而重金尤可惜,及此田功方急之时,安得即置之死?拟于田隙之后,极力楚搒以制服之。汤姆此时,正仰卧以看阳光,李格理入曰:“辈(西人呼奴也)!尔倔强者,今竟何如?”汤姆不答。李格理以足蹋之曰:“畜产,起!”汤姆创重,不能遽动。李格理见其匍匐曲蛹,乃复大笑曰:“尔何为颠顿如此,岂昨来冒风耶?”汤姆此时已立,李格理曰:“跽,尔当省过自

责。”汤姆不动。李格理用鞭猛击曰:“狗，速跽!”汤姆曰:“主人,吾罪应跽者则跽，若无罪自投，似非夙心。”李格理曰:“尔知不跽者,有殊刑,行将缚置树上,火灼其腋,何如以一跽易之。”汤姆曰:“尔残暴之法,吾已习知，第吾死后,尔复何术?尔以价得吾,吾为尔治田，矢其忠诚，此吾分也。若以非刑见被,自揣吾心,无一星惧怖。尔之所仗者,鞭我,馁我，烧杀我耳。此特不过使吾去死近耳。”李格理伸拳一殴，而汤姆已僵卧于地。此时若有一冰冷之手拊李格理项背之上,李格理回顾,则凯雪也。李格理忽忆梦中凯雪自后推其股,因而大惧。凯雪曰:“吾方与尔言,竟忘之矣。尔今且勿苦汤姆，予自训导之。”嗟夫!世界生物，唯河马与鳄鱼,最有坚韧之质。河马皮高数寸,锋刃不能入;鳄鱼之鳞,刚如精铁。是二物者,难死而耐创,然终有要害,可以毕命。李格理之为人,亦犹是二物之冥顽,特其畏鬼之念，是其罅隙可捣之处。故李格理亦以凯雪之言释汤姆，曰:“时正用人,姑缓而死。伺我农隙,再与尔语刑律。”忿忿而去。凯雪乃留而为汤姆理其伤。

第三十七章

此章须绕笔言哲而治夫妇矣。荡姆被伤之后，小住朋友会中一人家,家之主人曰道割司。道割司者,迈年之妇人

也，发白如银，双鬓之中，位置一双妙美慈祥之目。其部署家具时，衣服结束，至为严紧。荡姆病中，忽发焦思，拂被于地，口中狂詈曰："鬼头乃热恼至此乎！"道割司曰："尔出言何悖？"俯而拾被，为盖其躯。荡姆仍推而去之曰："吾烦懑至不可堪。"问道割司曰："创吾之人，犹在此耶？"道割司曰："然。"荡姆曰："何不趣其速渡此湖。吾极恨马概耳！吾同来尚有数辈，狙伏湖畔，以俟哲而治与及姆，彼女奴须令其易妆，则彼辈始不能识，不尔且殆。以此辈手中，有女奴影相，可循影以取其人。"道割司曰："尔既言之，吾当以此语之。"荡姆受创后，处道割司家，已经三礼拜矣。垂愈之际，翻然大悔，天良日就萌动，乃力变其业，而为猎人，后亦得全令名以终。常语人曰："朋友会中人，均贤者也，彼竟能救吾之过失而为完人。彼中调护病人，及糗糒汤液之属，备极精良，可感也。"时哲而治闻荡姆言，乃令意里赛变服，遣及姆母子先行，哲而治继之。大众既及湖濒，仍居一朋友会家中一宵，哲而治早起，独居静念，以为后此自由之权，得如所愿否？"然美人之求自由于英国，流血五载，始获成功。然吾亦男子，则当尽其为男子之责。矧吾妻吾子，均吾骨肉，岂能听人蹂躏。则吾责宜保护。譬如吾悦何教，即可听吾自由，断不能以他种之宗教，强我崇奉也。"思至此，忽见其妻易男妆而出，语哲而治曰："君相吾，发悉去矣。"哲而治目不忍视，以手支颐而坐。意里赛又语哲而治曰："君视我讵非亭亭一美少年耶？"哲而治曰："难中求其得脱而已，何计及此。"意里赛曰："此地去坎拿大，仅二十四点钟，君胡怏怏不

乐？”哲而治曰：“吾二十余年低眉下首之日，得以申吐其气者，但视此衣带之水得渡，则终身自由，否则不堪回首。吾此时似望见迦南，忽为游氛黑瘴所蔽。”意里赛曰：“君勿怖，吾料万不如君所言。”哲而治起拥意里赛曰：“尔为有福之妇人，固宜有此语，然天意慈悲，竟以吾二十余年之苦恼抑郁，洒为飞尘，宁非快事。”意里赛仰天曰：“吾信天也，君试观犹太人能渡红海，我讵不如之？”哲而治曰：“诺。吾信尔言。”因笑谓之曰：“君今固伟男子，去发尤肖，以吾观之，舍裙帔更胜，但未知小海雷作何状耳。”此时门辟，有一中年妇人，领小海雷入，已易女妆。意里赛笑曰：“何来小雏娃也？”呼哲而治视之，且谓之曰：“吾已易儿名为海雷爱德。”小海雷见其母易妆，大骇，不敢正视，靦覥如接生客。意里赛遽握其手曰：“海雷，尔识尔母乎？”小海雷注视，莫能即答。意里赛复面哲而治曰：“吾似当着外衣。”哲而治曰：“此何可废？”意里赛曰：“吾纵步与君观之。且吾神宇当静肃以临人，始不疑吾雌耳。”哲而治曰：“世固有娬媚如妇人之人，君勿须太作意，太作意转复不类。”意里赛曰：“吾指纤小，恐不胜革套。”哲而治曰：“革套万不当免，黠者见尔手小，其伪立见。”乃呼中年妇人曰：“斯密司，尔伪为吾世母也。”斯密司曰：“吾闻逻者言，凡遇人夫妇同行，及携幼子者，必主穷诘，君夫妇宜当意勿忽。”时马车已临门外，众咸登车，直至水次，二人同下。意里赛神色岸然，扶斯密司登舟。哲而治立于船上，闻二人偶语，一人曰：“吾遍观诸客，无一似者，或不在此。”其人为船中大写，与之语者马概也，马概曰：“君宜留

意,此妇人白皙,不当于黑人中物色之，即其男子，亦似白种,特其腕上有印号，略可辨析。”此时哲而治方投船票,颇为一栗,乃佯为不闻,自归坐处。斯密司与小海雷，乃入女舱,舱客见者,皆极赞此雏娃之美。时船将行，号雷之声呜呜然,见马概徘徊不语,登岸而去。时天朗气清，舟行如履平地,水光凝澈碧静。哲而治同意里赛,在舱面闲行，以饱微风，胸襟廓然,如脱缧绁。然尚忧逻者迹之，时复狼顾。舟行渐远,风水相遭,隐隐见英国之岸，哲而治自念:“今日得及于此,吾之奴籍,已投诸澄流之中矣。”乃坚挽意里赛之手。见此船已到岸次,结束登陆,迨同载者尽去，始跽地而哭谢天主，斯密司领哲而治夫妇至一教会之中，以此会亦专恤亡人也。此时虽有翻莲之舌,谈天之口,亦万万无能道此数人欣幸愉快之状。自是以来,漫无拘检，如更生一世。即以母子而论,从万死之中,骨肉获全，则愈昵亲其子。虽寄居此间,无片椽之庇,一亩之宫,而神志安舒,亦不复计及此。必欲叩其产业,则飞鸟在天,野花在地,或是其家物耳。

第三十八章

凡人到百无生趣之日，每每以速死为望。盖死者仅须臾之痛楚,而冥冥一逝,安谧者实无穷期也。况奴之生趣尤狭,肤寸之间,均受苦况,故其望死尤速。方汤姆与李格理

对峙之时，自分万无全理。然千灾五毒，已在汤姆意中，即亦不畏。及李格理既去，而四肢痛不可忍，觉生存之日，意气毫无。而李格理犹力逼其赴田，益以要胁万状，令汤姆弗堪。其始汤姆以为得少间隙，可以披读《圣经》，无如李格理督责之严，竟无片晌之暇。且被伤既重，益之肢体劳顿。每于罢役时，天地眩转，神越气索。私念正每胜邪，今乃邪转胜正耶！吾信道如是之笃，奈何天主漠不闻知。且思亚妃立一书，何为至今未到？又何以无人来赎？由盼生疑，由疑生怨，乃喟然曰："信天者果不得其应矣。"每见凯雪与薏麦苓，出入李格理卧内，亦惨楚可怜，无一生趣。愈疑信天之人，屈居于不信天者之下，天意似为此辈所夺，而不敢复持正道也。一日向晚，惫极而归，拾地上余薪，投之火炉，借光以读《圣经》。见经中大义，屡示艰难之人，到万无如何之日，信道勿萌退志。自念理固如是，而受者何以自聊，长喟一声，纳经于橐。忽闻大笑之声，汤姆瞥见李格理立其炉次。李格理曰："尔此时乃知经理悖耶？"汤姆闻言，较诸拳杖之力，势尤凶悍，默然不答。李格理曰："尔乃大愚，尔始来时，吾将置尔于三蒲、昆蒲之上。尔苟用吾言，不但不执苦役，且能饮酒疏散，尤可以驱策他奴。今尔听吾言，幡然改其旧习，尚为识趣之人，尔何不焚毁此经，一以吾言为宗，不亦可乎？"汤姆曰："天主恐不谓然。"李格理曰："天主果重尔，何为适落吾手？经言多半愚人，非的义也。尔试观吾之权力，明显迅速，不尤胜于天主乎？"汤姆曰："勿论天高听卑，即漠然弗闻，吾终以经言为正。"李格理以脚踢之，曰："此奴良不

可教训。尔尽其倔强，自念能越吾之权限遁吾之律法否？”恨恨而去。大凡人之受苦，犹羸者之负重，不胜其压，行且跌坠，矧更有人自后推之，焉有不仆。汤姆生平，笃信教门，至此备极苦恼，几将涣其把握，更得李格理昼夜煎逼，此时叛道之心，几岌岌矣。汤姆自李格理去后，脑中如受巨棒，昏然默坐不语。忽觉神魂出壳，恍忽如梦，瞥睹一异象，首戴刺树之冠，额际隐隐见血迹。然玉容肃穆，毫无痛楚之色。汤姆心滋感动，而灵魂忽复清爽，长跽此巨人之前。巨人以手扶之，慈祥之气，扑人眉宇，语汤姆曰：“凡人于痛楚流血之时，能坚其道力，此人弥足有为。”汤姆惊醒，而炉中余火已熄，衣上露光莹莹矣。汤姆此时，畏葸之状，一扫而空。天甫辨色，即闻吹号之声，逼令赴工。汤姆昂然上道。畏葸之情即除，冤抑之念亦息。觉人世欣慕之事，既等云烟，苦恼之情，亦同安乐，似己之躯壳，与己之灵魂，判然不相附丽。大众见其愉快安乐之状，深以为异。李格理谓三蒲曰：“吾不审汤姆何忽活泼如是，彼方受挞，疲癃不复振刷，今乃跳掷如促织。”三蒲曰：“意彼将逃耶？”李格理曰：“以吾测之，彼似万无逃势。”三蒲悚然曰：“此第吾之臆想。彼逃则荆棘钩其衣，狞狗噬其跟，此状良可笑，故遥度之耳。当日黑抑逃时，被吾迹获，大半已为狗噬，血肉狼藉。”李格理曰：“善伺之，彼果逃，须以告我。”三蒲大笑曰：“彼乌敢逃，吾一人之力，足以获之。”此时李格理乘马他适，迨夜始归。即至奴栅中，觇动静。此夜月光至美，树影交横，李格理遥闻度曲之声，其声非俚奴猥杂所度，盖悠渺如仙也。其

曲曰:"证吾心者其天耶,洞吾胸,捲吾喉,而安惜此戋戋耶。麻起而仇吾,吾遽不能高举而翩跹耶。去吾爱,舍吾仇,吾其自是而仙耶。"李格理闻之,笑曰:"彼乃思遐举乎?"直至其前曰:"汤姆,在时宜息,尔胡为作歌于此?尔今宜闭其黑口,趣宿尔穴!"汤姆之貌,怡然无忤。李格理愈怒,鞭之十数,曰:"尔不得此,当无愉快之时。"汤姆受鞭,如如不动。李格理颇知彼信道至坚,非威力所能劫,即汤姆自时厥后,亦忘其躯壳,一力顾惜同侪,问暖道寒,备极恩意,众咸翕然称之。唯李格理时时沮格,以为市恩,愈被以刑。而僚奴亲爱愈挚,即凯雪之心,亦崇事汤姆如圣贤。凯雪每欲处死李格理,为众复仇,时未得间。一夜汤姆倦而思睡,见洞外有妇人呼之,凯雪也。招之使出,正月明澄澈之间,夜色已阑,汤姆见凯雪眼中,闪闪有凶光,谓汤姆曰:"吾有好消息,足以报君,尔欲逃乎?"汤姆曰:"吾夙有此心。"凯雪曰:"逃即此时,可随我来。"汤姆犹豫不即行,凯雪曰:"吾今日饮之以酒,彼鼾睡久矣。吾后户已关,有利斧一,彼寝门亦未阖,吾以尔至其榻,斧之。吾意本欲自刃此贼,顾腕不胜斧。"汤姆曰:"此事吾万不忍为。"力决凯雪,凯雪曰:"此事尔不忍为,又何以处群奴受苦者?事成,纳大家于极乐国土,岂非快事。"汤姆曰:"自来善事,断不自恶念生来,吾宁断吾腕,安能随人作贼!"凯雪曰:"尔惮死乎,吾力能行之。"汤姆长跽凯雪前曰:"主母愿勿行此凶悖之事,以自污其灵魂。彼多行不义,行将不直于上帝,且姑待之。"凯雪曰:"尔欲吾需以时日乎?吾盼其死期,几成脑病,而卒不应,如何?彼之处置尔

我，都无人理，今日洪醉，即其贯盈之期，胡不遽行吾意？”汤姆曰：“恶人固无引咎之日，然吾能以理化之，俾生其爱心，则凶力当稍杀。吾意主母与薏麦苓，固以潜逃为上计。”凯雪曰：“尔能同吾行乎？”汤姆曰：“吾固不可。群奴坐困于此，胸中无一些灵光，吾当留此浚之，故吾之行踪，与密司不类。君逃，我留，生死之途，两俱无碍。”凯雪曰：“诺。吾当徐思之。”汤姆曰：“天主相密司，此事必能如愿。”

第三十九章

李格理先前楼居，绝荒悄，蛛网弥其壁，家具剥损者，积如丘山，窦小窗以迎天光，而玻璃又垢积不涤，故室中阴晦如犴狱。入其室辄疑有鬼物盘踞，奴中稍久者，恒言昔有女奴幽闭是中，数日漫无音响，寻见出其尸瘗之，时时闻有鬼哭之声。传闻方极惊悚，竟为李格理所闻。下令曰：“后敢仍持此不根之论者，论死。”于是众喙都寂。凯雪闻之，智计忽萌，即思以此鬼室，悚动李格理。盖凯雪卧室，即在此鬼楼之底。一日，凯雪忽令人举室中家具，悉移别室。正尔纷纭，李格理适自外归，怪之，凯雪曰：“吾思更易一室。”李格理曰：“何也？”凯雪曰：“吾不乐居此。”李格理曰：“何为舍此而去？”凯雪曰：“吾倦极思睡。”李格理曰：“何因失睡？”凯雪曰：“我言之，恐逢君怒。”李格理曰：“姑言之。”凯雪曰：“楼

上常闻人声，状如呼痛，更深辄闻。”李格理曰：“楼上安得有人？”凯雪曰：“楼上何人所居，尔当熟知，吾则安知者？尔能支拄住吾楼竟夕，则知最上层之声响，非我臆造。”李格理大怒，欲鞭凯雪，且曰：“吾旦夕必折此楼。”因仰面大詈，意以詈鬼。凯雪见李格理虽凶横，而实内怖，乃愈图自脱，潜于楼上坏墙之洞，置一无底破瓮。瓮腹受风，状如妇人悲号，其声呜呜，更受烈风，则愈愀然而厉，与鬼啸无别。一日，李格理坐于凯雪前徙之室，卧观新闻纸，凯雪默坐其旁，李格理忽见空橱中有书一卷，启视之，则多言鬼魅之事。读之悚然。李格理且阅且唾，寒毛猬立，而仍不释手，已而大惧，投书于地，语凯雪曰：“尔素信鬼，故微闻楼上幽响，毛发戴矣。我一生神勇果毅，虽偶以神怪之事试我，我终不动。我思楼上音响，或群鼠争啮，或风冲微窍。”凯雪似在欲言未言之间。李格理知之曰：“尔可直言，更勿嗫嚅。”凯雪曰：“鼠子焉能如人上梯级耶？我每钥楼门，何以无因自辟，且安能见形怖人？”李格理低声曰：“尔见之乎？且为我语何状。”凯雪曰：“吾言安能状其凶丑，尔第睡此一夕，当不待吾言而自晰。”李格理曰：“此声果从楼上来乎？”凯雪曰：“舍此何觅？”李格理往来闲行，状如殷忧，曰：“吾今日须以洋枪上楼侦之。”凯雪曰：“吾度尔登楼，当舍枪而遁。”此时钟适十二响，凯雪启户至梯次，如有所听，因招李格理曰：“尔亦来听之。”李格理怃然倾耳，果有怪声如鬼啸，从上而下。李格理面如死灰，两股战栗不能步。凯雪曰：“此时可以出枪迎击矣。”李格理曰：“吾焉能往，尔盍随我归寝。”凯雪不语，直趋上

楼。忽冷风猛扑，而李格理手上烛光已灭，狂奔至凯雪旧榻之侧，闭其二目，无敢纵观，防一扬目，即睹厉鬼。凯雪知夜将大风，故预开楼窗受风，而紧钥其双扉，此时登楼启扉，风阵狂奔而下，扑烛立灭，李格理以为鬼至也。凯雪尾至，李格理曰："尔登楼何需？"凯雪曰："我上钥其扉。"李格理曰："尔上时有冷风下扑，灭吾烛，尔见之耶？"凯雪曰："此时吾不复张目，钥既即下。"自时厥后，李格理足迹不上此楼。凯雪与薏麦苓，乘家静人寂，挈其贴身衣物，与食饵之属，预储此楼之内。暇时复同李格理出游，默识其沿河道里，与树木丛蔚之处，密为表记。部署大定，始实告薏麦苓曰："今夜天色向黑时，吾与尔逃。"薏麦苓曰："天尚辨色，遽不为人所见。"凯雪曰："吾正欲令彼见之，彼见者必力追，然追仅一人，必归而嗾狗取援，少需时刻，吾则揭水过浅河，复绕归后户，潜匿上楼。彼狗善嗅人之气味，及吾过河道绝，狗安能嗅。楼中储藏已定，尔可勿恐，彼见吾逃，必四出逻取，非数日彼万不遽释，吾则须静伏此数日，以乘其惫。"薏麦苓大悦曰："此策良佳。"凯雪不语，挈薏麦苓曰："此其时矣。"于是二人款步以出。时微月在天，二人刚至田畔之次，闻后面呼曰："急往捕之，勿令此奴得逸。"薏麦苓大震曰："吾将晕矣。"凯雪执刀指之曰："晕即杀汝。"薏麦苓此时，别无他术止之不晕，非怖以刀剑，不足鼓动其激力。薏麦苓果力随凯雪狂奔，入一丛莽之中，此地芜秽荒杂。李格理自念必非一人之力所能攫取，果归而嗾狗呼奴，大集家众，令曰："无论何人能获，奖之五元。"此令一出，群奴踊跃而进，自以为苟

得二奴，自是可以见宠于主人。火光大举，人声之喧豗，狗声之吽牙，一时并作。中有一奴问曰："苟觅得，能枪毙之否？"李格理曰："见凯雪纵尔毙之，若薏麦苓者，为吾留之。吾知二人虽同逃，主谋者必凯雪。"于是群人执械扬炬，直趣灌莽。李格理家中，转阒无人声。凯雪、薏麦苓乃绝河仍返故居，去湿履，跣而入门。见李格理遗钥匙于地，凯雪取而笑曰："吾今得胠箧取其货矣。"启椟得钱帖无数，藏之以备路中之用。取既登楼，伏于空室之内，即李格理所指为有鬼者。二人就墙隙中外窥，见人声大哗，往来田亩之上，纷纭如麻，二人干笑不止。薏麦苓见空楼中蜡烛及一切食品均备，益心服凯雪部署。凯雪语薏麦苓曰："此地为吾逋逃之薮，且宁贴度此数日。"薏麦苓曰："君知彼定不登楼耶？"凯雪曰："吾料李格理粗豪之夫，那能知此秘计。"薏麦苓以行路疲苶，乃蜷伏而息。少选闻楼下人声鼎沸，薏麦苓大惊扰，凯雪曰："尔勿动，今日决无事。"薏麦苓曰："尔言彼得毋闻之？"凯雪曰："彼畏鬼，惊悸忘魂，吾纵有声兆，彼方以为鬼语。"时夜已深，闻李格理犹狂叫跳跃，言明日必以法迹之，少选无声，盖已睡也。

第四十章

凡天色浓黑，必有破晓之时。人到苦恼烦冤，无可申

诉，亦终有解脱之一日。吾书自叙汤姆舍其旧主别遇新知，惝恍离奇，又复身入陷阱，今将叙其收场矣。此时启明已耿耿在霄，晓色渐分。凯雪、蕙麦苓昨宵之遁，不期激动李格理凶悖之心，如灌沸沛。一夜忿激怨毒之气，遂迸注于汤姆一人。以夜来呼人嗾狗列炬趣于灌莽，群奴咸秉杖候令，而汤姆夷然如无事，以为李格理冷眼窥见，本欲立时杖之，以汤姆素不屈于威武，暂为容忍，迨追亡莫获，积忿填胸。忽念汤姆自入吾家，何由不服吾令，屡与吾梗。默观汤姆，夷然无忤，正其胸中有无数抵制之力，不直于我。李格理静坐床隅，积忿毒二妇之心，而责偿于汤姆。又念汤姆身为吾有，何以号令不能一行。紧握双拳，凶视眼前之物，几欲随手抓裂，以泄郁伊。忽而转念：汤姆为人，忠悫有干力，家仆中深得其用，无因毙之，亦复未忍。今且率群奴追此二人。果得，则赦汤姆，不得则力毙之，为吾泄忿之一助。乃呼啸奴狗均出。凯雪与蕙麦苓，微启楼窗窥之，群奴列队而出，一人骑怒马，前导后逐，狞狗十数，跳踉号叫，沿堤傍堰，深入丛莽，如索狐兔。凯雪以耳附墙隙，风来自东，适卷人声而入此隙。闻李格理令曰："迹得时，刀锯汤镬之事，一一施之。"凯雪闻之叹曰："吾人身入世界，所获何戾，乃复罹此惨刑。"谓蕙麦苓曰："吾非怜汝纤纤而娟娟者，当下楼以身试虎狼。试念吾纵得脱，而女卖男略，究何生趣！"蕙麦苓见状，心战口噤，唯重握凯雪之指，意似乞怜。凯雪曰："勿怖，吾二人共命耳。且吾怜汝胜于自怜。"蕙麦苓曰："吾辈出险以后，或且天怜君苦，冀子女得以相见，亦未可定。脱不然，

即以我为君女，似亦未恶，况吾乃无母之人，得君事之，意亦良惬。”凯雪见薏麦苓窘状，亦极爱怜，乃以手引之，泪落如绳。李格理既率奴狗，匪处不觅。凯雪由墙隙中，见李格理垂首而归，即坐，叱奴酋曰：“三蒲、昆蒲，尔迅捉汤姆来。吾见此奴执仗出门，事事退怯，吾今刑讯之，问彼何故。”三蒲、昆蒲之为人，日如狗之争肉，意见无时不忤。然闻主人言汤姆贤，行将权加其上，积忌生怨。一闻是令，不禁生其爱力。二人欣合无间，飞驰出攫汤姆。此时汤姆深悉二妇逃踪，乃立定宗旨，宁服惨刑，心不吐实。见三蒲、昆蒲怒拿而至，先自仰天长跽，意将其灵魂预还造化，然后悉其躯命，付之凶烬，耳中但闻二奴恣詈之声，汤姆木然无觉。李格理凛凛作铁色，自其座上腾踊而下，伸奋巨爪，如鹰隼攫物，疾掐汤姆之颈，大声咤曰：“奴！今日尔死耳。”汤姆徐曰：“但观此状，似吾大命近止矣，然尔之所为，适以利我。”李格理曰：“死固意中事，第尔能言此二妇窟穴所在，或逭尔微命。”汤姆曰：“不知。”李格理曰：“尔能以不知二语自乞其生耶？”汤姆不答。李格理以拳抵几曰：“趣言之。”汤姆曰：“吾悉其逋状，然不能尔告。”李格理噫气而动其结，张其凶睛，下执汤姆之手曰：“奴勿冀前此之赦令，尔命在吾手，顷刻之间，乃敢与吾牾耶？尔趣欲死，吾则欲令尔周身之血，滴沥垂尽，始毕尔命，尔觉之乎？”汤姆曰：“吾之苦恼，只此须臾，尔之凶祸，将无穷期矣。”此时李格理怒极，音响转寂，而蓄毒遂大痛发。陡然一拳，直奔汤姆之胸，遂仰跌于地。李格理回身归坐，瞠而他视。三蒲试以脚践之，僵卧不动，意其死矣。李

格理曰:“听之。”汤姆忽张其目,顾李格理曰:“尔大可怜,尔此后更不能再出权力加我矣。尔之毒我，我已尽恕之矣。”语已复晕。李格理曰:“此晕乃真死矣。”汤姆此时痛虽彻心,而微息尚存。奴中有厚汤姆者,见李格理入,乃群聚其旁,抑搔扶持。三蒲见汤姆死,乃曰:“汤姆果死,主人当有懊悔之时。”昆蒲亦视汤姆曰:“吾辈平日处尔果未善，幸勿为厉。”汤姆忽言曰:“吾尽赦尔罪恶。”时有他奴饮汤姆以酒,又为按摩伤处,状甚诚恳。

第四十一章

越二日,忽有贵胄少年,驾高车而至。甫到门,遽卸其缰,问门者曰:“主人安在?”此少年盖乔治·解而培也。吾书既叙其来，则不能不补叙其所由来之故。先是亚妃立代草之书,浮沈至二月始达硁脱沟,故爱密柳诸人,均不知汤姆至南省之红河也。爱密柳既得汤姆之书,心辘轳下上,肠如湆汤。然以闺人而遽举千金,岂复易易,且解而培病复沈笃。幸乔治已长，聪明才辩，既硕且武。见亚妃立代汤姆书,有云欲悉汤姆之事,宜问某律师。寻解而培以疾逝,家事如毛,悉委之爱密柳。而爱密柳处百窘千创,如治乱丝,乃与乔治摒挡解而培未了之事,井井归宿。乔治治丧后,适以事南客,遂以千元之金,往赎汤姆。然寻觅涉月,究不得

汤姆鬻身所在。最后得耗，遂至于此。甫入门，见李格理据便坐，不复为礼。乔治曰："君向在拍卖场中购得一奴曰汤姆，有乎？此奴为吾父旧仆，故以资来赎之。"李格理闻言骇曰："此奴良为吾得，第狡逞不可以常理格。彼怂恿吾二女奴，令其逃亡，吾失此二奴，丧吾资至二千元之多。吾穷诘之，彼曰知之，第不欲言，故吾痛殴，恐死期在迩矣。"乔治曰："此奴究安在？吾将就视之。"而英气凛凛，如受重侮。时有一稚奴，导乔治。乔治一至汤姆卧洞，凶秽之气，刺脑棘鼻。更俯瞩汤姆，乃大骇曰："竟至此乎！"遽呼曰："汤姆老友，尔竟如何？"汤姆睛闭不能张。乔治曰："汤姆醒，我为尔旧时小主人，还忆之否？速醒以慰我。"汤姆叠呼曰："尔乃为小主人耶！尔乃为吾小主人耶！"笑而张目曰："小主人来适其时，吾正欲面郎主耳。郎主来，吾复何憾。"乔治曰："君强支拄其躯，我来正欲将君归也。"汤姆曰："郎来一何后耶，似此恹恹，胡足上道？"乔治曰："君语我心滋痛。我念君委顿至此，竟欲令人与君同命，伤哉，吾汤姆也。"汤姆曰："郎休怜我，前此当怜耳。今兹何怜，冀郎北归，更勿以吾毙于凶祸告彼克鲁，第语克鲁曰，老驴儿已适安乐国土矣。特吾心甚念吾子，郎可语此雏，务以吾忠悬为立身之表，凡德行中人，唯以爱心为无上上品。"此时李格理蹑足窃听汤姆作何语，忽恨恨而去。乔治唾曰："撒旦。"撒旦者斥魔鬼也。乔治谓李格理多行无道，不有人祸，行伏鬼诛。汤姆曰："郎主勿尔，吾终冀此人少萌悔心。"乔治曰："我意殊欲属之阿旁野叉。"汤姆曰："彼方为我辟其永远安乐之门。"汤姆此时

与乔治应对，心胃之间，喜气充周，忽尔气逆，奄然遂逝。乔治四顾徬徨间，忽见李格理至。乔治怒目视李格理曰："此人被尔殊刑而死，吾行以平人之礼窆之，尔意尚欲向我索赎金耶？"李格理曰："吾未卖死奴。尔欲葬此奴，可将尸行。"乔治指麾旁视之奴曰："尔助我举尸，置吾车茵之上，且烦尔以锹锄来，助吾启土。"时有二奴应诺。乔治此时无言，亦不与李格理叙主客。李格理翕唇而微啸，抑其积忿之气，故为雍容，以傲乔治。乔治扬臂举尸，藉之车箱，回面李格理曰："吾匆遽间未与尔道正事。"指尸言曰："此人无罪，而使之流血，吾必雪其冤。"问："何人置此毒者，吾欲诉之于理，道尔谋毙此奴。"李格理叠二指作响。笑曰："尔何从得左证？"乔治四顾，无一白人在侧，于律当不得直，且南省问官，向不以黑奴之毙为干国纪。乔治积痞在胸，竟无术以处李格理。李格理曰："死一奴，乃呶呶作尔许丑态，谁则惧尔者？"此语如然一星之火，轰动一积之炸药。乔治骤出一拳，李格理已仰翻于地。李格理辗转地上，见乔治扬鞭上马，始嘿起。拂其衣上灰土，不作一语。乔治将尸至李格理庄园以外，择其高原，叱二奴以尸下地，穴既启，举尸瘗之，践平其土，敷布草芽。事已，遣二奴，人赐一元。此奴夷犹不即行，有一奴陈请曰："年少主人，能以力购我否？"其一人曰："苟主人见购，必忠事主人。且吾坠此沈暝之渊，见天无日，主苟善我，乞以我去。"乔治曰："此事万不能允，尔宜即行。"二人怏怏自去。乔治见二奴行远，乃跽坟前誓曰："天主为证，吾自此以往，必尽释吾家奴，更不为此败德之事矣。"

第四十二章

李格理家奴，逐日渐闻有步履之声，往来楼上。有云见一妇人，着白衣，曳长裙忽现忽隐，群以为鬼，相戒不令李格理闻之。李格理亦微有所闻，因而大恐，乃长日纵酒。日中则面楼肆詈，迨晚而梦兆凶悍，往往狂悖。汤姆既葬之明日，李格理骑马出行，归时已倦，乃反锁其门酣寝。且以重物抵其扉，燃火彻宵，握小枪而寐。四面狂瞩，自诧曰："吾岂畏汝耶？"移时忽梦，鬼影憧憧往来壁间，又闻惨号之声四彻，因欲力掀以求醒。觉有一人，仓猝入阈，门已大辟，李格理麻木不能动。似有鬼手覆其额际，又闻履声橐橐，作昵语，呼曰："来来。"李格理梦中力挣而起，以手推门，门扃如故，乃大骇而晕。自时厥后，益以酒解其殉惧，时复洪醉，昏不省人。嗣闻有人传李格理且死矣。傍晚以后，无人敢向其侧，哀号之声时作，若真为鬼物搏击。一夜大众咸见二妇人，白衣长裙，冉冉向北逝，然畏鬼不敢追蹑，亦不疑其为凯雪、薏麦苓也。二人即于是夜伪鬼而遁。晓光甫动，已及一老树之下，凯雪之衣华楚，类巨家。而薏麦苓则伪为侍女。且凯雪产自素封，风范懿美端重，又沿路挥霍，慨然不吝。即村庄中，佣一力，为之负行箧，薏麦苓随侍其后，既到客寓。店人咸谓贵家闺秀，无更疑其为逃奴。寓中人多而杂，乔治适

卸装其内。凯雪入门，瞥眼见之。盖二妇蜷伏楼上时，闻乔治来视汤姆，于墙隙中望见丰采。此时中心有恃，知乔治为人忠鲠，必善人耳。迨晚闻有船将渡，凯雪乃造请乔治曰："闻君渡河，吾主仆请为同伴。"船甫启碇，乔治掖凯雪登舟，并为择一下榻之地。此船在红河界内，凯雪辄偃卧如病，迨及米西西比，易舟而渡。凯雪仍与乔治同行，而病似渐愈。直到餐房，与乔治语，乔治静相凯雪之面，甚似其家中奴，一时骤忘其名，苦索不得，屡屡审视。凯雪以为乔治知状，将加鄙薄，复念此人凛凛英气，何妨语以实情，求其怜护，因一一诉之乔治。乔治似怜似忿，喟然曰："李格理奴，无论其为何等奴，吾必以爱力捍卫之。"时凯雪隔窗之室，为一法兰西妇人。其旁有雏娃，约十三余。此妇闻乔治音吐，知为砼脱沟人，因详问砼脱沟事，且言吾少时尝住此。乔治曰："君下处居吾家未远否？"此妇乃历数解而培邻毗，及其国俗，如烛照数计。言已，问乔治曰："解而培之省，有一人曰海雷，君识之耶？"乔治曰："此家大畜奴，然与无素。"此妇曰："是中有妙拉士奴曰哲而治·海雷者，有其人乎？"乔治曰："知之。彼之妻即吾母之侍儿，然闻其已赴坎拿大矣。"妇人曰："仰谢天主。"乔治大骇，不知所谓。妇人忽流泪被颊曰："此吾之怀弟也。"乔治曰："君贵人，弟安得奴？"妇人曰："此人固吾同怀。"乔治移榻向后，诧曰："此事至怪。"妇人见乔治怪骇，复自陈曰："吾昔流徙南中时，有长德之人，以资购吾至西印度岛中，因脱吾于奴籍，遂行婚礼，近已物故，故吾仍归砼脱沟，省吾母及弟耳。"乔治曰："良然，昔闻哲而治言，有

姊曰哀密柳，幼少鬻至南中。然哲而治男子耳，在奴辈中力能自拔为完人，英挺之气，令人钦羡。彼曾在吾家，与侍儿行婚礼，吾故识其人。”妇人曰：“哲而治之妻如何？”乔治曰：“佳哉。此侍儿貌既娟秀，又有才调，温然如玉。吾母恩覆以长，教之读书，如教吾女兄弟，针黹既工，复善歌吹。”妇人曰：“其人生在君家乎？”乔治曰：“不然。吾父得诸倭里恩城，但入吾家方八九龄耳。”乔治与哀密柳谈时，忘凯雪之仍居其后，亦不知凯雪一一闻之，已透入脑际。语至此，凯雪从后以纤指推乔治之背。乔治猛顾，见凯雪面色顿变。微问乔治曰：“君忆阿翁从何人手中购得者？”乔治曰：“是已年深，依稀悉其名曰沙孟。”凯雪闻言，忽怪号而晕。乔治与哀密柳奇骇，以清水淋其首，船人大集，各以方术速其醒。凯雪既醒，不言而哭，此时凯雪心绪，更无知者。或有为人母者其女为人略卖，既而觅其主人翁，意或能知凯雪之痛楚耳。

第四十三章

乔治自念，吾虽年少，而阅历所得，竟有如稗官中所论人生悲欢离合之事，极足餍人闻见。见凯雪悼女，乃抽身中所佩奴籍，勾去意里赛之名，授凯雪。于是哀密柳与凯雪，遂讲亲谊，二人并赴坎拿大。既到坎拿大，询诸教会之人，

有一牧师，领此数人往见哲而治。此时哲而治与意里赛，侨寓已垂五稔。哲而治为一巨家延司度支，得值良厚。意里赛复生一女。小海雷亦赴学堂肄业，智慧渐辟。其所居地，为孟脱里奥而城。租一清静凉爽之屋。晚来与其妻子围炉向火，时近晚餐，哲而治取书读之，意里赛曰："长日劳劳，归时乃复攻苦，曷舍书赴夕飧乎？"意里赛之女，下榻盘散，至其父前夺书，哲而治笑而授之。时小海雷侍立案次，哲而治问曰："此算学是尔心得耶？"小海雷曰："然。凡学均恃吾思力，不假诸人。"哲而治曰："此方为有志学问之道，讵宜自欺，尔须知尔之命运，愈于尔父多矣。"言次忽闻弹扉之声。意里赛遽启其户，见一牧师并二妇人，乃回趣哲而治出。并延三客上坐，盖二妇人预受牧师之诫，俾勿自声。俟牧师道其缘起，以验意里赛夫妇猛喜之状，以为乐笑。然哀密柳一见哲而治，竟忘牧师之言，径前抱哲而治之颈，呼曰："哲而治！尔忘尔姊哀密柳乎？我即其人也！"时凯雪无言，见小意里赛盘旋地上，面庞举止，一如其女，急起抱置膝上曰："儿知吾为尔母乎？"凯雪屡更忧思，望子成痴。此时口不择言，竟以外孙作女矣。牧师中立，令诸人恭默听诲。因将二妇间关远来，及道中相逢乔治因得探取音问曲折赴坎之状，一一演说，俾哲而治夫妇悉之。大众始闻而悸。继而喜，又继而大哭，以为遇合奇巧，匪夷所思，皆上苍隐中庇护之力，乃群起礼天。骨肉团聚，其乐无极，遂入共饮。唯凯雪不食，置小意里赛膝上曰："吾爱此雏，令我忘餐。"凯雪来从难中，素与恶人共处，性质稍近阴鸷。意里赛忧之，徐徐以言

感动，渐渐始臻和平。哀密柳则将其辗转流离之状，与丧夫之惨，悉述之哲而治，且云：“遗产之丰，后此可以自活，当不仰赖于人。”因谓哲而治能操何业，必以厚资相助。哲而治曰：“吾生平志向，以学问精纯为第一义。学问既优，匪往不适。”兄弟商酌累日，乃迁居法兰西，薏麦苓亦同行。船中大副悦薏麦苓，竟与定情，娶之而去。哲而治入大学堂四年，学业大成，寻以法国大革命，仍归坎拿大。观者欲审哲而治学问及宗旨所在，读哲而治与友人一书，便可以悉。书曰：

某某足下：吾尔来志向所趣，正复未知后此能中此鹄否。人之见吾夫妇子女均白皙，以为可以溷种于白人，孰知吾意正复不属。吾母黑籍，则吾须秉母志行事，安能乞其余焰于白人。吾念吾母颠顿以死，吾又身入囚拘，吾妻在逃，又几濒于死，则白人者正吾仇也。此时黑人沦为贱种，人人唾弃，吾甚耻之。然吾断不能深讳其耻，反附丽于白人。吾意正欲自表身为黑籍，当于阿非利加之洲，为吾黑人树一帜耳。今坐无同志之人，苟得一二明达果毅之同种，辅吾志以行，俾国度再立，不至仰人鼻息，斯吾望也。彼海的岛中之同种，则荏弱敝陋，不任担荷，无足仗以举事。今侦得辣比利亚之同种人，国于阿非利加濒海之岸，其人咸强立勇往，英法二国，近已许之为地球自主之国。地既良沃，吾决计宜往彼中。且吾向客巴黎，闻美人绪论，必不摈脱奴籍，跻列平等，吾心深痛而滋惧，良欲合群共命，统阿非利加之人，结团体以成完国，俾吾子孙蕃育长养，不

更受隶白人足下。须知有国之人与无国者，其人民苦乐之况，何啻霄壤。吾今回念同种之羁绊于美洲，禽狎兽侮，无可致力，脱吾能立一国度，然后可以公法公理，向众论申，不至坐听白人夷灭吾种。唯公法公理，有国者方有其权，无国之民，匪特理法都无，纵复哀之，弥肆其毒。脱吾既立国，以吾种冤抑之事，申之列强。美国素号文明，断难排众议而保其奴籍。且吾默察吾种，以博爱为体，以煦物为用，异日世界大同，吾种当在首列。吾今决赴辣比利亚者，非图安乐也，盖欲振刷国民之气，悉力保种，以祛外侮。吾志至死不懈矣！愿足下鉴吾夙心，勿以馁却之言，泥沮吾事。至幸至幸。

已而哲而治挈其家人，遂迁于阿非利加。而哲而治作用如何，吾后来或可得消息也。亚妃立既不合于媚利，乃挈托弗收北归。托弗收既长，深造学问，亦归讲道于阿非利加。

第四十四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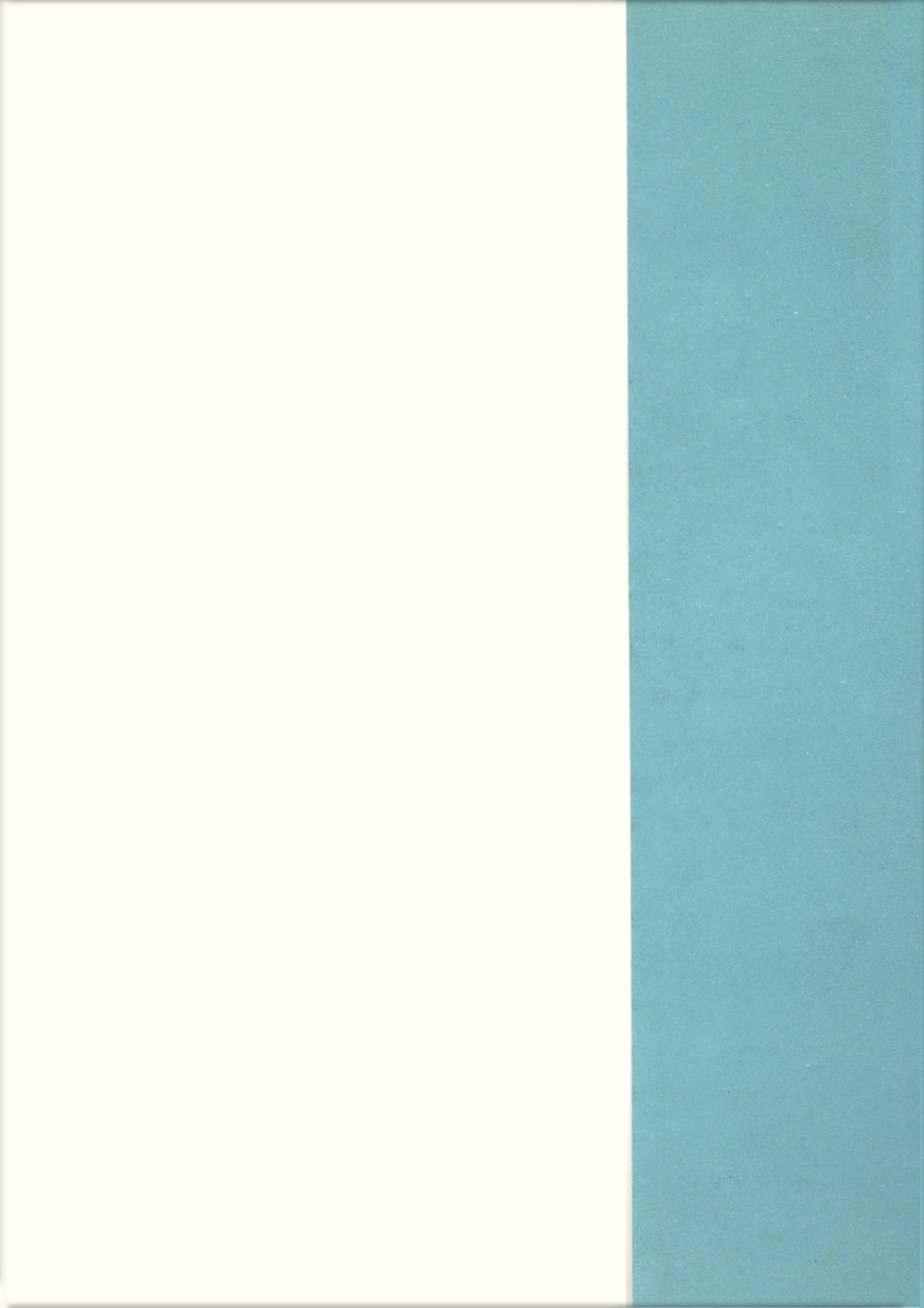
乔治在客，以书告其母爱密柳，订北归之期，书中并不详汤姆事。迨归期既届，全家之众，辨色而起。迅扫门宇，洁治饮食，以伺主人。爱密柳居孀，屏其华饰，淡妆素服，坐以待之。克鲁则磨拭几筵，喜极欲笑，移时语爱密柳曰：

"主母知吾小主人,近有书至乎?"爱密柳曰:"有之。第言归期不涉他事。"克鲁曰:"书中不言彼老苍头乎?"爱密柳曰:"彼归则汤姆亦归耳,何预告为?"克鲁笑曰:"小主人平日性质,务于人凝望极盼之后,始吐其实。"爱密柳亦笑。克鲁曰:"此老苍头脱险而归,见吾儿女长成,其乐安极,吾亦烹饪一至精之馔,庋以待之。"爱密柳见乔治书中,无一言及于汤姆,甚疑有意外之变。克鲁曰:"老婢为佣所得者,主母当为藏之矣。吾意俟彼归时,持以示之,谓吾登山涉水,为尔得此值,不为非劳。"时车声辘辘,已及门外。克鲁张惶出视,爱密柳亦出。见乔治飞步下车,径前抱母。克鲁旁立外觇,犹待汤姆。乔治语之曰:"伤哉克鲁,尔无须延伫,汤姆近更责一安乐之地,不在红河矣。"爱密柳大骇。克鲁默然无言,回视几上,白镪灿然,均克鲁佣值也。克鲁顿足曰:"吾自今以后,更不视此物,并不言此物矣。吾久知人到南中,一生九死,安有生还之日。"遂踉跄而出。爱密柳起蹑其后,挽其袖,抑之使坐。克鲁以手掩目曰:"吾心碎矣。"爱密柳曰:"吾亦何由不知。"于是对立无言。少选,乔治进慰克鲁,且言汤姆之死,至为安乐。临终语尔,必训导子女,勿趣下流,犹彼亲至尔前也。越日乔治令群奴咸集其侧,出券盈握,谓群奴曰:"吾今释尔为良人,可以券去。"群奴咸曰:"吾辈愿效力于此,主人恩重,吾安忍别。"乔治曰:"诸位良友,吾之发遣,非欲君辈尽离吾门。然去者自去,留者自留,吾不靳诸君也。诸君身既出籍,后此仍住吾家,则吾必以佣值相酬。且欲诸君出籍后,读书明理,知立身之道。"大众咸感

极而泣，悉罗拜于前曰：“主人恩侔天地，敢不祗承。”乔治曰：“吾尚有言，尔诸君宜常知人间有汤姆者，善人也。”因叙汤姆临终之语传与群奴曰：“为我赠旧时俦侣，以我垂死之汤姆一片爱心也。”并言：“汤姆死时，余曾在其新坟之上，告天立誓，自吾及吾子孙，永不畜奴。尔诸君今日脱籍自由，均吾汤姆扩其爱心，策吾成此美举。吾恐诸君遂忘汤姆，故于今日削诸君奴籍时，再三申说汤姆。俾诸君异日回想脱籍之时，以此为纪念汤姆之日也。”

跋

斯土活，美洲女士也。卷首署名不以女士加其顶者，以西俗男女并重，且彼原书亦不自列为女士，唯跋尾见之，故仍而不改。斯氏自云：是书多出诸一身之闻见，本事七八，演者二三耳。卷中士女名多假托，实质具有其人。余与魏君同译是书，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，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，不能不为大众一号。近年美洲厉禁华工，水步设为木栅，聚数百远来之华人，栅而钥之。一礼拜始释其一二人，或逾越两礼拜，仍弗释者。此即吾书中所指之奴栅也。向来文明之国，无发私人函。今彼人于华人之函，无不遍发。有书及美国二字，如犯国讳，捕逐驱斥，不遗余力。则谓吾华有国度耶，无国度耶？观哲而治与友书，意谓无国之人，虽文明者亦施我以野蛮之礼；则异日，吾华为奴张本，不即基于此乎？若夫日本亦同一黄种耳，美人以检疫故，辱及其国之命妇。日人大忿，争之美廷，又自立会与抗。勇哉，日人也！若吾华有司，又乌知有自己国民无罪，为人囚辱而瘐死耶？上下之情，判若楚越；国威之削，又何待言！今当变政之始，而吾书适成。人人既蠲弃故纸，勤求新学；则吾书虽俚浅，亦足为振作志气，爱国保种之一助。海内有识君子，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？辛丑九月，林纾识于湖上望瀛楼。



林译小说丛书

离恨天	〔法〕森彼得著 林　纾、王庆骥译
吟边燕语	〔英〕兰　姆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撒克逊劫后英雄略	〔英〕司各德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拊掌录	〔美〕华盛顿·欧文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黑奴吁天录	〔美〕斯土活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块肉余生述	〔英〕迭更司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巴黎茶花女遗事	〔法〕小仲马著 林　纾、王寿昌译
现身说法	〔俄〕列·托尔斯泰著 林　纾、陈家麟译
迦茵小传	〔英〕哈葛德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不如归	〔日〕德富健次郎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
林纾的翻译	钱钟书等著

统一书号：10017·1　定价：1.05 元